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

第1条

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。

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研究太阳病，头一段他说：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，而恶寒”。这一段，后世说是叫提纲啊。什么叫提纲？“提纲”两个字提的对，就是太阳病的纲领。我们更具体的来说，对于这个太阳病，它是一个概括的特征，凡是太阳病它必须有这个特征，那么也就是说太阳病啊，不是一个个别的病，像咱们说的那个现在的病名多了，是肝炎呐，肺炎呐，都是一个个别的病，它是专有一定的致病的因素，一定病变所在的地方，这种现在西医的病名一个病一个病的病名。这个虽然叫太阳病，它不是单独对一个病说的。这个太阳病啊，凡是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，有这一系列的证候反映，那么它就叫太阳病。太阳病它就是一般的证，无论什么病，象我们平常见的感冒啊，流感啊，伤寒啊，瘟疹啊等等的吧，它一开始发作都有着种情形，这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东西了。

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，那么具备这种特征就叫太阳病，你就根据治疗太阳病的方法治疗，那是不会错的，这太阳病头一节说的就是这个。我们再深研究，那么根据这些证候，我们来更深入的认识太阳病。那这个脉浮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个脉浮就是脉出来了，往外出来了。它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血管里头充血了，就是血液多了，所以它脉浮。血液多了就是血里头水份多了，他不是说一得病血到多了，哪有那事啊，是水份多了。

脉浮啊，就是我们身上外面这些浅在的动脉，有高度充血的这么一种情况，脉才出来了，尤其头项这个部位充血更加的厉害，所以在上边特别疼，而且强（qiang），这个强啊，就是强直的样子，这个在书的注里给改作 jiang，这也通。这个强啊，现在河南人说身上哪个地方板（音）啊，他就说强。张仲景是河南人吗，可见这个强是河南的一个语言，还是对的。那么由于这个充血，是上半身厉害，越往上越厉害，这个我们在一般的感冒都得过，一得感冒这个脑袋的血管都蹦起来了，越往上越厉害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充血，靠着外面浅在动脉都充血，而上体部尤其厉害。“而恶寒”，这个恶寒就是体表热。我们平时的温度啊，他与外面的空气接触有一定的差距，他习惯了，忽然高起来了，与外面差距骤然加大了，就感觉外面的空气很袭（寒冷），这是肯定的，它加大了内外的差距了嘛，它就恶寒。那么根据证候的分析，我们还要想一想，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人想要出汗，在出汗以前，它血管要扩张，大量的体液他往外来，这个时候呢，脉就浮了。而这个发汗呢，人要想出汗那，都在上体部，上体部面大嘛。那么这种情形，就把体液大量输送的上体部来了，所以脉也浮了，尤其上边更厉害，头项强痛。那么液体得随着热一起来吧，西医也是这么说法，液体和热一起来，外面的体温就增加，就感觉外面怕冷了。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症状，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。这是在出汗前期的一个证候，要出汗而没能出汗，它就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怕冷（恶寒）”。

这我也查找西医书了，他就是这个样。太阳病是怎么样一个病呢，根据这个证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它是要出汗而达不到出汗，这么一种病理现象。这个中医有个传统的看法，这个看法还是对的，中医说正邪交争。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病了，我们的机体对这个疾病是要斗争的，它不等着，所以正邪交争，这是在中医中顶要紧的一句话。那么这个太阳病它为什么要出汗呢？这就是机体要通过出汗而解除疾病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这个我们讲桂枝汤的时候再讲，在内经上也有。可见这个表证啊，就是这个太阳病是正与邪斗争，在哪呢？在表。这个机体利用发汗的机能，打算把这个疾病排除于体外。假如要是排除去了，那就好了，可是人这种自然的量能是有限度的，他有往往达不到，达不到就出现太阳病这种情况了，要出汗不能出汗，满上半身充血，所以就有这个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。这个我们可以拿一本书看一看，这个人身体对（病邪）（抗病能力）不行，不用药…。所以没用…。这个水分从外边多了，里头就有空气，所以他容易放屁，这是咱们平常人都能观察出来的。可见人的身体有所刺激，它就要适应它，就与它斗争。那么，有的疾病的这种刺激是相当剧烈的，所以身体呢它就不能够（抵抗）。假如人身体没有这种卫外的机能的话，就活不了了，怎么样的卫生也不行，这空气中的病菌有得是，人遇到这种外在或内在的刺激，他都起来斗争，所以古人在长久的经验中他说“正邪交争”，在内经中讲的很好了，这一节先讲到这。

第2条

太阳病，发热，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，名为中风。

这个太阳病，就是指第一条的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这样的太阳病的证。那么假如它又发热汗出，这个汗出不是大汗出，得感冒也出现这个，身上潮乎乎的出汗并不太多，而且这个汗啊，觉着有臭味，发热，不但恶寒而且还恶风，这个恶风比恶寒厉害。

“脉缓”，缓者和紧脉是对脉，这个紧脉就象烟卷一样，裹的很紧，你要是倒出去一半，这个烟卷就是缓了，你按着软不大的，就不是那么硬了，这叫缓。为什么脉缓呢？就是因为出汗了，出来了，水份丧失一部分了，所以这个脉一按就缓了。那么后面要讲的伤寒，它就一点汗都不出，它的脉就特别紧。那么这一段它说太阳病里头有这么一种太阳证：发热，汗出，不但恶寒还脉缓，这类的太阳病就叫做中风，这个风在古人的意思就是风邪了，就是中的风邪了，这是错的。它是因为怕风，所以古人给它起名叫中风，其实它就是个类型的问题。我们前面讲的太阳病要出汗达不到出汗，才有太阳病这么一种情况，这会它见汗了，应该好了，但它没好，这就是出汗的机能的关系了。

这个汗达不到驱除疾病质和量的问题，虽然出汗但不能接触疾病，而下面的伤寒干脆就达不到出汗的目的，就这么两种情形。那么古人说中风，那就是拿现象当本质，这是古人的一个错误。古人吗，像仲景的时候，两千来年科学水平在那呢，现在咱们不能这么说了，现在把中风当一个证名看就是了，并不是真有风邪在这里，可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关系对于解释就成问题了，我们过后再谈，现在先不说这个。

那么说这个中风，这个“中”字上是有用意的，这个“中”就是拿箭射东西谓之中，中者中于内，这就说明出点汗而邪却留到里面去了，你出汗表就虚呀，可是表虚……（音频缺失）这个部位，所以古人叫中风。中风者，言其邪深也。这个邪就是病邪了，在表的部位较伤寒要深，所以用这个“中”字，这个“中”字是很有意义的。但这个风邪的说法，先在不要这么信了，不要说恶风就是风邪，这个恶风它是以为出汗，身上有热又有汗，非恶风不可，这个洗澡大家都知道，从热水里出来，出一身汗那就是怕风，你非披上点衣服不可。它这个身上热又有汗那就要恶风了，他不但恶寒还恶风，所以恶风比恶寒厉害。由于恶风，古人说是风邪，这风邪是不对的。但是这种证不妨碍我们治疗，假如太阳病就是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的这个病。它有脉缓，发热汗出这一类的太阳病（就是中风证），这个病邪比较深，不在皮肤这一层，在肌肉那一层。古人有句话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由于外表出汗了，皮肤疏松，所以这个邪乘着这个虚，它就往里面去，到哪呢？它进不到太里面，就在肌肉这里面，所以后面我们要讲了，桂枝本为解肌，不叫发表了，这是第二条。

第3条

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，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曰伤寒。

这太阳病证啊是表阳证，是迟早要发热的。不过开始得的时候，或者已经发热或者还未发热的时候，有的人一有病了头疼等等的看病的时候还没发热呢，可它转手就要发热。无论已发热还是未发热，必恶寒呐，一定是怕冷的，所以这个恶寒是表证的一个特征，它一定怕冷，而且不汗出的这个怕冷特别厉害，在临床上也是，麻黄汤证比桂枝汤证的怕冷要重的多，尤其是大青龙汤证，冷的更厉害。

“体痛、呕逆”，他一点也不出汗，这个人的气息不得旁达，你象桂枝汤证他不是不往上撞他也撞，但轻，所以也有干呕啊。而麻黄汤证他一点汗也不出，气息一点也不往旁走，他都往上撞，所以它呕逆。

那桂枝汤证身体不是不疼，也疼，但它疼的轻，那血管不是缓了嘛。这个伤寒是无汗，他这个充血不光往上面冲，他哪面充血都比中风重的多，所以身体都疼，不光头项，这就是有汗无汗的关系，有汗脉缓无汗脉紧。

这个阴阳俱紧就是上下脉全紧。这个紧啊，你拿手一按脉，非常的界限分明。这类太阳病就叫伤寒，就是太阳伤寒。那么古人取这个名词跟中风一样，也是由于这一类的太阳病必恶寒，恶寒比中风明显显著，所以他就叫伤寒了……（音频缺失），那么古人管这个有汗的叫做中风，没汗的叫做伤寒。这个古人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，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这认识了，还要说什么风伤哪了，寒伤哪里，这明明白白的，现在都是常识了，不是什么科学专门的事了，还要那么讲就是错了。

可是这个“伤”和这“中”这是要分析的，所以仲景的文字都这样。他起个名字，你看“中风”与“伤寒”，这也是很有味道的。“中”，这个邪深。“伤”者，伤于外。咱们擦伤、碰伤，都是伤于表皮，这个（伤寒）是皮表不开，汗不得出，所以一想发汗就好了，他就是人体的病邪浅，这叫做伤寒。

这三条，头一条讲的是太阳病的提纲，也就是概括的特征。那么这种太阳病再细分，有两种，一种太阳伤寒，一种太阳中风。主要的差别，一个是汗出，一个是无汗。由于这个汗出和无汗，这个证候就不同了。

第4条

伤寒一日，太阳受之，脉若静者为不传；颇欲吐，若躁烦，脉数急者，为传也。

伤寒病，一开始的时候全发生太阳病，所以说太阳受之，不过这个话是有语病的，什么语病？还是说是开始得病时太阳经受邪有热这个味道，我们现在不要这么看了。那么就是不管是伤寒病，就是感冒也是如此的，一开始得都是太阳病，尤其第一天。如果脉平静，平静是怎么的呢？就是不特别大，不特别快，这都说明病轻，一般轻病都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的病是不会传的。什么是传呢？仲景的书是这么讲的，开始病在外，它往里边传，传入半表半里，传入里。虽然开始在太阳病，一看这个脉象比较平、静，这个病不要紧，吃点什么发汗药就会好了。吃点感冒冲剂，桑菊饮，甚至喝点姜汤就能好了。

假设说“颇欲吐，若躁烦”，“颇欲吐”就是内传少阳病的情况，这个少阳病，尤其柴胡证是心烦喜呕。“颇欲吐”这个“颇”字很有意思，不是说这个人，有点感冒，稍稍的有点吐的意思，颇就是很的意思，心理闹的慌，要吐。

“若躁烦”，这个躁烦那，阳明病，这个热在里头人就发烦躁，烦躁的厉害，这个躁搁到上面，躁者乱也，烦是个热象，发烦热，这是有内传阳明的一个证候。而脉又是数急，数就是快，急更快，就是快的厉害，这说明这个病与上面的病差太多了，这个病必传，来势挺凶。所以我们遇到这种病，你这个大夫必须在这个病的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它的轻重，传与不传。这个要传即便你就是治的对，治的正确，依法来治的，也不会马上就好的，所以对这个病要重视了。这个病也正在急剧变化之中的，临床上千万要注意。假如有脉数急什么的，说明这个病是往前进展的，它没停止。这你得要注意了，尤其是临床的大夫，你要勤看一看，这肯定是要必传的。

第5条

伤寒二三日，阳明少阳证不见者，为不传也。

上面说的是开始，一日。这个说过了两天三天的时间。那么如果这个病传，一定是有征兆的，传哪去呀，它由表往里传，或者传阳明，或者传少阳，而阳明少阳证一点都不见，肯定它不传。

那么这两段我们看的虽然是太阳表证，那么你对这个病的轻重缓急、传与不传，当大夫的也要心里有数。怎么来观察呢？那么不外乎在脉证。开始二三天不传，那它肯定是不会传。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的，二三天这个病就传少阳的多，人也无力了，发烧不退，脉浮细这类情况。你看他胸胁满闷，柴胡证这就来了，这个病较为重。那么二三天还不传，肯定这个病还是不要紧的，就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了。

第6条

太阳病，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，为温病。

这个病形似太阳病，也头项强痛，脉浮，很像太阳病，但主要的是它渴。这个渴是内热的一种表现，像阳明病白虎汤证就渴呀，它里头有热。里热的这种病啊，它不恶寒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它也身热，身上不是不热，根据我们刚才讲的太阳病，身上热，加大外边差距，他要恶寒的，这个是不恶寒。这里热是很强烈的，人身上的这个条件反射啊，这是巴甫洛夫弄得，这个我认为很好。

这种刺激过于兴奋，那一种刺激就被抑制。他是个实验，这个巴甫洛夫很有意思，他用那个狗呀，用很热的电线烫这个狗，这个狗当然叫唤了，甚至咬他，那时候喂它什么它也不吃，可是呢他每要见到这条狗就给它好吃的。过的日子多了，狗一见到他拿电线，它就淌哈喇子，它就老老实实的。后来都给烫破了，它也不动弹，直撂滚了。为什么呢？它这个食欲过于亢奋了，把烫的这种疼的刺激反到抑制了。这也是的，这个里热啊刺激相当厉害，要不阳明病的人说都胡话，谵语烦乱，它这个刺激相当强烈的，尤其对于大脑。所以这个恶寒他到不恶寒了，他是光恶热了，就是恶热的这种刺激过于亢奋，而恶寒的刺激被抑制了，所以就不恶寒了。这温病就是这样，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，里热，这说的很清楚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还这样，与上面的“中风，伤寒”的文法就不一样，那个“名为伤寒”、“名为中风”，这个是“为温病”。

那个中风、伤寒都是太阳病的一种证，这个是温病，是对着太阳病说的，太阳病才叫病，这个温病不是太阳病的一种证，它是对等的看法。这是另一种病，叫温病。所以他（伤寒论）的文章就是这样，你要细心读就能够知道了。那么既然是温病，就不能根据太阳病的方法来了。太阳病治疗是发汗，温病不属于太阳病就不能发汗了，里热是不能发汗的，这个千万要注意。

若发汗已，身灼热者，名曰风温。风温为病，脉阴阳俱浮，自汗出，身重，多眠睡，鼻息必鼾，语言难出。

假若发汗的话，这个发汗最伤人津液。这个里头有热，就怕发汗，你越发汗，他越热，象我们这个壶在炉子上坐着似的，火蒸着它，你再一撤这水，这壶热的更快。这个温病就是如此的，它是热病，里头有热，不能发汗。假若发汗之后，“若发汗已”，就是发汗之后，假若这个你当了太阳病了，而误发其汗之后，那不是一般的热了，身灼热，身上干热干热的，灼热，像火烤的那样子，这就是由温病变成风温了。这个风温这个字怎么起的，它就是根据底下这个证候，我们头前不是有个太阳中风吗？发热汗出，它这个也汗出，也发热，但是它不恶风也不恶寒，它是热盛啊。类似中风的那种情况，这么一种温病，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它叫风温。

那么，它的证候是什么样的呢？底下就解释了，“风温为病，脉阴阳俱浮”。就是上下的脉全浮，这个浮呀，也主表也主热，这就主热。“自汗出”，那么这个身灼热自汗出，我们讲阳明病就有了，它这个热由里往外蒸的，里热往外出的这个热就是蒸蒸，身上热而汗出，它是这么一种汗出，不像头前那个中风证一样，他那个汗出的有限，它并没透，所以肌肉还是不解。这个不是，它是由里往外出汗，他是热。

“身重”，这个身重也很重要，说明身体有湿，皮肤肌肉里头湿挺重的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呀，虽然里头热，身上还这么大的湿，说明里面不实，这个在阳明病里头就有了。凡事阳明病的里热最伤人津液，热实到极点了，津液就枯燥了，所以大便也干了。水火这两个东西互相排斥的，火盛了，水就少了，水多了，火就要熄。所以在这个里热程度上看，身还重，里还不实。由于这个热往上涌，鼻息必鼾，出气呼吃呼吃的，有声。

“语言难出”，这都是热往上涌的反应。这就是说这个温病就是加重了，假若要是发汗，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还说用桂枝汤，这个用不得。温病里头有热用桂枝汤是绝对不行的，不但这个桂枝汤不能用，就是银翘散、桑菊饮也不可以用。这个咱们要注意了，要记得。这个病就是白虎汤，它里头热，不是表热，解表没用，越解表越坏。桂枝汤更不能用，那是甘温的药。

若被下者，小便不利，直视，失溲。

上边隐伏这个身重，就告诉你辩证了，中医就这个东西，不辨证不行。“直视，失溲”，下后伤津液，吃泻药、发汗药，都伤人津液、伤血液。而且里头不实，身还重嘛，湿还盛嘛，你为什么给他吃泻药啊？一吃泻药，更伤津液了，小便没有了，小便不利，这就是津液丧失的太甚了。吃下药为什么也伤津液？下药这个东西就是把胃肠里头原来给消化吸收的东西都给催下去了，可不就是丧失津液了。所以下、发汗都是亡津液亡血液的。津液亡失多了，小便也就少了，同时眼睛也发直，眼睛失去血液的融养，就发直。同时这个下药伤脏气，如果里头是热实的，象阳明病大便秘，下而不伤人的。里头不实，下的脏气虚了，不但小便不利，由于津虚，膀胱有点尿还瞥不住，还就拉了，失溲，这个病就比上面那个风温就更重了。失溲者，就是肾功能失去收摄作用了。

若被火者，微发黄色，剧则如惊痫。

若被火者就更不行了，它是温病、是热病。这是以火济火，如抱柴救火，这火烧的更厉害了。“微发黄色”，微，有点，所以说要被火呀，这个人顶轻了，这个人脸上身上都是黄的，这个黄不是发黄疸，就是微黄的样子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那么要是剧呢，剧就是厉害。“剧则如惊痫，时瘛疭”，就是一阵一阵的发惊恐，时常的抽，身上的颜色就不只是发黄了。“若火熏之”，就是拿火烤过那个颜色，所谓黄褐色了，就是熏肉那个颜色。

“一逆尚引日”，就是指泻下和火攻，这个火攻是古人治病的方法了，有很多种火攻的方法，（比如）扎火针，再如把地用火烧得非常热，人躺到上头，也就是捂大汗，这也是火攻的一种。再有就是熨背，后背拿热东西敷，这都叫做火攻，这个火攻是必须大汗。“一逆”是指误下，人还能活些日子，“尚引日”，但是已经是很重了。“再逆”就是指火攻，活不了了，真像如火熏色那个样子，那就是促其命期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有人就讲张仲景不讲治温病，这段很清楚。所以温病不能发汗，又不能吃泻药，更不能用火攻。火攻与吃凉药都是对待的看法了，温病能到这样子，就得清了，没别的办法了。可见这个温病只能用白虎汤，根据他这个条文，决不能发汗，泻药也不行，他没有实，实可以。那么后世，你像陈修园他们主张，真正的温病实证，可以用大量的麦冬、生地配合白虎加大黄，这我实验过，非常好使，但是得实。什么实啊？人说胡话，大便干了，那么这种温病你也说不能下吗？那得该下就下，但是只是攻不行，你得用强壮滋阴解热的药，就是麦冬、生地这类药，相当好使，得大量的用，不用生地用人参温补行嘛。

那么这个《伤寒论》里讲不讲温病呢？讲的。这一段在太阳病中提出来了，你不要把它当成太阳病来治疗，后来我们在阳明篇里就有了。阳明篇里讲“外证云何”呀，那就是指温病了。“身热汗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”，那就是温病，就与这个一点不错嘛。那个用什么治，就用白虎汤，渴呢就用白虎加人参。他讲的这个都对的，怎不讲温病啊。这个读书，你得前后看。但是太阳病里头没有温病，温病不属于太阳病。也有把中风，伤寒，温病放到太阳病里边，这就错了，根本不是太阳病，不是在表呀，所以特意拿出一节来，讲的是太阳病啊，恐怕医家也拿这个当太阳病来治，一治这就坏了，辨证主要的一点呢，就是“渴而不恶寒”，“不恶寒”就与提纲冲突了。前头说了，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”，（为了）加重恶寒的语气，才搁了个“而恶寒”。那么这个不恶寒，就不是太阳病。那么所谓的提纲啊，是太阳病的起码证候啊，他必须具备这个条件，尤其这个恶寒。

第7条

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发于阳者七日愈，发于阴者六日愈，以阳数七，阴数六故也。

这一段也很重要，它讲太阳病啊。太阳病是表证，表证里头还有个少阴病呢。那么差别在哪呢？

少阴病偏虚偏寒呐，所以一开始就病有发热恶寒者，那就指太阳病，太阳病是发热恶寒呀。没有热，一味是恶寒，那不是太阳病是少阴病了。就是说疾病的一始有这么两类表证，有发热恶寒的，是发于太阳病；无热恶寒的发于少阴病。发于阳者七日愈，发于阴者六日愈，这是个约略之词。

真正的伤寒病啊，我也得过。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一家子，六七天的时候是个要紧的关头，病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很厉害，老太太都知道，这几天是憋汗的时候，好大约在这个时候，不好这个时候也减轻，那么在六七天的时候减轻这个病就没问题了。那么这个书呢，也是约略之词。那么至于下面他说的“以阳数七，阴数六故也”，这是一种符会之言。古人有拿这十个数，一二三四五，这几个谓之生数了；六七八九十，叫成数，这是五行学说。你们排一排，一二三四五在上头，六七八九十在底下，一对六，二对七，不就这样子嘛。这个“一”呀是奇数，属于乾，乾坤的乾，就是天。偶数属于阴，属于地。他说天一生水，“一嘛”，属于天了，阳嘛，天一生水。你看看对应的是六，地六成之，这六是地呀，总得天地交媾万物生成啊，他是这么看的。他说天生则地成之，地生则天成之。数一摆就看出来了，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。那个“二”，又是地了。“地二生火”，你看二底下是七，就是天了，天七成之。你看三又该轮到天了，“天三生木”，底下呢又该是地了，八，地八成之。“三”过去不就是“四”了嘛，“四”又是地了。“地四生金”，底下是九，九是天，“天九成之”。到五又是天了，“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”。他这个五行啊，是瞎造的，这么捣出来的。

那么阳数七，阴数六啊，就是根据这个，这是瞎说，所以我向来不讲这个东西。这就是五行的生成，十个数字。这个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头前的那几句话，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发于阳者七日愈，发于阴者六日愈”，这是一种约略之词，不关乎五行生成的关系。

第8条

太阳病，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，以行其经尽故也。若欲作再经者，针足阳明，使经不传则愈。

那么，这个根据上面的“七日愈”。那么太阳病啊，七天愈了。那么在七天以上又好了，那就是“行其经尽故也”，到时候了。就是行其经尽的缘故啊，他就不再传了。假设要传呢？针足阳明，那就足三里穴了。

这个也不一定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太阳病啊，在六七天的时候是要传里的时候多，那么在五六天、四五天他传少阳的时候多。他是隔个七日，一般在这个时候呢传阳明的时候多，所以他说针足阳明。那么六七天他也有时候传里的，也有啊，那你针足阳明就没什么用了，这也是就一般人倾向来说的。说这个太阳病啊，在这个七八天的时候，这是传阳明的时候，如果病不好，有传阳明的可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你针足三里，那么可以使他不传。那么在仲景后边治疗，他不用这个法子，这也是古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的，是属于针灸的，可以作参考，这个也不一定。

第9条

太阳病欲解时，从巳至未上。

这个没有什么理性。这个巳啊，巳时到未，正是天中的时候，午时嘛这个正当中，那么午时的前边就是巳时，午时的后边就是未时，在这个期间呢阳气最盛，在这个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来看的。这个太阳病，他是旺于那个时候，热的最厉害呀，那么就在这个从巳至午这个时候，正在这个旺气的时候要好的，要好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也靠不住。那么这是一个，大概我想仲景，就是出自仲景手，这也根据《汤液经》上的一个照例的文字，也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，事实也不一定，可也没人体会这个病是不是准在这个时候好，据我看也不一定的，这也没有什么意思。他这个中医啊，什么他都要解释，可是往往呢，他不是拿这个五行啊，拿这个臆测啊，再嘛拿现象解释。你看我这随便举个例子吧，你看就像这个六七天这个好，那么在西医不算什么，西医他什么病都有个周期性，这什么时候要减轻，什么时候要好了，这个病啊大概的意思，他就是一个病他这个本质上的一种这个进退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中医不然，古人他非要解释不可，他解释不出来道理啊，他就像阴阳五行什么都上来了，他就是这个事，这个用不着解释的。那么这个病必好于什么时辰，因为这个时辰正他旺的时候，这哪对啊，这个就不合理是吧。还有这个，你像这个几日传变他都要解释。伤寒里头是不对的多，那么这个“巳至未上”，这个东西这个靠不住的。

第10条

风家，表解而不了了者，十二日愈。

这个风家就指的太阳中风者。表已经解了，那么有些余证，犹不了了啊，大概就是在十二日愈了，这也是约略之词了。有的样子呢，这个病都好了，身上老有些酸痛，当然他在自己消了，他自己就好了，不用吃药了，但是一般说来呢，大概十二天他就可以好了，这都是就一般说的，实质上这个病，伤寒病病多少日的都有啊，那么后头就有了，这都是就一般。

第11条

病人身太热，反欲得衣者，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也；身大寒，反不欲近衣者，寒在皮肤，热在骨髓也。

他有些病是这样的，看着外边是热，而里是真寒，看着外边是寒，而里是真热。这得举个例子，也不是每一种病这样的，有的时候遭遇到这个可能，你看头一个嘛，他说这个病啊大寒，手足厥冷啊，这是里头是真热，所以他不欲近衣啊，那么这一类呢，白虎汤证就有这个情形。这不是厥深热深嘛，外边手脚都凉，可这个人呢他是啊，烦渴饮饮啊，不愿衣被啊，正是大热。他这个寒是个假象，这人是吃了白虎汤他这个厥逆就都好了。

还有一种病里头是大寒，这个人这点浮热啊都跑到外头来了，这也了不起了，这都是大病，你像这个四逆汤就有这个情形，通脉四逆汤也有。那么这里头那么样的虚寒，外边呢反不恶寒，脸还有时候发红，这像是外边有热的，其实一点热也没有。他就里头那个大寒哪，他把人的一点虚热啊反倒都跑到外头来了，所以这个大夫也知道，也应该知道。我们在临证哪，不能够只就表面上看我们就来确定寒热了这也不行。他这也是举个例子，后边这个具体的情形有的是呢。

今天咱们就讲到这了，这就是说上边解说，然后你看太阳病的时候，你要详细的观察，那么然后他就看出形似太阳病而实际不是太阳病的一种温病，这个呢不要错当了太阳病来治疗，那样治疗就坏了，不能发汗，发汗不行吃泻药，这是一般大夫常干的事啊。那么先汗后下，这是庸俗的一种套法，这更不行，他虽然里热，（但是）没到那个时候不能下，这个温热的病更不能用火攻，要火攻就可以使人卒死啊，“再逆促命期”嘛！那么，然后他又说这个疾病在太阳病的时候得加小心少阴病。有两种表病，看着都是身疼痛啊，你要是试验体温哪都有体温，不是少阴病没体温哪也有体温，可是他这个证候的反映上啊，他又不发热但恶寒，这个发热就人感觉热，那么这个要注意。言外呢少阴病有少阴病的治疗方法，就在这里就提醒了，他单有一篇论少阴病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又说一般的情形，他说太阳病一般好啊，都在六七天，时辰呢，大概都在巳时到未时上。这个啊，也有靠不住啊，他这里我们这样来理解他也可以嘛，是吧。那么最后啊，他又提到这个有真寒假热，假热真寒，这一句在临床上要注意的。中医得讲辨证，他根据证候的反映来辨证啊。以假当真，你把人家给治坏的，是吧，所以这一个也要注意。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呢，都讲的太阳病原则的问题，那么底下呢，太阳病应该怎么治啊，原则是要发汗的啊，怎么发汗呢，他要根据具体情形，他底下就要讲了，我们下次讲呢，就要讲到这些具体的情形

第22条

若微寒者，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。

这段和 21 条应该是一段，这个书搁成两段了。成无己本为一段，他说“太阳病，下之后，脉促胸满者，桂枝汤去芍药汤主之，若微寒者，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”。它是一段，这个书它搁成两段，两段这个前后就是不对头了。而且成无己他给改成“微恶寒”，“微恶寒”不对，他不是恶寒，假设是微微恶寒的话，那正是表不解嘛，加哪门子附子呀？“微寒”是对的，这个“微寒”是接着上面这段，就是“脉促胸满”，如果微陷于阴寒证，微寒，没有那个恶字，赵开美本是对的，在《玉函经》是“微寒”，不是“微恶寒”，就是微陷于阴寒证。那要加附子，那和桂枝加附子是一样的。桂枝去芍药加附子这个方子运用很多，后头的《痉湿暍病》风湿相搏里就用这个方子起作用了。桂枝汤证胸满上冲比较剧胜一些，而满脉促，他要用桂枝去芍药。这个证，如果陷于阴寒证的话，要加附子。

第23条

太阳病，得之八九日，如疟状，发热恶寒，热多寒少，其人不呕，清便欲自可，一日二三度发，脉微缓者，为欲愈也。

这是一节，这一大条分成三节。头一节，他说太阳病呀，在八九天的时候，真正的伤寒病在八九天的时候就是一个关口。这个病好也在这个时候，危险期过去了。可是病的恶化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八九天是这么一个阶段，在伤寒病里。假如这个病有了这么一种变化，“如疟状”，发疟疾大家都知道，定时发作，“发热恶寒”，有定时的发热恶寒，而且“热多寒少”。这个表证呀以恶寒为主的，所以我们以后有很多的这个解（释）的段落，（如）“恶寒者表未解”。如果这个病要是去表，这个恶寒就要少，没有表证的就不恶寒。所以每每的这个表证呀，我们以恶寒的轻重多少而来验证表证之进退有无。那么这一节就说明这个，这个人变成现在这么一个情形，定时发寒热，可是热多寒少，是不是这个病转变了呢？他底下又接着说了，“其人不呕”，他要转变这个少阳病呀，心烦喜呕，他非要呕不可，这个人不呕，证明他没传少阳。“清便欲自可”，清便欲自可就是大小便正常，二便正常了，也没传阳明。阳明，大便燥结，小便黄赤，也没有。所以这个病即没传少阳，又没传阳明，只是一天二三度发，就是二三次发寒热，而且热多寒少，这么一个病。

看看脉吧，“脉微缓者”。这个微缓不是又微又缓，是微见其缓，微微的缓，脉不数急，脉也不紧，见着他缓弱，这个缓弱说明这个病现在平静。咱们开始就讲“脉若静者为不传也，脉若数急者为传也“。脉数急说明这个病正在发展变化，脉微见其缓弱，说明这个邪已经衰了。可是这个病现在来说是没好的，他还是发热恶寒如疟状嘛，而且热还偏多一点，但是这个热多脉应该快呀，应该数急，脉反倒微缓，挺缓弱，意思也就是当然不是快了。那么根据这个脉与这个热多寒少比较看，这个热不要紧的，不久将好了。因为这个脉见到缓弱，是邪衰的一种反应。是的，尤其这个急性病，一来这个脉来都数急呀，而且应手带紧，这个紧脉不是好现象。假若这个脉也不紧了，缓弱了，也不快了，那么这个病也就停止了往前进展。尤其缓弱，邪气已衰了，这个病就“不了了”了，言外就是说这个病不治也可以放心自愈。这是头一段。

脉微而恶寒者，此阴阳俱虚，不可更发汗、更下、更吐也。

这又是一段。他说这个太阳病得个八九日，虽然是如疟状，一天两天都发，那么他不是热多寒少，他是只恶寒，一味的恶寒。而脉微，脉微是不足的脉了，这个脉微者为亡阳啊，他是没津液呀，这是表里俱衰啊。这段也可以这么讲，就是太阳病得之八九日，没有如疟状以下这些情况，太阳病得之八九日，这个人是只恶寒而脉微，这是表里俱虚，陷于阴寒症状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再发汗、再吐、再下了。这么讲也可以，没有这个如疟状，不搁到上头。总而言之，他这第二段不是这一段所论述要说的，主题在下面。头一段所说的，欲愈者如疟状，一日二三度，发寒热，热多寒少，而且脉微见其缓弱，这是邪衰病有欲愈之兆，言外不治也可以。这一段说到八九日的时候，脉微而恶寒。无热而恶寒，这脉已深陷于里，阴寒的一种证候，所以他叫表里俱虚，不可再发汗、再吐、再下了。怎么办呢？就是用温补的法子了，用什么药呀？随证治之，后头他有，后头有的是，治这个病，现在不是主要治这个。那么底下就是第三段了。

面色反有热色者，未欲解也，以其不能得小汗出，身必痒，宜桂枝麻黄各半汤。

这个又反过来到头前了，把他太阳病八九日…。。。（音频缺失）（第四讲）。那么那个欲愈，他不会颜面赤红啊。他说如果这个人面色反有热色，热色就是红啊，面色缘缘正赤啊，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病还不是要好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古人有个名称，叫做拂郁在面，阳气拂郁在表嘛。所以这还是表没解的一种证候，表热它出不来，所以人这个脸发红。人不得小汗出，要一得小汗出就好了。而且病人的身体呀发痒，要出汗它出不来，那么水份含在皮肤里头，人发痒，你问问他准痒。那么这样子所以他用小发汗方，宜桂枝麻黄各半汤主之。为什么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呢？你看看啊，这是桂枝麻黄汤的合方，各取小量，都是各取1/3，量极小。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个证候我给你们分析分析你们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合方啊，是两个病合并到一起，你得有个认识。你看这段说的很好，如疟状，那就是定时发寒热，不过这个他写到头前了，后头有这个，说是啊，人脏无他病，时发热汗出者桂枝汤主之，时发热汗出，时发热就是定时发热，而汗出，这就是桂枝汤证。古人叫营卫不调啊，营卫不谐啊。那么这一段你们看一看，如疟状，就是定时发寒热了，定时发寒热他象桂枝汤证又不是整个桂枝汤证，定时发热汗出才是桂枝汤证，他这个虽然定时发热多，寒是少，但是他不汗出，桂枝汤证有一半，那一半不汗出是什么呀，不得小汗出，出不来汗，麻黄汤证的一半嘛，是不是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合方啊，你对这个方证不熟啊，你就是搞不清楚。他这个即有桂枝汤证时发热这么一个问题在里头，可是不完全是桂枝汤证，完全是桂枝汤证就不用麻黄汤了，他又有不得小汗出这么一种麻黄汤证，可是麻黄汤他只能够发汗，它不能够治时发热，如疟状它不能治。所以这两个方证啊都具备都不全，所以他是合方治疗。但是这个病非常的轻，一日二三度发寒热而且脉微缓，这是欲愈的一种情况。就由于浮郁在表，表还没完全解，得个小汗就能解，所以这个方剂药用的非常的轻。你们看一看桂枝一两十六株（去皮），一两十六株啊再拿三除，才多点啊，这都是古制啊，一两是二十四株，六株是一分，一两是四分，这是古时候度量衡的制度。不到二两，二十四株一两，十六株。底下都一样了芍药、生姜、甘草、麻黄各一两，你看一两拿三除，古制才三钱挂点零，古制一两合现在三钱，那很轻了，它也是三付呀，才几分的药，很轻很轻了。再看看底下的煎服法，“以水五升，先煮麻黄一二沸，去上沫”，这是一个定则，煎药的法则，麻黄这个药啊，它这个沫子缠脑袋，所以煎麻黄都要先煮一两开，把沫子撇一撇，这现在还是应该遵守的，把那沫子撇了。“内诸药”，再把其他的要搁里头，煮取一升八合。他古人呐，他是量病用药，他不但药量轻，吃的也轻，一升八合他均了三次吃，每次吃六合，不象咱们头前吃桂枝汤，一回吃一升，这地方咱们在临床上都要注意了，这个轻病不但药量轻，而且每次也得少，所以这是个方法，在这个方子上要注意了。病重，量重，要多吃；病轻，量小，要少用。温服六合，三六一十八。“本云桂枝汤三合，麻黄汤三合”，这个方子本来是这么说的桂枝汤三合，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，他把桂枝汤也煎出来，麻黄汤也煎出来，这个里头倒三合，那个里头倒三合，三合就是1/3了，一升拿出三合不就是 1/3 吗，然后两个搁到一起，不就是六合了嘛，十合为一升，顿服，源起呀这个方剂呀是这么注明的。那么现在呢？张仲景就把它放到一个方子里了，它就是这个分量了。那么这个方子是小发汗的方，这个发汗很轻很轻的。底下林艺他们给算这个分量，根据源起是怎么搁的，但是这两个方子的比例数，还是搁1/3，两个都是各半，等量，各取本方的多少。我们现在来用呢，也就是把桂枝汤取1/3，麻黄汤取 1/3，但是相重的药不要加在一起，你象甘草吧，桂枝汤有甘草，麻黄汤也有甘草，把两个药加起来也不行，合到一起，这个共有的药味呀，就根据大量的用，那不同的呢，就按前面的合法，如果1/3 取 1/3的量就行。你象桂枝、麻黄原先都是三钱呐，各取一钱就行了。再少你还可以再轻取，那也不是固定的，研究这个东西也是，它不是固定的。我们在临床是呢，根据病的情况，我们还可以少取，就是麻黄一钱，也没有大发汗的，这不足以大法汗。24、太阳病，初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。这种事情不常遭遇的，本来他是桂枝汤证，开始吃桂枝汤的时侯啊，不但病没好，反烦不解。这个桂枝汤证不是不烦，烦得并不厉害，吃了桂枝汤了，汗出身和，应该不烦了。而这里反起了相反的作用，反烦而表又不解。这个不是桂枝汤有了毛病，是邪盛气滞，咱们说肌不和了，在肌肉这一层啊比较实，所以这个药力受阻，那么这个时侯呢可以用针灸刺风池风府。辅助治疗的这个方法，这也不可不知的。本来这个病人他是桂枝汤证，我们也给他用的桂枝汤，他反出了相反的作用，你要不知道这个作用就不好解决了，知道这个问题，哎！用针灸，刺完风池风府再用桂枝汤那就得好了。那么这种事在临床上我一生都没遭遇到，但是古人这么说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形，咱们也不可不知的。

第25条

服桂枝汤，大汗出，脉洪大者，与桂枝汤如前法；若形似疟，一日再发者，汗出必解，宜桂枝二麻黄一汤。

桂枝二麻黄一汤方

桂枝一两十七铢（去皮）芍药一两六铢麻黄十六铢（去节）杏仁十六个（去皮尖）大枣五枚（擘）生姜一两六铢（切）甘草一两二铢（炙）上七味，以水五升，先煮麻黄一二沸，去上沫，内诸药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，日再服。本云：桂枝汤二份，麻黄汤一份，合为二升，分再用。今合为一方。将息如前法。

这个头一节啊，“脉洪大”是错的，这个讲到后头就知道了，他这应该是脉浮，洪大呀改个浮就对了，后头有。桂枝汤发汗后外不解，脉浮者还用桂枝汤。这个洪大是错的。这个洪大是个实热之像，白虎汤证下边有啊，恐怕抄写的时侯他把下面那个脉写到这里了，这是错的。脉浮，脉浮他病在表嘛。那么已经服过桂枝汤了，服的不合法。我们头前讲桂枝汤啊，就是微服漐漐汗出，要是似汗出者更益佳，大汗流离病必不除嘛，这个就是犯这个（弊）病了。那么吃了桂枝汤，大捂大盖啊，人出了一身大汗，这个表是不会解的，如果脉浮者可以吃桂枝汤如前方，还像以前服用桂枝汤的方法。那么这一段，这里头也说明一个定法啊，如果是表证我们发汗后，就是桂枝汤发汗后表不解还用桂枝汤，那么麻黄汤发汗后表不解呢可不能用麻黄汤了，也是用桂枝汤，这也是一种定法，所以桂枝汤看起来是一个平稳的药啊，它这个伤津液不重的。那么下之后也是，太阳病不可下之，要是下之后表不解呢，也可以用桂枝汤。那么下也伤津液啊，津液有伤而表不解，那只能用桂枝汤，这桂枝汤我们以前讲了既是一个解表去热，同时呢它也是安中养液，所以那个大汗出之后而表不解脉浮，而仍然可以“服桂枝汤如前法”。“若形如疟，一日再发者”，他如果定时发寒热，就是疟疾了，一阵冷一阵热的，一天啊再发，两次，那么这个是需要桂枝二麻黄一汤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地方啊，说如果吃完桂枝汤之后大汗出之后，他不出汗了，而是变成疟疾似的，一天两次发寒热，这个定时发热这是桂枝汤证，咱们没讲到这个地方，头前也有了，桂枝麻黄各半汤咱们也说了，可是他没有汗，这就是麻黄汤证。但是他这一段啊桂枝汤证多，与上面那个是身必痒，那个汗啊吃药出不来那个样子，而且面有热色，那个麻黄汤证啊就要比这个汤证多一点，所以古人这个用药严的很呐。那么这个形似疟，他也没有汗，可是麻黄汤证呢上面那个对着一看就知道了，他比那个少，没有“身必痒不得小汗出”，那个没有，其它要出汗的情形没有，所以这样子麻黄更少了，所以中医这个辨证呐，要拿着这个书看呐严的很，所以这样才能好病，他用桂枝二麻黄一汤。

这桂枝二麻黄一这个方剂啊，也是一个极轻极轻的。你看看后头它那个方子的解释就知道，他说“本云：桂枝汤二份，麻黄汤一份，合为二升，分再用”。他说本来啊，他是这么一个对药物的用法，桂枝汤用二份，麻黄汤用一份，共计喝多少呢，共计喝两升，这个合法呀他古人是这么个办法。麻黄汤也煎好了，桂枝汤也煎好了，那么随便拿一个东西也行啊，拿一个匙子也行纳，你舀二匙子桂枝汤，舀一匙子麻黄汤，往另一个器皿舀，共计舀两碗，那么他们俩还是二比一之比，所以呀原来的本云，就是这个方子仲景以前呐，是这么个办法，就是把这两个药方，桂枝汤取二麻黄汤取一，取到二升，然后分成两份服。那么现在张仲景呢，他就把这个方子啊，药物合成一方了，将息如前法，将息就是面肉五辛那个禁忌呀什么的，但是这个不要喝稀粥了。根据药物的分析啊，他这说桂枝汤取5/12，桂枝汤份量根据原方的和法啊取5/12，麻黄汤他取的是这底下也有，取的是2/9，这2/9和5/12比啊，也正是2 比1。他这个取法呐药量更轻了，轻的很了，所以这个方子吃下去并不大出汗，稍捂一捂、盖一盖也就是微微的透表而已。

所以桂枝汤，得的桂枝汤证，服用不合法呀，也容易造成大汗出而病不解，如果这个脉还浮，不是洪大啊，洪大要改它，那么还可以与桂枝汤，像以前的那个饮服法，如果病变成这么一个病，就像疟疾似的，定时发寒热，一天发两次，那么这个时侯啊应该少发汗，它用桂枝二麻黄一汤，这一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

第26条

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

二十六啊，这一段，就冲着这一节说的。那么服桂枝汤大汗出之后，这个变症多端啊。那么由于丧失津液，最容易，津液丧失，阳明内结，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二十六呢就说这个，“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”，你看这才是脉洪大呢，“白虎加人参汤主之”。它是由于服桂枝汤，这个都不是错用药啊，都不是误治啊，这就说明，这个表证这个期间是桂枝汤证，那么服桂枝汤，服桂枝汤不应该大出汗，就是这个护理人呐没搞好，大捂大盖，他是大汗出。这个大汗出啊，这个病绝对不好的，由于丧失津液太厉害，那么反倒造成胃不和这个里热，所以大烦渴不解。这个“大烦渴不解”，不是表不解了，那么服桂枝汤大汗出后，表没有了，可这个由于津液丧失，它就动了里热了。

“大烦渴不解”，烦躁也厉害，渴得也厉害，这时候脉呢洪大，脉洪大是里热的情形，所以上边那个“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”是错的，那么这也看出来了，那个应该是脉浮。这个里热大烦渴，这是白虎加人参汤证。这个白虎汤证啊，不一定渴。脉洪大，身热有汗，口舌干燥，这就可以是白虎汤证。但是津液太伤，他就要渴了。津液伤他渴的时候啊，你必须加人参兼以健胃。这个要是热，津液伤了，咱们后世就不这么治了，后世认为这个呀，都得滋阴。究竟是胃气不复，你这个津液不生，尤其它是在白虎汤这个基础上大量用石膏，更容易影响胃，所以必须加健胃的东西。咱们现在也说呀，这个人参是补气的，补气就生津液，它就是起（生津液的作用）。人参这个主治呀，它治心下痞硬啊，就是治这个胃，胃虚有心下痞硬的这种情况，你吃人参就对头了，后面有的是加人参的这种方剂，那好理解的。一般对这个白虎汤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石膏是个解渴药，其实它是除热药，它不一定渴，主要的这个（治）渴的是人参，这个我们在这个书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凡是白虎汤没有一个说渴的，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，连《金匮要略》带这个《伤寒论》，是加人参都是渴，“欲饮水数升”啊，“渴欲饮水”啊，象这个“大烦渴”啊，全要加人参，可见这个人参啊，它是有健胃生津的作用，也就后世说的补气呀，古人这个气分，在他的书上就是津液。这是这一段，服桂枝汤，由于大汗出，那么上边说呢，要是脉浮，还在表，可以与桂枝汤，如果“形似疟”，这个也在表，也在表不过它是桂枝（汤）麻黄（汤）共有的证候。那么定时发寒热，这是桂枝汤证，可桂枝汤证呢，它要有汗出的，“时发热汗出者桂枝汤主之”，那后头就有的，这个他不汗出，不汗出呢当然有麻黄汤证，由于桂枝汤证明显，麻黄汤证不明显，所以它这个麻黄汤少搁，桂枝汤多搁。那么桂枝二麻黄一汤这个方剂，我们要用它，怎么用呢？我们遇到一个病，是桂枝汤证比较多，麻黄汤证比较少，也需要解表，让他微汗，可以用这个方子，他只能够得小汗啊。可是服桂枝汤大汗出，还能够由于津液丧失太多，动了里热，而为白虎加人参汤证，就是大烦渴，脉洪大，就是我们方才讲的这一节。这个白虎加人参汤这个方剂呢，看后头就行了，知母、石膏、甘草、粳米。。。。。。。（音频缺失）。

但是这个药确实还得有，烦躁，这个知母去烦躁，那么知母配合石膏，苦寒，加这个石膏更寒了，那么这个胃受不了，所以他要搁粳米、甘草，这两个药啊，它都是一个甘药啊，咱们说甘药补脾嘛，其实那也不光补脾。它这种甘药啊，尤其这个粳米，咱们这个一般拿这个大米熬粥呢就知道了，它粘得很，它生一种胶粘质，那么西医说它这个是种粘滑药了，甘草也是，这个搁到一起煎，我们吃下去，它能把这个胃使它不吸收，在胃里头，它能够挂一层这个粘滑药，就起这个作用的，它能保护胃，它对这个知母石膏这么个大苦寒的，对胃没什么毛病，所以古人这个药配伍得非常有意思，他搁大量的甘药。那么如果他渴，那么你光用甘草粳米这个药，也不足以济事了，你非搁人参。这个人参它是健胃的，那么它配合甘草、粳米，那么这个胃气才能够复健起来。这两个药去热，这三个药健胃生津嘛，所以这个大烦渴，这个津液亏到这么一个份子上了，你非得加人参不可。

我们一般用呢，当然是，要是不烦渴，只是口舌干燥，人烦躁，脉洪大，也可以使白虎汤，他不渴也可以使，但是那不必加人参。这个药的这个煎服法，这个书说的还挺好，那么这五味药，煮米熟，这个米熟了，这个汤也好了。那么这个是这种药它煎的时间都长，它以水一斗啊，你看那旁的，六七味药它都是七升，或者六升，唯独这白虎汤它搁一斗，它就煮长时间。那么米熟了，这个汤也成了，这时候把渣子去了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所以咱们要是对有石膏配伍的这种方剂，那么也要多用点水，时间要它长一点，咱们现在也常常地把这个石膏单煎，也可以的，先下锅。

第27条

太阳病，发热恶寒，热多寒少，脉微弱者，此无阳也，不可发汗，宜桂枝二越婢一汤。

这一节，一般的讲的也都是错的多。

这个太阳病啊，发热恶寒说明还在表了，但是热多寒少，这个热多寒少啊，它是冲着这个发热恶寒说的，不是这个病特别的有壮热，不是那个样子，它把这个发热恶寒，那么在这个发热恶寒的这个情况，热较比多而寒较比少，不是在这个发热恶寒之后另有大热而恶寒少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寒少啊，我们讲太阳病，太阳病的恶寒是一个主要的证候啊。这个寒少说明这个表啊，要罢，就要解了。那么这个病呢虽然发热恶寒，但是由于热多寒少，那么这个病啊表欲解，热不退，恐怕要转成阳明里热的病，它是这么个意思。可是转成阳明里热呢，你看前面白虎汤（26条白虎加人参汤），脉洪大，这个脉微弱。微弱在这也是有两个意思，一方面冲上面说的，虽然发热恶寒，但是它寒少，表证欲去了，虽然这个热较比多，但是脉微弱，这个外邪已去啊，所以没有多大里热，这个脉微弱还有一个意思，底下他注了，“此无阳也”，这个“无阳”就是津液，就指津液说的。他这个书上啊，尤其在表证的时候，他常说的无阳都是指这津液，脉微者为亡阳嘛。脉弱，咱们头前讲了，阳浮而阴弱，那个弱就是血少了。总而言之就是气血俱虚呀，就是津液血液都少啊，所以他说“此无阳也”。“此无阳也”，不指这热说的，上面明明说的发热恶寒，热多寒少，还此无阳也，还没有热，这不是瞎扯吗。这一句真就有这么注的，这么注就是错的。这个此无阳也，没有津液，就是亡失津液。“不可发汗”，这个发汗啊，最耗伤津液了，那么唯独这个津液虚，所以不可发汗，宜桂枝二越婢一汤。

那么这个表不解怎么办呢？还发热恶寒嘛，那么就稍稍地用桂枝二越婢一汤清肃其表里。这也是个发汗药啊，发汗药呢但是它不大发汗。这个越婢汤啊，在这个《伤寒论》里没有，在《金匮要略》里头有。它就是麻黄、甘草、大枣、生姜、石膏，这几个药就叫越婢汤，那么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就是桂枝汤了，它是桂枝二越婢一。

这个越婢汤治什么呢？在《金匮》里头啊《水气篇》里头有，它治风水。所谓风水啊就是全身肿了，脉浮，出汗，身上没大热，同那个麻杏石甘汤差不多。麻杏石甘汤不也是嘛，喘而汗出，身无大热。它这个热半陷于里了，它这个汗出与桂枝汤的汗出是不一样的，它这个由里往外，就是蒸而汗出，但是不到阳明病蒸蒸发热汗出，不到那个，所以无大热呢。无大热啊就是冲着阳明里实说的，真正里实那蒸蒸发热啊，那身上热得很。它这个无大热，不到那个程度，但是里头也有热，所以搁石膏，但是表也有，他搁麻黄。越婢汤这个麻黄用的量大呀，他用六钱。我们要治这个表有水气，你要是发水气，麻黄非重用不可。那么在这个方子里麻黄用量相当轻啊，他把这个越婢汤用八分之一。源起这个麻黄用六两，我们现在用就是六钱，18克，要拿8除呢，不到一钱了，那很轻很轻的了。这个桂枝汤啊，用的是四分之一。四分之一、八分之一，也是二倍吗，所以用桂枝汤用的比较多，但是也特别少。他把这两个方子合起来用了，合起来用呢，就失去越婢汤的作用了。

我方才讲了，想要发水气，麻黄必须重用，那么连一钱也不到，它就不能去水气了。那么桂枝配伍麻黄啊，我们在临床上这个药物配伍的规律要知道，桂枝配合麻黄出大汗，而石膏配合麻黄呢反倒治汗出。你看这个方子呢，既有桂枝汤加麻黄，可以出点汗，但是又配伍石膏，出汗也不大，所以这个方子它清肃表里啊，它能够去里热，因为有石膏的关系，也能稍稍解外，有微量的麻黄，那么大部分呢还是桂枝汤证。我们结合这一段就可以看出，桂枝汤证比较多。由于桂枝汤证主要是津液虚，脉微弱，要有表不解，还现桂枝汤证，但又不完全是桂枝汤证，他没有汗出。你看这一段里头啊，他说“太阳病，发热恶寒，热多寒少”，并没有汗出。可是没有汗出，又不能大发汗，因为脉微弱，桂枝汤证明显，但是麻黄汤证不明显，所以这个麻黄量特别小，而且他不搁桂枝二麻黄一汤，那个麻黄汤里没有石膏啊，因为还有热，所以稍用点石膏，这个石膏量也不重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分量，搁到一起呀，每一个药只十八铢，古人这个度量衡啊二十四铢是一两。那么古人的一两呢，我们现在开方子就是一钱，古人都是一煎煎三付药嘛。这个十八铢不到一两啊，一两的四分之三。所以这个药啊，药量非常的轻。那么吃了这个药啊，要是表里都有点热，可以用，但是在这个发汗药之中是最轻最轻不过的药了，所以他搁个“不可发汗”，这个专指的是麻黄汤了。你说太阳病发热恶寒，真正的表证无汗，我们一般常打算用麻黄汤。所以这个病啊，“脉微弱，此无阳也”，是万不能发汗，不能用麻黄汤。我记得有一个人问过我这一段，说“此无阳不可发汗”，桂枝二越婢一汤是不是发汗药？我说这个不一样，它有所指，这个书说不可发汗，都是指的麻黄汤。那么这个地方用麻黄汤就了不得了，那非坏不可。所以说“脉微弱者”，就是亡失津液，这个不能用麻黄汤来大发汗来，根据这种病情啊只能够稍稍地清肃其表里而已，所以用桂枝二越婢一汤。我们讲到这，咱们讲的这几个方剂都是小发汗法。咱们头前讲的桂枝麻黄各半汤，桂枝二麻黄一汤，和这个桂枝二越婢一汤，这几个方剂也各有不同。桂枝麻黄各半汤就是桂枝汤与麻黄汤，这两个证候相合，大致差不了什么，但是不可大发汗，全是小发汗法，药量都特别轻。桂枝二麻黄一汤呢，是桂枝汤证多，而麻黄汤证少，也是小发汗法，这个方子尤其小发汗。不但有表证，里头也有热，所以热多寒少，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出来了，他这个表证要罢了，热多寒少，有入里之势，但是这个病非常地轻，脉微弱也就是邪轻的一个问题了，同时啊这个人津液也虚。这个不但麻黄汤用不得，用一般的桂枝汤也是不行的。所以他一方面用桂枝麻黄稍解其表，另一方面用石膏清其里热，它是这么一个方剂。

第28条

服桂枝汤，或下之，仍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，微痛，小便不利者，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。

这个桂枝去桂呀，这个桂也可疑，在《医宗金鉴》他改芍药了，我认为这是对的。因为他这个表还不解嘛，你把桂枝去了，拿什么解表？所以应该桂枝去芍药，我们经常用也是桂枝去芍药。我认为《医宗金鉴》还是对的，这个书错字有的是，象头前那个脉洪大，那肯定是错的。这段书主要注重这个“仍”字，他说这个病呀，根本就不是桂枝汤证。他根本就是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，微痛，小便不利”，根本就有这个病，就是这个证候。这个大夫看到这个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”，唉！这个象表证，就给吃了桂枝汤了。这个就是药不对证了，所以这个病不会解的。他又看到“心下满，微痛”，心下指着胃说的，又满胀又疼，象里实，他又给吃泻药了，也不对头，所以他这个服桂枝汤，或又吃了泻药了，他这个症状一点变，仍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，微痛，小便不利者”，他才用这个方剂。

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常遭遇，他如果里有停水，就是小便不利呀，影响表不解，那么里头胀满呢，你泻下也不行，非利小尿不可。这一段就说明这个问题，他由于小便不利，水不下行，他这个里边呀，他这个是古人的临床经验看出来，里气闭塞，他表不会通透的，所以非利小便不可。你无论是发汗，越发汗越坏，发汗激动里边的水，那辩证多端呀。那么下也不行，所以这里发汗呀或者下之呀，他这个病是永远不变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有表证是有表证，你要兼利小便。他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”，他肯定这是表证。所以他用这个桂枝汤去芍药。这个芍药这个药呀，我们头前讲这个桂枝去芍药，他脉促胸满，他气上冲的厉害，这个芍药不对头的，他要去芍药。那么这个小便不利呀，常由气上冲造成的。这个气往上冲，它诱导这个小便不往下行，所以利尿药里常搁桂枝。你要把桂枝去了，这个五苓散都有桂枝，什么苓桂术甘汤呀。

那么去芍药是对的，因为他这个还有表证，所以还用桂枝汤。本来是个中风证，所以不汗出，就是因为要通小便，是小便不利的关系。如果这个人小便要是利，肯定他上边这个不会“心下满，微痛”，他就是桂枝汤证。由于小便不利，影响汗不出，那么他气上冲的厉害，所以“心下满，微痛”，他这个水往上不往下，那么表证仍然存在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”，主要原因就是小便不利。所以他用桂枝汤把芍药去了加白术茯苓以利小便。小便一利，这个桂枝汤就发生作用了，表就解了，他是这么一个情形。

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这一点，比如说一个感冒，那随便吃点发汗药就可以了，但是他要是明显的小便不利，身上发烧等等的，你要不利小便，他这个表绝对不会解的。那么他该用哪一个解表药还要用，但是非加利尿药不可，治这个小便不利才行的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。这个书里头后头有的是，就由于里有停饮，不兼去饮，这个表是解不了。下更不行了，后头很多，我们随时解释这个例子。那么这个方子呢，就是桂枝汤去芍药加白术茯苓，白术茯苓这两个药都是利小便，利小便，这个利尿药呀也不都是一样。你象这个白术呀、苍术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药他是温性药，偏于治胃停水，所以“心下满，微痛”。这个茯苓这个药呀性最平，那么他这个也是胃有停水，但是他利小便很有力量。胃要是没有停水，这个术要少用。他这个温性，咱们后世也说这个白术也健脾吗。他这个健脾啊，胃里头如果有停水时他有好处。要是胃没有停水呀，是有坏处，没有好处。他这个性温，他这个刺激这个胃呀很容易充血，起码要达到发炎呀冲血呀这种情况。所以咱们看见这个胃虚呀，就用点术吧（这是不完全正确的），可是（要注意）胃要是没有停水，这个术是不要用的，他主要是要利小便。这个临床应用上有，我们随时解释。这个茯苓这个药呀，在水气里有个一种神经官能证用的机会多，象心跳呀，或者是烦燥呀，所以也治失眠。失眠咱们像是这个酸枣仁汤，搁茯神，茯神茯苓这个作用是一样的。

总而言之，茯苓在利尿的过程中，他有治神经官能证的机会多。这个白术呀也是利尿的药，但是他健胃的作用多，健胃的作用限制于胃有停水。所以我们平时用药呀也不要把他搞错了，这个人小便不利，他胃不但没有停水，上边还有热，这个白术这个药是不能用的，你看猪苓汤就没有的。

第29条

伤寒脉浮，自汗出，小便数，心烦，微恶寒，脚挛急，反与桂枝汤，欲攻其表，此误也。得之便厥，咽中干，烦燥吐逆者，作甘草干姜汤与之，以复其阳；若厥愈、足温者，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，其脚即伸；若胃气不和，谵语者，少与调胃承气汤；若重发汗，复加烧针者，四逆汤主之。

这段是个大段。

“伤寒脉浮，自汗出，小便数，心烦，微恶寒，脚挛急，反与桂枝汤，欲攻其表，此误也”。这是头一段，你看他开始就搁个伤寒，伤寒他应该脉浮紧，无汗，反自汗出，这说明他是亡津液了，小便又数，即自汗出小便又数，他这个书说小便数就是小便吃紧呀，就是频数。这个可以与上边参着看，小便不利影响自汗出，本来是桂枝汤证，他变成无汗了。那么这个小便数，它影响自汗出，虽然是伤寒，他小便数，他也汗出，他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内，这个书上没有明说。这个小便数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大概是胃虚。咱们后世这个医书里有呀，所谓上虚不能治下，这是用五行的方法解释了，胃属土嘛，土虚不能治水。其实这个有道理，这个胃气虚衰，人身上哪里都虚衰。就是虚脱那个样子，脱水那个样子，小便失去收摄，那主要是因为上边胃虚。他这个伤寒本来是应该无汗，由于津液大量亡失，既自汗出又小便数，所致津液竭于内，后边讲阳明病就知道了。“自汗出”，汗出多为太过。伤寒没有汗，发汗，发汗使汗出多，也为太过。太过者，阳竭于里，阳也指的津液了，那大便要干，咱们说的脾约证就是这类的。他这种脾约他不要紧，他是虚证，就是虽然十日无大便，无所苦也。所以这个脾约证你不能吃承气汤了，只能吃些麻仁滋脾什么的。他这个病呀就类似这个情况，他的津液不守，一方面汗自出，一方面小便频数。“心烦”呀，有点胃不和的情景了。“微恶寒”，你看他搁个“微恶寒”，这个“微恶寒”呀，他说明这个，他虽然冠个伤寒，这个表要解，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恶寒是太阳病的一个主要征候，所以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，“而恶寒”要加重这个恶寒。如果这个表征，这个恶寒很轻很轻的了，这个表要罢。但是这个心烦，这个里热要升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因为津液丧失。或者此无阳也，不可发汗，这个更不可发汗，所以他说，“反与桂枝汤，欲攻其表”。这时候你再攻表，再让它丧失津液，“此误也”，这是治疗的错误啊。这是头一段。

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重视，这个小便数啊，凡是应该发汗的病，小便数绝不可以发汗。这个在《金匮要略》里的《水气篇》他讲过。像我们方才讲越婢汤中的那个风水，是水气在表，都可汗出。惟独小便数者，他有这么一段，他说：“渴而下利，小便数者，皆不可发汗”，这个要注意。这个小便数呀，大概都是里即虚而津液不守，你再发汗再亡失津液，这个发汗最亡失津液了，这是逆治。那么，他这段也就是说明这一点。自汗出虽然像桂枝汤证，脉又浮，但是小便数，这个津液亡失以至脚挛急，而且表证轻微之极了，微恶寒而已呀，这个病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书上后面有，就应该这个时候吃芍药甘草汤，先治脚挛急观察观察，你看看这里头一点热都没提，他也不发热不什么的，你吃哪路桂枝汤啊，所以根本就是错误。“得之便厥，咽中干，烦燥吐逆者，作甘草干姜汤与之，以复其阳”，这是第二段。

这个药用对了病人好的挺慢，用错了他立竿见影，马上就给你个样看看。不应该吃桂枝汤给吃了桂枝汤，吃了桂枝汤马上四肢逆冷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？津液再亡失，同时这个胃也虚，这个津液达不到四末，这个手脚离心脏都远呐，所以血液、津液达不到这个地方了，他就凉，这个在内经上有了，它说：“脾为胃行津液”，到脚上脚上能行，到手上手上能握。那么这个因为发汗津液亡失的太厉害了，远处的地方啊，达不到，所以他厥冷。那么在上边也失去润泽，所以嗓子也干，烦躁，吐逆，胃也不和。烦躁，比心烦还加重了，原病只是心烦而已啊，这是又烦又躁，他不能安静，这都是胃不和的一种表现。而吐逆，这都是胃的关系了，这吐逆呀，这个病根本一开始胃就虚。胃虚不能治水嘛，所以小便数。那么，这种错误的治疗，更丧失津液，胃既有热，虚呀他胃里头还有些停水，所以为发汗药所刺激，他反倒吐逆，而且这个病还相当急迫，手脚逆冷，“得之便厥嘛。把这桂枝汤一吃了，马上这种情况，所以他说”甘草干姜汤与之“。这个甘草干姜汤以甘草为主了，这个甘草这味药头前咱们讲过了，它也能够养液，也能缓急迫。那么，这个病相当急迫了。这个干姜呢，干姜甘草搁到一起，就是健胃，治呕，它这不是吐逆嘛。我们这个理中汤什么的都是由这个甘草干姜汤上来的。甘草、干姜再加人参、白术就是理中汤啊。

四逆汤也是啊甘草、干姜加附子就是四逆汤。那么吃甘草干姜汤干什么呢？以复其阳，这个以复其阳啊是复津液，这个不是让他再发热，他根本就热了，他这个时候胃太虚又有热，你主要得恢复胃气，他这个甘草、干姜啊他是温中、健胃、缓紧迫的这么一种药，但是干姜用的量非常轻，这跟我们头前白虎加人参中讲的人参健胃生津液是一个道理。这个时候胃要是不恢复，这个津液是不会恢复的，所以他用甘草干姜来治疗。这个病我想要用专讲滋阴救逆的这种办法一吃一个死，一看这个人，咽比较干，就是津液太虚了，用点滋阴药，这个不行，他这个胃根本是不好的，也只能够恢复胃气才能够生津嘛，同时用大量的甘草也是大有道理的。”以复其阳“不是复其热，这个”阳“和我们头前说的津液是一致的。胃气恢复，津液充畅，这个四肢自然就温了。”若厥愈、足温者，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，其脚即伸“。他若吃了甘草干姜汤，当然呕逆、烦躁都止了。那么“厥愈、足温”，四肢也不厥了，他津液一达到四肢他自然就不厥了，也不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脚挛急没好啊，“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”，这个芍药啊它是个治挛急的，肚子急痛，小建中汤就是加芍药了，在桂枝汤里都是大量的用芍药再加上饴糖啊。这个芍药就治挛急，拘急痛，咱们说少腹急痛，那也是芍药证。那么其他的部位发拘挛呢？芍药也治。那么再给他芍药甘草汤，缓他这个挛急，其叫即伸。我说开始就应该吃这个药，开始他这个就是亡失津液，那么由于已经到了脚挛急的这个情形。这个芍药甘草汤这芍药这个药啊，它是苦而微寒的这么一味药，它也能够对这个，我们桂枝汤里搁芍药，它与甘药合之它也是养液的。那么开始用这个药就没有这个乱子了，这个时候啊更作芍药甘草汤，吃这个药他脚就好了。底下这个看出这个病是有热了，“若胃气不和，谵语者，少与调胃承气汤”。他这个里边的胃不和不是个重要的，实际上开始心烦，他就是小便数，他是虚，这个不是阳明实结的那个厉害，经过上边的这种治疗，甘草干姜汤、芍药甘草汤之后一切病都好了。这个人呐还有说胡话，胃气不和，谵语，这个你也不要多用调胃承气汤，只能少少用，以调其胃气就好了，所以“少与调胃承气汤”。这个用药啊，不是说一个方子怎么样，以量来调治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比如我们遇到一个病，头前那几个方子都是啊，你像麻黄各半汤啊，才刚讲的桂枝二越婢一汤啊，这种表邪非常轻，你不要用大剂药，少少给一点。那么这个调胃承气汤，虽然是一个整个方子，要少少给他一点就行，这就是调其量以适应这个疾病。这也是一个方法，不能说我们开个调胃承气汤让你整个还是一回吃那些，那他人就受不了了，他这里头不是那个实法，虽然谵语，谵语大便就干了，这个大便干是由于亡津液，不要那么攻，所以他说“少与调胃承气汤”。底下这个他是反过来说的，他说假若“重发汗”，就是说咱们给吃这个桂枝汤了，这是假若，没有这么糊涂的大夫，又自汗出，又小便数，还给人吃麻黄汤，他是假设说的，假设这个病，他是亡失津液，这是个主要的，你还大发其汗，而又加烧针迫急其汗，这个出汗也最轻了，拿烧针刺激他发大汗。要是这么来呀，这个病它也要四肢逆厥的，但是那不是甘草干姜汤能治疗的了，那非陷于阴证不可。这个虚极呀，就要从阳证转变为阴证了，阴寒重证了，那你非用四逆汤才能治疗呢。这个是个假设，后面这一段比这解释得好，我们把方剂再看一看，然后咱们再研究下面这一段。你们看看这个甘草干姜汤，甘草是四两，干姜才二两啊，这个干姜大概都用炮姜。这个四两啊，拿着这个十六两的秤，应该是四钱，啊，这个多了，这个药分一煎两剂，他煮取一升五合嘛，分温再服，匀两次，匀两次这个量就大了，古人一两合现在三钱，十六两秤，三四一十二，拿二除呢，还六钱啊，所以这甘草，拿十六两的枰啊就是六钱。那么干姜呢，它是为它（甘草）的一半了，那个六钱，干姜就是三钱了，他以甘草为君药，为主药的。这个甘草又缓急迫，配合这个（干姜），所以辛甘并用啊，它配合干姜又是温中健胃，所以他是主要地扶胃气，养津液，治这个四肢厥逆。四肢厥逆，没陷入阴证，陷入阴证非用附子不可，没到那个程度，所以用甘草干姜汤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再使他大虚，非陷于阴证不可，只是用甘草干姜汤还不行，你还得加附子，他说这个四逆汤啊就是这个。这个甘草干姜汤应用的机会也挺多，它也治小便数，你可知道，所以这个小便数呀，遗尿呀有用甘草干姜汤的机会，这就是说胃虚不能治下嘛，就是方才所说的这种情况。

这是个温中养液的药。芍药甘草汤，这个“白”字用不着，搁个“白”字当然也行了，旁的书上没有“白”字。芍药、甘草各四两，这个也是大量用甘草。芍药甘草汤应用的机会也挺多，它不止治脚挛急了，也治肚子疼。那么对于这个下肢软，它也治，所以古人把这个方剂啊又叫做“去杖汤”，去杖就是拐杖那个杖。脚，下肢软而无力，这个芍药甘草汤有治疗的机会。这个拘挛，我们这段讲的拘挛，拘挛更得用它了。下肢拘急，可以用芍药甘草汤。芍药主要是缓挛的，缓拘挛的。调胃承气汤，大黄、芒硝加甘草。你们看这个地方甘草的作用就知道了。咱们这三个承气汤啊，大承气汤是大黄、芒硝、厚朴、枳实；小承气汤没有芒硝，就是大黄、厚朴、枳实；调胃承气汤有大黄、芒硝，搁个甘草，所以甘草这个药对胃是有好处的。大黄、芒硝本来是泻下非常有力了，那么搁上甘草叫调胃，所以这个甘草看起来呀，起码有护胃的作用，保护胃的作用。就像我们讲的白虎汤（的粳米）是一样的，它是甘味的一种粘滑药，所以这个泻下它不重，你要配合厚朴、枳实呀，就是不搁芒硝，这个泻下也挺重，小承气汤也比调胃承气汤重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看它（小承气汤）没有甘草，所以古人这个配伍啊从这个方剂中咱们也可以理解。

甘草呢，据说也没有那么大作用，但在临床上确实（作用很大），所以咱们少气呀什么的都要用甘草，也许与它这种缓急迫作用也有关系，从急迫证候也可以解释得通的。你看挛急也是的，脚，本来平常没有这个病啊，冷丁就是由于丧失津液，脚发挛急，这也是一种急迫证候，所以搁个芍药甘草汤，这个甘草同芍药量是一边大的，现在我们用都是六钱了，都是18克了。在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体会这个，这个甘草啊，小便数用它是对的，大量用也可以的。如果这个人有浮肿，这个甘草啊影响小便不利，你看依着这个前后这个病啊，都挺适应的，这个病主要根源就是小便数，他本来是太阳伤寒，不应该出汗，由于胃虚不能治水，所以小便频数，影响他汗出，这个小便数在这一段是个主要的证候。这几个方剂都治小便数，甘草干姜汤也是的，这个小便失禁呐、遗尿啊，这个甘草干姜汤都起作用。我们后头还要讲这个苓姜术甘汤，就是甘草、干姜，再加上苓术，这个也治腰痛，治遗尿，都有用的机会。这个芍药甘草汤也大量用甘草，所以甘草不利于浮肿啊，要是浮肿啊，用甘草要加小心，影响到小便不利，更使水没有出路了。他由于小便数呢，这个甘草要用。但这个病都好了，他和那开始都一样，就由于心烦，微恶寒，表欲解，而阳明有内结的情形，他多少地有点谵语不愈呀可以给调胃承气汤。那么后头这个四逆汤是假设的，没有那么治的，假设你要是那么治了，那就变成一个阴寒的一种四肢厥冷了，那非用四逆汤不可。

四逆汤就是甘草干姜汤加附子，在这药量都轻了，不像上边用得重。四逆汤在后头三阴篇当中单独讲得最多了。这个干姜与附子搁在一起呀，温里的作用就大得多了。附子这个药啊偏于治下，像这个下利呀，那么它是温下元的，后世说它是入肾了，那也是根据部位上说的了，它是偏于治下。这个干姜偏于治上，所以呕吐什么都要用姜，不用附子。可是这两个药搁在一起呢，是彻上彻下，无处不温，所以这个四逆汤必须把这个干姜和附子搁在一起。那么古人也有这么说的，说这个附子啊，有了干姜，它才真热。那么就是这两个药配伍起来，这个温中回阳的作用才特别大，所以在三阴篇里头对这个四逆汤我们要着重讲的，现在理解到这就行了。在这一段，也不是用它来主要进行治疗。下边这一段，这个前后啊，又是像一节，又不像，但是后边的我认为解释得好，后边呢就把这个四逆汤抹去了。

第30条

问曰：证象阳旦，按法治之而增剧，厥逆，咽中干，两胫拘急而谵语。师曰：言夜半手足当温，两脚当伸。后如师言。何以知此？答曰：寸口脉浮而大，浮为风，大为虚，风则生微热，虚则两腔挛，病形象桂枝，因加附子参其间，增桂令汗出，附子温经，亡阳故也。厥逆，咽中干，烦躁，阳明内结，谵语烦乱，更饮甘草干姜汤。夜半阳气还，两足当热，胫尚微拘急，重与芍药甘草汤，尔乃胫伸。以承气汤微溏，则止其谵语，故知病可愈。

这个 30 条，问曰：证象阳旦，按法治之而增剧，厥逆，咽中干，两胫拘急而谵语。师曰：言夜半手足当温，两脚当伸。后如师言。何以知此？这是一段，这是故意设一个问答，他解释前边这个问题，这个阳旦啊，桂枝汤的别名叫阳旦汤。他是根据那个证候像阳旦，像桂枝汤，那么按法治之呢不但不好，而且增剧，变成“厥逆，咽中干，两胫拘急而谵语”。两胫拘急他根本就有的了，脚挛急呀，而人也说胡话。这个呀，我们上边他是搁个，若胃气不和谵语，他是搁后头了，这个可见，开始就是经过服过桂枝汤之后，这个谵语就发生了。这一段是这个样。那么当时呀，就是这个先生这么说的，说到夜半啊，手足当温，两脚当伸。那么后的结果呢，同这个先生说的话是一样的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他底下就是解答了。“答曰：寸口脉浮而大，浮为风，大为虚，风则生微热，虚则两胫挛，病形像桂枝，因加附子参其间，增桂令汗出，附子温经，亡阳故也”。它这个病开始呀它就是个虚证，他说寸口脉浮而大，我们这个前一段只说浮了，这个浮大其外，而内里头它是没有的啊。作为浮，他是有外感了，他说浮为风，大为虚。这个大脉呀，如果这个脉大，按着里头滑，那是实热了，是啊，脉大。它这个里头当然不是了，不禁按，所以说大为虚。那么呢有了外感了，他当然身微热。那么由于虚呢，指什么虚呀，就是津液虚嘛，两胫发挛。这个病形啊由于这个脉浮、汗出，像桂枝，因加附子参其间。那么就是由于他这个汗特别多呀，头前不有一个吗，说太阳病发汗，遂漏不止，有那么一节，他就也因为那一节，他说桂枝汤他这个津液太虚呀，唉，用桂枝加附子，就是用桂枝加附子汤。那么又把这桂呀也增加了，好解其表，他这都是错的，附子温经，亡阳故也。这个桂枝配合附子，这个附子本来它是一个温经药了，那么再增桂，那更令汗出了，那更使之亡阳了，亡阳就亡津液了，所以他才变成“厥逆，咽中干，烦躁，阳明内结”。

阳明内结就是由于津液丧失太多，内里结实了，就实在的实啊，所以他谵语烦乱。那么，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使甘草干姜汤。甘草干姜汤在这里头它是简说的，没说呕吐啊。那么虽然他说是个阳明内结，谵语烦乱，他主要由于虚啊，这个虚，津液特别虚，使的胃不和，那么这个时候还是救津液要紧的，讲阳明篇就有了。我方才所说这个，就是这个脾约了，他古人说脾约什么意思啊？古人他是这么看的，脾为胃行津液，说胃呀光消化了，这个津液往外送啊它没这个本事，它得脾（帮助）。那么如果胃里头啊，没有津液可输送了，所以这个脾呀受了制约了，古人这么看的，这个看法当然是不一定对了，现在我们也不必这么理解，它就是由于津液丧失太多而胃里干，这个你不要先治胃，你还是要想法子调胃而滋津液，所以他用甘草干姜汤，这个谵语都得管。那么吃了这个药之后呢，夜半阳气还了，这个两足应该温了，这个“夜半阳气还”这句话呀也要不得，这古人的看法这都是，古人认为呀，一过了这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（音频丢失）。不到夜半，你白天吃了这个药也一样好病，两足当热。那么但是这个津液还没完全恢复啊，只是把这个四肢厥冷治了。“胫尚微拘急，重与芍药甘草汤，尔乃胫伸”。吃完芍药甘草汤之后，“尔乃”就是不久，这个脚就好了。那么这时候这个谵语烦乱不止啊，这时候你再稍用调胃承气汤，以承气汤微溏，这与头前那个“少与”一样的意思，微微地呢大便稍稀一点，你别让他大泻下，则止其谵语，那谵语就好了。他说由于上边的这个我的看法都正确，所以这个病它是可以好的。这一段它说明呢，比上一段说明得好，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出来，小便数，桂枝汤吃不得，桂枝加附子（汤）也吃不得，所以凡是小便数，决不可发汗。这个在临床上啊也常遭遇的事情，所以这个问病啊非详细不可，你说人闹感冒，他是憋不住尿，那么频数地很，你就这个我们常遇到，他也有感冒也有泌尿系感染这类的病，拿现在病名说，小便非常频数，你先不要治感冒，你先治小便频数就好了。你先给他吃猪苓汤，你就先别管他那感冒。你先要是发汗啊，那非越来越坏。他这个丧失津液，你再发汗就是一个大忌。

至于它这两段，也都针对桂枝汤讲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辨证啊，不能片面看问题。这个桂枝汤，它是治发热汗出的，但是还有旁的证候，你都得全面看问题，你不能一遇到这个发热汗出你就用桂枝汤，这也是往往治成错误的。所以他有个小便数，造成这个自汗出，虽然脉浮，你也不能用桂枝汤，尤其他要是有了这个明显地这个津液竭于里的一种反应，那你更不能用了。你像这个脚挛急呀，心烦啊，这里它已经由于津液的枯燥，他胃不和都已经有了嘛，你还给人家攻表那还行了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病啊搁在我们现在看，你比如咱们在临床上遇到这个病，那么脚挛急先就应该使芍药甘草汤。要是不好呢？不好这个病啊，有用这个，你像咱们后头就要讲了，像用这个你看桂枝汤加芍药加人参，有用这个机会，他要有表证仍不解，那个它是治里虚的。也有用白虎加人参（汤）的，病人如果他要渴呢？他里头热相当盛了，你白虎加人参（汤），这个石膏啊也治小便数啊，也治自汗出。所以张仲景他为什么在头前他不给你明说呢？他不注重这个。那么我们关于这些的方剂的治疗在后头都有的，所以在这一节呀后世的医家也都说应该用什么，大家直打架。他这个有很多，它就是在一个可戒之点就是不能够发汗，它主要的这个，讲这节的这个用意，不是说这个证候应该用什么药，还没讲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这一段的前后看，当然是以吃芍药甘草汤为最好了。芍药甘草汤也能治小便数，也能够所谓育阴生津啊这个，他有甘草这个药嘛。那么，这个是比较正确的。但是张仲景这个书不注重这一点，他注重后头。他这一点提出来的最好，你像甘草干姜汤。

那么这里这个津液虚，是由于胃的关系。这个时候你不理胃呀，你光滋阴，越滋阴这个胃越坏。咱们滋阴都用生地、麦冬这类药了，你越滋阴，尤其生地，它碍胃的。胃越不好，津液不会生的，哪来呢？他明明是由于胃虚，尤其治误了马上就吐，那你再使生地，他不更吐了，所以这个治病啊，不是只凭脑子想，你最终还要从现实证候上看问题，所以中医这个辨证啊是很有道理的。你不能片面看问题，更不能主观。那么这一段他讲得较比好，明明是津液大虚，他用甘草干姜汤，这在后世上数不尽的，尤其《医宗金鉴》上也说，他说这个津液虚，还用辛甘药。其实这个辛甘药用得是对的，你得看什么时候，你比如咱们常说甘温除大热。甘温除大热不是说遇到大热就用甘温，这是错的，可是有一种需要甘温来解大热的，你非用甘温不可。你比如桂枝汤就是呀，咱们这个桂枝汤讲不少了，后头还有。是桂枝汤没有不发热的，可它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脉必须弱，人必须有津液丧失的这种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它，那是百试百验。随便一个大热，你像白虎汤证也是，你像大青龙汤证也是，那个他脉浮紧而无汗，你吃上桂枝汤就坏了。所以“以甘温除大热”这句话就是有毛病，它得遇到它这个适应证，是应该以甘温除热的这种大热，你用它就是对了，否则就是害人。你比如说甘草干姜汤，它能够治这个津液虚衰的这种厥逆，你可不能遇到厥逆就用甘草干姜汤，那也是不行的。他又呕吐，这明明是胃的关系嘛。烦躁，他一现就现这个急迫的情况，你用甘草干姜汤就对了，而且这个原病小便数始终存在，你可知道，他又小便数，你用它不是蛮好嘛。所以中医这个辨证啊，尤其这个书，那严得很，不像咱们随便，（大）原则上地看个问题，就来自己想方子用药是不行的。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了。

第二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

第31条

太阳病，项背强几几，无汗，恶风，葛根汤主之。

这个项背拘急，这个“几几”是一个状词。这就是脖子（头颈）全身左右运转不自由，项背拘急的历害。这个字本来是形容小鸟学飞的时候，羽毛未丰呢，他飞不起来，伸着脑袋那个样子。就叫“几几”那个形状。那么太阳病就是头项强痛而恶寒，就是这一类的太阳病，如果项背强有“几几”的样子，无汗恶风，葛根汤主之。他这个方剂，就是桂枝汤加麻黄加葛根。本来他是个桂枝汤证，所以他恶风呢。我们用这个方剂的时侯也这样子，他这个恶寒特别历害，恶寒特别历害当然他也是恶风了。由于他没有汗所以他加麻黄，由于他项背强加葛根，它就是这么一个方剂。

那么这一段和前面那一段回头一看就知道了，那个讲的“太阳病，项背强几几，反汗出，恶风者”，就根据这一条，这本来是葛根汤证，葛根汤证应该“项背强几几，无汗恶风，这是葛根汤证。那个呢他不是用葛根汤，他用桂枝汤加葛根，那么桂枝汤它是发热汗出恶风。那么他那个”项背强几几“呢，就”项背强几几“来讲应该是葛根汤证。可是葛根汤证呢，他是无汗恶风，所以那一条啊搁个”反“字。他这个”反“字啊就为这两个方剂的一个鉴别点，所以他这个文字啊，我们上次讲也提到了，随便一个字都不是轻易用的，他每一个字啊都是有所指的。

那么，这个葛根汤这个方剂啊，也属于一个解表方剂。你在临床应用呢，你看他特别提出恶风、恶寒的特别历害，而且葛根这个药它是解肌，这个肌肉，尤其在这个颈背部发痉挛，这个葛根是有特效。这个肌肉痉挛就是肌不和了，肌不和原因有很多，有的由于热，这个热伤津液嘛，津液枯燥，这个组织营养失调发痉挛，也有由于这个热。那么葛根这个药呢，他是一个专务解肌（的药），它治那个肌肉痉挛。那么冲整个这个方剂啊，它（肌不和）是由于停湿停水的关系，这个湿也能够使肌肉发痉挛。因为他用的是麻黄汤，这个麻黄他就能够使之发汗驱水气，那么配合葛根呢，他又能够解肌，所以这个”项背强几几“啊他是可以好的，他是从这个方剂讲。

在《金匮要略》有一种痉病，痉病就是这个项背强达到高度了，不光是项背强了，全身都往后使劲了，这个拘急的相当历害了，那个就叫做痉。这个痉病里头也有用葛根汤的机会，他得现太阳病，因为这个方剂是太阳病的一个发汗剂。那么这个方剂最常用了，我们在临床上啊无论是感冒啊或者流感啊，没有汗这个人恶寒特别历害。那个项背强啊，有的他就不明显，有的非常明显，无论明显不明显，要是无汗特别恶寒，有考虑用葛根汤的机会。那么这个方剂呢，就很清楚了，刚才我讲了，它是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入葛根麻黄，我们上面那个桂枝加葛根汤没有麻黄，那个是有汗出，这个是没有汗。

第32条

太阳与阳明合病者，必自下利，葛根汤主之。

葛根汤的应用不止是（上条）这么一个狭窄的问题，（这一条）就把它的面扩展了。他这个“必自下利”是个倒装句，他本来应该这个样子来看：“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必自下利者，葛根汤主之”。这个太阳阳明合病不一定下利，如果他下利的话，可以用葛根汤主之。而且这种下利不是因为吃药得的，他是自下利。

那么怎么叫做阳明合病呢？它是同时发作的太阳病，而又有下利，下利属于里呀，这个里就是胃肠之里呀。那么胃肠之里，阳性证就是阳明病，阴性证就是太阴病。那么这个他用葛根汤了，他是一种阳性证。他所以叫作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就是这个里阳证与这个表阳证同时发作。那么，在这个书里头他有两个合病与并病的分析。就是表病与里病同时发作，这叫作合病。如果先有表，由表传里，表没罢，里病也生了，这叫作并病，就是前一个病并到后一个病而发病，那就是并病。同时发作的那就是合病，这个是同时发作，就是说他既有表证又有下利的里证，所以他叫作太阳阳明合病。那么这种合病也是变化多端呀，如果自下利，这个用葛根汤主之。这个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在临床上这是常遭遇。这个下利是一个病，这个下利以太阳里反应出来了，说明这个病有从表解的机会啊。

所以中医讲辩证呀，不是我们说用葛根汤就治下利，我们不要这样看，他是下利而现表证的话，如果无汗，可以用葛根汤。他这个病呀，我们头前讲太阳病，这个病，这种机制，在生理上抗御疾病的机制大致从表解。欲汗而不得汗，所以才发生太阳病，古人管他叫合病，其实就是表证。为什么用葛根汤呢？葛根这个药呀，我们方才讲一面，有解肌的作用，同时它有治下利的作用。那么当然是，你用其它的发汗剂就是不如葛根了，因为葛根同时有作用于下利，这个病在临床上很常见的。以发汗的法子治下利，用近代医学解释它解释不了，西医认为用发汗治下利很奇怪。他也不是随便用，要下利而有表证，要现无汗的话，大概葛根汤。要是有汗呢？大概是用桂枝汤了，我们后头有，所谓“太阴病脉浮者可以发汗，宜桂枝汤”，跟这个可以同时互参，我们讲到那时再说吧，现在不要说的太多了。那么这一段呀，主要讲的是这个下利而现太阳病的话，宜发汗为主治，用葛跟汤，古人管他叫作太阳阳明合病。这个“必自下利”呀，不要这样来理解，说太阳阳明合病一律得下利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这第二段，他自己就说了。

第33条

太阳与阳明合病，不下利，但呕者，葛根加半夏汤主之。

他说个不下利，所以上面那个“必自下利”，那就是不对头了，不是吗？他是个倒装句，是“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者”，这才能用葛根汤。所以下一段他这个就又说了，这个葛根汤呀他还可以加味，也是表里同时有病呀，但是他不是下利，而是“但呕”，呕就是呕吐。那么这个用葛根汤呢，就得加半夏，半夏治呕。当然这个呕也是以表证出现，以太阳病出现，也就是和我们解释上一段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病呀打算从表解。

古人把这个呕也看作里边，属阳明，所以也说是太阳阳明合病。那么我们通过临床的实践证明，这个葛根汤加半夏不止治这个太阳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，如果也下利也呕怎么办呢？也用这个，也行的。因为这个葛根汤呀，他就治下利而现太阳，同时如果有呕，加半夏就行了，根据这个加减的规律，也可以这么样子理解，事实呢也确实是这样的。

那么另一个问题呢，我们也应该注意，这个葛根汤不是治下利嘛，不过葛根这个药呀，他这个方剂是用他为主呀，量也大。这个葛根呀是一个寒性的，它是甘寒，所以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上说它：“治身大热，消渴”，它起这个作用的。这个药于胃不这么合适，我们平时用葛根汤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胃不好，你也要加半夏，这个半夏能够去水，这个胃虚爱停水的，同时它是与甘药一起发挥健胃作用，所以我们用葛根汤的时候就要这一点。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呕，他这个胃不好，食欲不好，也要加半夏，这个是我们在临床实际应用的时候要知道的这种问题。

那么这个葛根汤加半夏的煎服法根上面的葛根汤是一样，我们凡是有麻黄要煎的话，都是要先煮麻黄，这个葛根这个药同样先煮的，因为葛根这个药它不好在水里溶解的，所以同时与麻黄一起煎，然后把上头的沫撇出去，然后再加旁的药，凡是用麻黄都是要注意这一点。这个方剂就不用细解释了，知道葛根汤了，这个葛根加半夏是个加味的办法了，半夏治呕咱们都知道，所以葛根加半夏呢，就是这个葛根汤证而呕者，我们这个样子来领会这个方剂的应用就可以了。

第34条

太阳病，桂枝证，医反下之，利遂不止，脉促者，表未解也。喘而汗出者，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。

这个太阳病呀，本来是桂枝证，你看这个书，它提出个桂枝证，桂枝证是什么呢？桂枝汤证。所以这个书里头呀，这一个方剂的应用，他有他一定的适用范围。这就是某个方剂的适应证，就叫做某方剂之证，他简言之，比如桂枝汤证就是桂枝汤的适应证。什么适应证？我们头前讲了，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这类病就是应该用桂枝汤。这个太阳病呀，他本来是桂枝汤证，就是发热、汗出，恶风这类的太阳病，那么治病的这个大夫呀，他不知用桂枝汤，而反用下法，给吃泻药，这错了。一吃泻药呀，他里边本来没病，一吃泻药呀里边就虚了，那么这个外边这个外邪乘虚就进里头去了，所以就发生“利遂不止”。这个外邪呀就是热邪呀，古人管这个叫协热利。协同下药，这个热协同下药而做下利不止，这叫协热利。那么他这个是误治造成的了，由于误治不但造成协热利，利遂不止，同时呢这个表也没解，所以这个脉促。

脉促咱们讲过了，这个寸脉浮，这个《金匮要略》上有，脉浮在前，其病在表呀。这个表证的时候，关以前的脉是要浮的。所以这个促脉呀，咱们上次讲了，他又迫近于上又迫近于外，就是寸脉独浮这么一种脉。那么现在这个脉促，这证明表还没解。他误治了，本来应该用桂枝汤汗以解之，这个大夫给吃泻药，一方面引邪入里而下利不止，另一方面表也未解，所以脉现促。

“喘而汗出者”，这个表里俱热呀，这个热呀，凡是热都往上，热涌于上，所以他人要喘。这个汗出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里头热也使他出汗，根本桂枝汤证就没解，也是出汗。那么这要怎么治呢？用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。我们方才说了，这个葛根这个药呀有治下利的作用，同时你大量用也解表，解表解肌嘛，那么，这个由于里边的热，所以。。。。。。。（音频缺失）。这个是补胃的一个收敛药，它有治下利的作用，那么葛根配合这个黄芩黄连呢，一方面去热，一方面治利。这个黄芩黄连咱们常用啊，治下利用苦寒药只要是热利就行，像白头翁汤啊，这都是用苦寒。

可是苦寒药不全治下利，栀子就不行，所以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秦皮、白头翁这类的它都有收敛的作用，所以它能够治下利。那么栀子，大黄更不行了，那也是苦寒的药了，所以苦寒药咱们也得分析。那么这个方子，它一方面用葛根，大量用解肌解表，一方面伍以黄芩黄连来治邪热下利，那么这甘草呢，咱们常说它是调百味，其实它也起作用，它治急迫，你们看看这个症急迫不，“下利不止，喘而汗出”，都有急迫的症状，这个病现急迫之情，这个时候都用甘草，急迫啊。所以这个方剂，表不解，里有热，下利不止，它这个有里热，是热它往上，所以它反而汗出。那么这个方剂，也很好理解，它以葛根为主药，葛根伍以甘草，它是解肌、解表；伍以黄芩、黄连而治邪热下利。那么葛根也要先煮，但是不用去沫子。麻黄去沫子是因为麻黄这味药这个沫子啊，有点副作用，上面这个沫子，使人头晕，所以用麻黄的时候要去沫子。葛根这个药呢，溶解于水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所以它先煮。这个方剂在一般治痢疾的时候，要有表证不可以用葛根汤，这种下利有用葛根芩连加甘草的机会，尤其是小儿痢疾的时候用这个方子的机会挺多。这葛根用少了，它不起解表作用的。

第35条

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身疼，腰痛，骨节疼痛，恶风，无汗而喘者，麻黄汤主之。

那么，到这就开始学习麻黄汤的应用了。那么这太阳病，无汗，它与这个桂枝汤证啊，就是一个有汗无汗的关系，它也发热，头痛发热和桂枝汤是一样的。它就因为无汗，体表的水份相当的多，由于水份多，这个热也重。那么对身上的压迫，对神经的这个刺激呀是无处不疼啊，所以“身疼，腰痛，骨节疼痛”，是无处不疼。那么桂枝汤证它疼不疼呢？也疼，但是轻。桂枝汤证出了一部分汗，排出去一部分，对外边的水份的压迫也轻，存在的毒素也比较的少，所以它疼不这么重，而且也不上波及到肺，它也不喘。这麻黄汤就不然了，它一点汗也没有，所以麻黄汤它脉紧呐，这个脉紧就是血管里有充分的液体呀，就是水份，咱们叫津液，那么它这个不但到处疼，而且它必要波及于肺的，所以“恶风，无汗而喘”。

那么就由于我们人体表啊也排泄废物啊，它这个一点也不汗出，应该由体表排泄的废物啊，都担负到肺上了，所以肺受废物毒素的刺激，它是要喘的，所以古人用麻黄汤治喘呐很有点道理，但是要没有表证这个喘古人不用麻黄的。不像这西医，一遇到喘的就爱用麻黄素，中医不是的，中医得讲辨证嘛。它无汗而喘，有太阳病的征候的话，那你用麻黄汤就对了。这个麻黄汤这个药非常简单，麻黄这个药配伍桂枝啊，发汗相当的厉害，那么配合杏仁呢，它定喘，这个杏仁咱们都知道了，起下气定喘的作用，这个甘草呢也缓急迫，喘病本身就是急迫的征候啊，那么尤其这个疼，身上无处不疼，这个甘草也缓痛啊。那么这个方子就是太阳病，要是也发热，头痛，身疼，骨节疼痛，没有汗而喘”的话，这样的太阳病，必须要用麻黄汤，这与前面的桂枝汤是截然不一样的。咱们一般说呢，桂枝汤叫表虚证，是阳虚，阳证中的虚证，那么麻黄汤呢，叫表实证。这个麻黄汤的煎服法，也是要先煎麻黄，把上沫子去了，煮这么一两沸就行，然后把旁的药搁里头再煮。这个发汗相当有力量了，不像桂枝汤。

第36条

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喘而胸满者，不可下，宜麻黄汤。

你看看这个也是太阳与阳明合病，不一定下利吧，要冲那句话：“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必下利”，所以这个“必下利”是个倒装句，我也不敢在那一段上就说它是倒装句，就因为看全书。这个要是“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必下利”，这个也不会不下利，它不是，可见那个“必下利”是个倒装句。所以读这个古人书啊，光在片段上看问题就是不对的，所谓断章取义嘛，你要整个看它就不是了。这个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就是太阳病和这个满，咱们阳明篇没讲呐，阳明篇就是胃家实嘛，当然是腹满，那么这个是胸满，或者他有大便干燥，这两种病也同时发作的，所以它也叫合病，不过它另有用意呀，等我讲完了。

“喘而胸满者”，太阳病有喘，阳明病也有喘啊，阳明病这个喘呐，它由下及上，比如说胃里头实的厉害，大便不通，胃要是实，实就是停蓄东西多了，讲阳明篇有得是了，所谓宿食这一类的，它往上压迫，胃要是满了它不往上压迫嘛。压迫哪呢？横膈膜，人这个呼吸，肺是这么呼吸，横膈膜上下配合的，你要一吸气，横膈膜它往下，一呼气，横膈膜往上，肺一张一闭它与这个相配合的。那么如果底下顶上了，它吸不了气了，横膈膜往下压不下去了，所以“腹满而喘”，这是阳明病，这我们后头有的，“腹满而喘”。

那么这个是“喘而胸满”，不是阳明病，它是由于喘，这个呼吸短促，使这个胸部的内压增高，这么造成的胸满。那么这个是由于表不解，气不得旁达，往上来，波及到肺这个喘，不可下。“喘而胸满”啊，是以喘为主，由喘而造成胸满的，不是腹满而造成这个喘的，这个与阳明病没有关系，可不要下，就是大便干，也不要吃泻药，“宜麻黄汤”，应该以麻黄汤来解表。那么这段搁个太阳阳明合病是有用意的，就让你鉴别这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喘啊是表里共有的一个病，这在临床上很重要啊，他由里实造成的喘，如果用麻黄汤发汗，越发越厉害，要由表造成的喘，你越下越坏。咱们头前讲很多了，这个表证吃泻药，不但表不解，而且引邪入内，这个变化更多了，那就造成坏病了。他就有这个用意，让你注意鉴别。这个麻黄汤证这个喘，是以喘为主，以满为客，由喘造成胸满，它可不是往下边去。这个里实证这个喘呢，它是先满，由腹满往上压迫而后喘。所以在临床上我们问病的时候必须搞清楚，看这个人喘来了，你随便给吃麻黄汤是不行，你得好好问问他，甚至于他喘，不但里边没有实证，而且大便还溏泻，你就更不能给吃承气汤了，当然是麻黄汤证，他这个书啊不是随便这么说。那么这一节看起来没有合病的问题，它就是满与喘同时发作，他特意给你搁个太阳阳明合病，就让你辨证的时候，要弄清究竟是太阳病之喘呢，还是阳明病之喘。认为太阳病之喘，也有喘而满，但是胸满。阳明病之喘，也有喘而满，但是是腹满。但是这两个病啊主要鉴别点，是喘与满哪个为主，要搞不清就容易弄错，所以他特意搁一个太阳与阳明合病，根本呢它不是什么太阳与阳明合病。

第37条

太阳病，十日已去，脉浮细而嗜卧者，外已解也。设胸满胁痛者，与小柴胡汤；脉但浮者，与麻黄汤。

这个“已”不是那个“以”这个《伤寒论》本子上是错的。这一条啊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见了。那么得这种这个感冒，不一定得十日已去，据我个人这个观察呀，三四天就有这个事，表没有了，但是这个脉呀还是浮，浮可是细。这个细就是津虚血少了，脉浮细就是在表的这个津液也虚了，血液也不足了，它是在表，这个人呢同时也嗜卧。

这个嗜卧呀，是这个半表半里，尤其是这个少阳病的一个特殊证候，少阳篇里他都没提，尤其他是个柴胡证，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地讲。这个在临床上常见的，看到脉细，你再给吃发汗药就不对了，这是“外已解”呀。因为什么？脉浮细。人啊，病入里了，人就是困倦无力而嗜卧，假设又同时发生“胸满胁痛”，胸满胁痛柴胡证啊，胸也满，两胁也疼，这个我们讲到柴胡汤就明白这个了。

柴胡汤里他说是血弱气尽腠理开，他说这个病开始在表，那么人患病的这个机体打算发汗，所以把这个体液都输送到体表来了，你看我们讲桂枝汤讲麻黄汤都是这样子，就打算出汗。可是这个阶段过去了，那么这个疾病在表，（正气）支持不了了，它还与疾病不断斗争啊，但是不能在表了，就打算在半表半里。半表半里就是借助这个肺呀，肾脏啊，就是各种脏器协和的力量吧，由呼吸道啊、泌尿系啊，或者是再由汗腺啊，各方面排出这个病。那么这时候这个表面上啊血弱气尽，我们讲柴胡汤就有了，血也弱，气也尽，它都撤这个防线啊，加强里头防线啊，就像打仗的话。所以在表啊这个津液血液都少，所以“脉浮细而嗜卧”就在这个时间。我们在柴胡汤证里头讲啊，讲的“血弱气尽腠理开，邪气因入“，这个邪往也就是里头走，就在这个胸胁的部位，结于胁下，所以咱们一得这个少阳病，胸胁苦满嘛，正邪在这个地方纷争。我们这段就说的这个，本来在太阳病的时候脉不细，脉虽浮但不细。脉一见细了，虽浮，在体表的这个津液血液都不足了，这个病就有入内之势，如果人再嗜卧，它波及到内脏了，人就困倦了，“外已解”，这是外头这个表证完全解除了。那么这时候看是不是柴胡证，光一个嗜卧还是不行的，如果再胸满胁痛，这柴胡证是具备了，那就是“与小柴胡汤“。

他这个书啊又怕你误于这一点，说十几天了就这样子，这不一定。他说“脉但浮者”，十几天也好，再日久也好，这个脉但浮，不细，而且也没有这一系列的证候，外证，就是嗜卧呀，胸胁满呀，都没有，那你该解表还得解表，没有汗，还是用麻黄汤，这后头也有。所以在临床上啊，不能有主观，说十几天，这个表证应该没有了吧，他就有吗，就有你还得解表。但是前边这种情形很普通，十几天表不解的也有啊，他怕你固执这个“十日已去“。那么如果”脉浮细而嗜卧“，这肯定是病传变了，这个病都是由表传半表半里，再传里，或者由表传里，仲景这个书是这样的，与内经上不一样啊。

内经说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，三日又跑到少阳去了，他这个书不是的，你们看就看出来了。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常遇到，那么这个人呐高烧不退，可是摸这个脉啊有点细，虽浮而细，这个人困倦无力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他要这些病都来了，恶心，胸胁满，也有时候往来寒热，这都是柴胡证。这个时候用柴胡汤为主，没错的。如果口舌干燥，舌再有白苔，你还要加石膏，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着，所以这一段书挺重要，我们常遭遇的事情。那么有的，近几年好了，大概我刚到学院的时候，用柴胡，大家还都不同意，不敢用呢。那阵儿都说这柴胡啊，升散，都怕用它，现在一般人都没有这个（想法）了，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有的时候遇到这个事他不知道用柴胡汤，可是这个病始终不好，有一般的这种高烧，多少日子不退，全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十日已去，脉浮细而嗜卧，这类的情况遭遇的最多。那么这个柴胡汤，主要以柴胡为主药了，你看看他用的量是半斤，这古人半斤，就是一剂分三付的话，每一付还得八钱呢。黄芩与柴胡这两个药，全是苦寒药，解热去烦。这个柴胡这个药啊，在本经上说的很清楚，它就是主心腹肠胃间结气邪气。

结气，就是结于胁下这个结，所以它治胸胁苦满，它从胸到心下就是胃到腹，胃肠中结气邪气，推陈置新，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。所以柴胡配合黄芩，即能解热，它又能够去胸胁满和痛。那么底下呢，他用些健胃药，人参、甘草、大枣、生姜，都是健胃的，搁上半夏止呕，因为这个柴胡证啊，它是少阳病，它是必呕啊，这个书这一节还没提，但是常有恶心。他为什么搁这些健胃药啊？就是我们方才所说这个脉浮细，津虚血少了。这个津液虚，血少也是液啊，不是咱们那个现在都知道血球了，不是血球少了，血液，血里面那个液体，津液少，血里的液体它也少。那么津液的生成由哪来的呢？由胃来的。咱们讲桂枝汤讲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外邪所以进里，就因为这个津液在外边不足以驱邪了，所以这个邪才往里头走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趁着没入里，他健胃生津，还得想法来对付疾病啊，所以早先徐灵胎他说这个小柴胡汤妙在人参，就在这一点。可是这病已经进里了，这人参要不得，就不能够再健胃了。他里边已经病进来了，你把门关上了，那就是关着门抓贼吗，那还行了？它没进来，外边的气血已经虚，健胃，就是补中益气这种意思了，所以他在这个小柴胡汤里头啊，他特别用健胃有力的人参。那么另外呢有半夏配伍生姜它止呕的，这个后头讲柴胡证啊咱们再详细讲，这里略略地提一提。所以这个方剂，它即是个解热剂，同时也是个健胃剂，健胃止呕。那么小柴胡汤证啊大概都是胃不好，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常见，为什么他呕呢？所以他这个书也是，不呕就是没有少阳病，不渴没有阳明病，阳明病准渴，少阳病准呕，后头再详细讲啊，这个咱们先撂到这块。

第38条

太阳中风，脉浮紧，发热恶寒，身疼痛，不汗出而烦躁者，大青龙汤主之。若脉微弱，汗出恶风者，不可服之，服之则厥逆，筋惕肉瞤，此为逆也。大青龙汤主之。

这一节很不好理解，他说“太阳中风，脉浮紧，发热恶寒，身疼痛。脉浮紧，发热恶寒，身疼痛“，方才咱们讲过麻黄汤证，麻黄汤证是太阳伤寒啊，那么它怎么搁个太阳中风呢？它这里头主要的关键在一个不汗出，他不说是无汗，他说这个病啊应该汗出，什么应该汗出？中风应该出汗啊，而不得汗出才发烦躁，那么这是就文字上来分析了，实际他这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（音频缺失）。生姜、大枣，这不是桂枝汤没芍药吗。麻黄、石膏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、杏仁，这就越婢汤，它这个方子啊就是麻黄汤，桂枝、麻黄、杏仁、甘草，这是麻黄汤，麻黄汤越婢汤合方，它这两个方子合方，就是说麻黄、桂枝、甘草、杏仁这是麻黄汤，与越婢汤合方，越婢汤没杏仁，越婢汤啊是甘草、生姜、大枣、石膏、麻黄，这几个药，这是越婢汤。那么这个合方是怎么弄一个中风呢？由于这个越婢汤啊，它是金匮里头的方剂，它治风水，就是人有水气，水气者就是浮肿啊，同时有外感，古人叫风水，这个风水也是风邪了。那么这个越婢汤的主治呢，是身热不断汗出。它这一段啊，主要说的是越婢汤，这个中风从越婢汤这说的，越婢汤应该不断汗出啊，由于他这个病啊又有麻黄汤证，麻黄汤证是表实无汗，由于表实无汗，而汗不得出，那么这个越婢汤是治热的，你看它是大量用石膏啊，他就有里热，所以身热不断汗出。那么由于这个表实，汗不得出，这个热不得外越啊，所以这个人特别发烦而且躁，它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他这个大青龙汤证啊，只所以搁个太阳中风，这两个字啊，那么他这个证候呢，确实是一个麻黄汤证，但麻黄汤证呢他又不说无汗，他写个”不汗出“，又多个”烦躁“，这个”烦躁“是石膏证。

由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，这个中风与伤寒就主要是一个汗出汗不出，出了汗，这个脉也不浮紧了，那么身上疼痛也轻了。要是不汗出呢？不但脉紧，而且身上必疼痛，这是就这个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，这个关键就在一个汗出一个不汗出。它要是一个麻黄汤证，他只是无汗他不烦躁，那么这个烦躁就是里头有热。他这一段为有别于麻黄汤证，那么你看看这一段的文字就看出来了，脉浮紧，发热恶寒身疼痛，还是无汗啊，那么这个不是麻黄汤证嘛，用麻黄汤就错了，所以他在这个无汗与不汗出，在这里头他在文字上有所区别，同时他也不写，身重是伤寒，他搁个太阳中风，他这里头的语义相当地深沉。一方面告诉你分析方剂，这个方剂里头越婢汤就是治风的，可是越婢汤汗出，这个麻黄汤无汗，表实无汗，所以这个汗他叫不汗出，汗不得出，而且还发烦躁，热不得外越啊，它往上攻冲头脑就发烦躁，他是这个意思。

所以他这个不是真正中风病，你看他后头就说了，他也怕你误会到中风啊，“若脉微弱，汗出恶风者，不可服之”，脉浮微弱，那是真正的中风证，咱们头前讲的中风，阳浮而阴弱嘛，脉浮于外而弱于内，汗出。那真正的中风病用这个可不行啊，他在这就把这个补充一些，他怕你真认为是中风证，你也用大青龙汤那就不对了，千万不能给吃大青龙汤，“服之则厥逆”。一吃呀大汗亡阳，津液不达于四末，手脚就要凉了，而且“筋惕肉瞤“，这个肉也跳，咱们方才不讲了吗，津液丧失，肌肉发痉挛，这个肉瞤筋惕也是这种情形，它不是拘挛，它是肉跳，也是肌肉当时营养失调。“此为逆也”，这是治疗的错误啊。“大青龙汤主之”，这是在头前有了。

那么这个方剂，头前我们已经讲了，它是越婢汤与麻黄汤的合方，就是应该汗出而不汗出的这么一种里热，表不解的病。主要的呢，证像麻黄汤证，但是烦躁，这个烦躁是石膏证了，所以与麻黄汤证是不一样的，与桂枝汤证更不一样，不要因为中风两个字，而当成中风证，来用大青龙汤，那不行了。这个大青龙汤发汗最厉害，你看看这个用量就知道了，麻黄是六两，一剂是三付，古人开的一剂是三付药，这个六两就是六钱了，我们现在用六钱，这麻黄够重的了，同时这个麻黄配合桂枝，我们方才讲了，那是发大汗的，又加上杏仁、生姜，这都容易发大汗。但是有石膏，也清里热，这个石膏啊阻碍麻黄发汗，所以麻黄配伍石膏是不发汗，但是麻黄大用，他要出大汗了，所以这个麻黄不能轻用，轻用反倒不出汗，非大量用不可。那么这个方剂也是个挺好的方剂，我们在临床上也常多用，尤其治这种肾炎的水肿，有时候用这个方子。肾炎水肿一般都用越婢加术汤，有的时候有大青龙汤证。但是这个方子呢，我们不要轻易地用六钱。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人，我也听人讲的，我也没看到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吃大青龙汤来了，吃了就是大汗亡阳，吃死了，这个出汗出得厉害。

我们方才讲葛根汤了，那么这个大青龙汤也是太阳病一个发汗剂，这个方剂恶寒也特别厉害，所以在临床上要是恶寒特别厉害的这种太阳病，无汗，那么在葛根汤与大青龙汤这两个方剂，你要好好辨。如果这个人没有烦躁，它（大青龙汤）有石膏，不但烦躁，还口舌干啊，那你就用葛根汤。如果他有烦躁，口舌再干，那就是大青龙汤。这两个方剂啊，都恶寒特别厉害。有一年，我得肺炎，那么就是恶寒特别轻，我那个时候给自己开的（方子），我没用大青龙汤，我用的是葛根汤加石膏，错了，但是也好，不是不好，好了它还回来，我吃了这个烧退了，第二天还有，这么两三天，我自己也是最后吃这个大青龙汤好的。大青龙汤这个麻黄非多搁不可，其实我要是开始吃大青龙汤啊，我不会后来得那么重，我住院住了二十来天。这个对于肺炎，急性肺炎的时候，真正恶寒特别厉害，有用大青龙汤的机会。那么治浮肿，尤其肾炎的浮肿，也有用的机会，但是都得这样子，特别地恶寒，没有汗，烦躁。这在临床上，有一个小儿的肺炎的，这个是一个学生治的，他姓刘，这个小孩子简直就是不行了，住西医院都推出来了吗，就是用大青龙汤一剂就救回来了，这是小儿肺炎，不是肾炎。这个方子也是常用的方剂。

第39条

伤寒，脉浮缓，身不疼，但重，乍有轻时，无少阴证者，大青龙汤主之。

依他这文章啊，给后世造成口实，他这个脉浮缓他弄个伤寒，这个伤寒冲着无汗说的，由于这个病啊他是个水气病，水气病就是体表有水气，所以他身不疼，而但重，人这个组织里头啊，就是肌肉、皮下的这个组织要是停水多就沉。那么身不疼但重，但是没有汗，他也叫太阳伤寒，但是脉内不是那么样子达到充血程度，所以脉是浮缓而不浮紧，它是这么一个病，他搁个太阳伤寒。因为这句话呀，后世注家说大青龙汤又治中风，又治伤寒，所谓鼎足而三嘛，桂枝汤是治风邪的，治风伤卫，麻黄汤治寒伤营，这个大青龙汤治营卫俱伤，搞出这个来了，其实一点也不对，你们看这段也不是伤寒，哪来的伤寒，它是水气病，所以在底下他分析身不疼。真正伤寒达到那么样子充血，压迫身上一定疼。他身上不疼，但重，就是沉，有水气嘛。

“乍有轻时”，这个水气还没达到整个浮肿，整个浮肿就光沉，肿，它没有乍轻时。这个乍轻时说明这个水气呀，还流走，它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沉，挪到旁处去了，这个地方就不沉了，所以乍有轻时。

“无少阴证者，大青龙汤主之”，无少阴证这句话，也是与旁的节目有关了，这与这个《金匮要略》有关，《金匮要略》有这么一条，说“水之为病，脉沉小者，属少阴”。“脉沉小”，我们讲少阴病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少阴病脉微细啊。浮者为风，脉要是浮啊就是风，就是我们说越婢汤那个风，所以这个水气呀，有属于少阴的，有属于风邪的。要是没有水而光胀，虚胀者为气，要是水肿发汗就好。但是少阴病，属于少阴病脉沉小，应该用麻黄附子甘草汤。要脉浮，而不小，不沉小，就应该用杏子汤。你们回去看看《金匮要略水气篇》就有这一段。

那么治水气呀，要是脉沉小这个方剂用不得的，他说的这个杏子汤就是大青龙汤。但是《金匮要略》的注家都不这么说的，因为他们都不对着的看，也有说麻黄汤加杏仁的，也有说麻黄甘草汤加杏仁的，《医宗金鉴》就这么说的，也有说麻杏石甘汤，都不对的，应该是大青龙汤。这大青龙汤去水后边有，治溢饮嘛，溢饮这个指水饮溢于外谓之溢饮。那么这个治水气病，大青龙汤发水气是最好呀。那么主要你治水气的话，你看他有没有属少阴的这种情况。那么要真正要是少阴病的这种水气病的，你不能够用大量麻黄和石膏了，那得用麻黄附子甘草汤，那个量都小的很。我们讲少阴病，就有麻黄附子甘草汤了。现在咱们讲到这个地方，不知麻黄附子甘草汤是怎么个事情，现在咱们先不说这些费话。所以他治水气病，特别提出来了，尤其大青龙汤。大青龙汤发汗的力量也重，解热的力量也重，真正阴寒的虚证，那用这个药是大相反了，那非把人药死不可，所以他特别提出个少阴病。“无少阴证者”，那你吃大青龙汤是没问题的。这不再是脉浮缓浮紧的问题了，这是水气，你看看这节，哪是什么风伤卫，寒伤营呀。所以这个注家就是根据上边这个名，那个叫中风，这个叫伤寒，其实仲景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个太阳病无汗者他叫伤寒，有汗者叫中风，那么上边这个没有汗也叫中风，他那个意思应该有汗，而这个汗不汗出，他特意这么提出来。由于不汗出，什么不汗出呀，由于里热，总而言之就是里热。这个里热应该汗出而不得汗出，还有个表实，所以这两个方剂要喝的，一个有热应该出汗吃越婢汤，一个表实汗不得出就是麻黄汤，所以他把这两个方剂合用。这个地方挺要紧，而且都不好理解。

这个大青龙汤呀不但是一个解表解热的重剂，而且也是一个发水气的重剂，发水气的力量最大，比越婢汤力量大，因为越婢汤里没有桂枝，他这里头有桂枝。

第40条

伤寒表不解，心下有水气，干呕发热而咳，或渴，或利，或噎，或小便不利，少腹满，或喘者，小青龙汤主之。

那么由上一段的水气，这个 40 条继续他又谈到水气。这个与我们头前讲的那个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，与那节有关系。那节我们讲了，里头是有停水，不利水，表不解，所以他“服桂枝汤，或下之，仍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，微痛”，你们看看那节，这节呀就由这上来的，他说这个心下有水气呀，虽然发汗而表不解，他开始是无汗，伤寒嘛。这个表不解他就是，他搁个表不解干什么，他就是由于心下有水气，一般药发汗而表不解，就是用麻黄汤发汗而表不解。

他怎么就没去水气，那么这个，不但表不解，由于这个发汗药的刺激，激动里水他就变动百出了。“干呕”，那么在这个《玉函经》里头没有干呕，就是咳而发热，干呕也行的，他里有水饮，逆于上他就干呕嘛。“发热而咳”，表不解他发热，里有痰饮充逆于肺他就咳。“或渴”，这个里有水，看看你的水的代谢如何，如果小便不利，里头停水非渴不可。这个很好理解，由于小便不利，这个旧的水不去，新的水他不吸收，新的水不吸收，我们全身的组织都缺少水的营养，他就渴。后头咱们讲五苓散就有了。这个渴呀就咱们书上说的水不化气，水停不化气，你光喝到里头他不解渴，甚至于消渴。

“或利”，或者这个水在里头，小便不走，水谷不别，下利。“或噎”，这个气往上撞，再有水，水气充逆，吃东西咽不下去，噎。“或小便不利”，那么小便不利心下才停水呀，或者也有这个征候。小便不利呢，少腹一定满。人的这个膀胱不就在这个少腹嘛，少腹就小腹了，小便不利，膀胱里蓄水，这个小肚子就胀满。“或喘者”，那么这个喘，他一般麻黄汤里都有了。尤其在里头有痰饮，这个表不解，他都往上来，射于肺，不但咳而且还要喘啊，小青龙汤主之。

上边这个一切的情况，那么他主要的就是心下有水气。咳而发热，这是肯定的，这个应该用小青龙汤。那么底下这个“或”已下，或有或无，不必管他，都要用小青龙汤。咱们这个书呀，每个方剂后面要有这个“或或”呀，他都给弄个加减方，这个不对的，所以我向来也不这么用。你们看到后头林亿也注了，这恐非仲景意。他弄的错了，你看我再找个说一下就知道，“若咳去半夏，加瓜篓根三两”，这都是错的，他这个主证呀，他这个咳不是瓜篓根治的，这个瓜篓根治这个咳他是一个燥咳呀，是津液虚那么一种咳，水不化气这个咳他不行。尤其他这个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更瞎闹了，根本这是一个解表的方剂呀，他是伤寒表不解，你去麻黄你解谁去？所以这个书后头加减方呀，每一个都这样，都不要信。用不着的，我们用小青龙汤是常用来治咳治喘，无论小便利不利他都能治。所以他后头这个加减呀，不要信，也不要这么用，他根本是一个表不解为主的，由于这个一般我们辩证来说呀，就是外有邪，就是感冒了，而内有饮，内里头有水饮，就这么一个病，他外邪激动里饮，他这个征候有些或然的症状。看这个饮多饮少呀，人的身体强弱呀，他这个症状百出，不一定，尤其这个里饮这个水饮这个病呀，他是最没有一定。你看底下头晕呀，恶心呀，呕吐呀，这个水饮这个心悸呀，水饮的这个证候多去了。我们只要依证去水就行，那么有表证的当然宜小青龙汤。

小青龙汤这个方剂呀，他是以麻黄芍药甘草来解表，其它的药都是一些温中去饮的这么一种药，细辛、干姜、五味子、半夏，也去饮也治咳。饮逆，你看半夏也去水，这个五味子也去水，咱们五味子都知道治咳了，他是一个去水的这种镇咳药，他有收敛作用。那么细辛干姜都是温中去饮的药。那么里头去饮，你这个麻黄桂枝才能发挥解表的作用。如果里头不去饮，那伤寒表不解，那你吃这种发汗药也不行。而且还很容易造成很多的坏病。所以这一篇呀和我们头前那个一样。

但是我们用这个方子要注意一点，它必须是偏于寒，尤其咱们说的饮呐，它是一种寒饮，那么起码这个病它不渴，这个“或渴”呀，是由于误治啊，我们给吃了麻黄汤了，他激动里饮，有这些特殊（情况）。一般不渴，因为里有水饮它不渴，同时呢口舌也不会干的，要不然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、半夏这些要下去太燥了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子要注意。但是真正的老人这种痰喘，用这个方子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多，他痰呐没有黄痰，白痰而且是沫痰，这种情况之下大概要有外感的这种痰饮咳嗽和喘，用小青龙汤的机会不少。要有热象千万不要用，如果烦躁呢用小青龙汤加石膏，这个药加石膏在《金匮要略》里就有了，我们方才大青龙汤不是不汗出而烦躁吗？那么小青龙汤要烦躁呢，一样加石膏。

第41条

伤寒，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，发热不渴。服汤已渴者，此寒去欲解也。小青龙汤主之。

这一节就说明小青龙汤的应用，主要的证候是不渴。那么伤寒没有汗，这类的表证太阳病病型上来讲，它是伤寒。“心下有水气”，就是有水，古人把水呀也叫水气，咱们《金匮要略》里面的水肿，他就叫水气病。水是这样，津液在仲景的书里常叫做阳气。因为这个水它能化气，所以津液他也叫做阳气，后面有慢慢的讲到那再说吧，现在说多了让人更糊涂。

他说伤寒，心下有水气的病，咳而微喘，伤寒表不解呀，他有外邪里头再有饮，这个外邪冲动里饮，它咳逆微喘，这是很常见的病。发热有表证了，里头有水饮它不渴。“服汤已渴者”，服汤已就是吃小青龙汤。小青龙汤是外解表而内去饮，表解了饮去了，它就要渴了，因为小青龙汤是热药啊，饮没有了，他感觉胃中干他渴。这个渴是服小青龙汤之后，一个效验的表现，就是有效了，他渴，所以它底下注解的几句话，“此寒去欲解也”。这个“寒”指寒饮，这个水气去了，这个病要好了。这个“小青龙汤主之”啊，应该在“发热不渴”之后。应该是“伤寒，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，发热不渴，小青龙汤主之”，不是吃完药渴了寒去欲解再小青龙汤主之，这是一个叉句，是“伤寒，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，发热不渴，小青龙汤主之”。服汤已，吃完小青龙汤了，这人渴了，这是服药有效之验了，那寒气欲解也，它是这么一个文章。

头前这几节是由麻黄汤开始，讲的大青龙汤、小青龙汤，那个柴胡汤啊是讲麻黄汤传入半表半里的时候，它叉这么一节，它主要讲的是解表剂。他由桂枝汤讲到葛根汤，然后麻黄汤，大青龙汤，小青龙汤，这都是解表剂。你像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那也是解表。那么在四十一条个以下，在解表两个主要方剂就是麻黄汤和桂枝汤，他主要要分析这两个方剂的应用。

第42条

太阳病，外证未解，脉浮弱者，当以汗解，宜桂枝汤。

他说太阳病外证未解，外证其实就是表证了，他这为什么搁个未解呢？这就说明这个太阳病啊，依法服完麻黄汤，如果这个表还没解，脉浮弱者还应该以汗解，宜桂枝汤。这个外证和表证是两码事，在他这个书上，这个表证啊只是不得汗出，在体表那里呢。麻黄汤的表不解常说表不解，这个桂枝汤呢，咱们头前讲的桂枝汤，本为解肌呀，它这个病在肌肉这一层，他比表深，可也在人体的外，体表、体外，所以他叫外证，桂枝汤证他常叫外证，他与表证作一个区别。

所以这一段就是这样，太阳病它外证还没解，表是解了，就是吃完麻黄汤，太阳病还没解，这就叫做“外未解”。这个“脉浮弱者”，脉拿手一诊呐，虽然浮，这个脉往外，但是一按呢，不禁按。“弱”，缓的意思差不多，就是浮于外弱于内的这种脉。这个还应该以汗解，应该“宜桂枝汤”。这个桂枝汤的应用啊，主要是津液有所丧失，再用桂枝汤，不然的话应该用麻黄汤。那么桂枝汤这个方剂，我们头前有个桂枝加葛根了，所以当大夫不能守方治病啊，他要是与桂枝汤证有些出入呢，就要加减了，他底下就说的是一个加味方。

第43条

太阳病，下之微喘者，表未解故也。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。

太阳病不应该吃泻药，那么这个大夫啊，误用下法，那么这个病人是“微喘者”，这个喘啊，我们头前有这么一段啊，“太阳病，下之后，其气上冲者，可与桂枝汤，如前法”。这个喘也是气上冲的一种反映，这个气往上冲，表未解，这个邪热也拌着往上冲啊，所以他也喘。微喘，不是咱们说的哮喘那个喘，这个微喘也是气上冲的一种表现，所以还用桂枝汤，还是表不解，那么依法应该用桂枝汤，但是由于微喘，与桂枝汤证多少有出入，所以加厚朴、杏仁消胀定喘。这就是所说这个治病，你就用桂枝汤行不行，这个也对，也不能坏，但是他喘未必然就好，而且这个效验啊也绝不如桂枝汤再加厚朴、杏仁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啊，这个病不恰好这个方子，他有些与这个方证有所出入，你就得想法子，这个也是这样的。头前有那么一段我记得，“喘家，作桂枝汤，加厚朴、杏子佳”，也是一样。这个人平常就有喘，再得外感，这个喘非厉害不可，他是桂枝汤证，那么桂枝汤证呢也要加厚朴、杏仁才好呢，同这一样，所以这个厚朴、杏仁呀有消胀定喘的作用，在这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桂枝汤加上厚朴、杏仁，我们现在应该这么来看，就是桂枝汤证微喘者，可以治这个病，但是无汗而喘不行的，那还是麻黄汤证，是不是？

第44条

太阳病，外证未解，不可下也，下之为逆。欲解外者，宜桂枝汤。

这个他把外证啊特别提出来了。他说本来是太阳病，如果外证没解，就是指桂枝汤证了，那是万不可下的。头前有一个桂枝证，医反下之，所以利遂不止，不有那么一节吗。那么这个给桂枝汤作总结，把前后都说了。太阳病，桂枝汤证还存在，所以叫“外证未解”。凡是有这种情况，外证未解的情况，就不可吃泻药。“下之为逆”，如果要给吃泻药，这就是治疗的逆治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么外证怎么治呢？那就宜桂枝汤，外证就指桂枝汤证说的。

第45条

太阳病，先发汗，不解，而复下之，脉浮者不愈；浮为在外，而反下之，故令不愈。今脉浮，故知在外，当须解外则愈，宜桂枝汤。

中医有这么一个说法：汗下，发汗不好了，完了吃泻药，这是一个陋习呀，这是不对的，庸俗陋习。那么这一段就说明这个，“太阳病，先发汗”，应该先发汗，就是用麻黄汤发汗，这个病没好，这不是错误啊，真正的重感冒也是一样，你像我们遇到流感，你给他吃发汗药，由于这个病重啊，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。没好了，这个大夫应该看只所以没好的原因，到底根据现在证应该用什么药。这个大夫粗心，他一看发汗不好，“而复下之”，那发汗不好，我再给吃泻药吧，这是有这么一种大夫，但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子了。“脉浮者不愈”，你吃泻药的时候看看脉呀，脉还浮，外不解，那应该吃桂枝汤就对了，所以先发汗不解，那就是外不解，应该吃桂枝汤。这个大夫没这么来，他（给）吃泻药了，吃泻药的时候，脉浮者不愈，根本就脉浮，外不解，吃泻药是误治，这个病是不会好的。什么道理呢？底下他解释了，“浮为在外，而反下之，故令不愈”，根本这个病还在外嘛，到里边治去了，吃泻药不是治里吗，所以这个病它不好。那么现在发汗了，又泻了，这阵儿再看看这个脉呢，还浮，所以这个病仍然在外。那么在外，你就“当须解外”就好了嘛，给他吃桂枝汤就行了。这里头你们看出来了没有，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用药有个定法，发汗后，下之后，这个表不解，太阳病不解，不能再用麻黄汤，都要用桂枝汤。

桂枝汤可见是最平稳不过的药了。就是用了桂枝汤，表还没解，还要用桂枝汤，不能用麻黄汤，这是定法，这个在临床上挺重要。就是我们给人家发过汗了，用麻黄汤，然后你再用银翘散也不行，这个薄荷还是发汗的，所以必须用桂枝汤。这是外不解，不是表不解了，已经发汗了，透表出汗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挺重要。这我们就看出来中医对这个外表呀，外表就是咱们普通得了感冒，这里头不是随便，现在咱们讲立个法吧，就是辛温发汗吧，我们讲这些都是辛温发汗，应该用哪个方剂呀？他提出桂枝汤证、桂枝证，就是要辨方证，原则上应该用辛温发汗，它是太阳表证嘛，所以是各个不同。我们还没讲完，这太阳篇还早呢，因发汗就是这么样子复杂。应该用葛根汤的，你要用了桂枝汤是绝对不行的，用麻黄汤也绝对不行，不但无效，而反有害。所以这个方剂搞不清楚，不能治病，我们看这个书也看出来了。这个书上方子本来不多，非要记熟不可，不但要记他的药味、分量，而且还要知道这个方剂适应的一切，你这样才能治病。究其实这个很好明白，又好学，不是难学，你记住这个就能治病啊，记不住不行，你光谈论这些理论不行，我们看到这就看出来了，你看这个解表方剂，你看这几个都不一样。你看大青龙汤那个，很像麻黄汤证，那个证候你要用麻黄汤是绝对不行的，不但后面说这个“伤寒，脉浮缓，身重，乍有轻时”，那个根本就是个水气病了，那用麻黄汤就更不行了。就是他说那个中风，他特意搁个中风，怕你用麻黄，他那一段那个语句很好啊，所以后世注家，他越好越给人走邪路，说又治风又治寒，他给这么看了，风伤卫，寒伤营，大青龙汤就治营卫两伤，哪有这些事呀，不是的，他这个文章都有用意的，他在这特殊加重，引起你注意，这个不是麻黄汤证，可是有麻黄汤证，同时有越婢汤证，他就是这个，你要分析这个方剂，就能明白这个，你要不分析方剂，你就不清楚。

第46条

太阳病，脉浮紧，无汗，发热，身疼痛，八九日不解，表证仍在，此当发其汗。服药已微除，其人发烦，目瞑，剧者必衄，衄乃解。所以然者，阳气重故也，麻黄汤主之。

这一段啊，它就是这个表证，就是麻黄汤证，也有多日不解的。头前刚刚有一个，“太阳病，十余日，脉浮细而嗜卧者，外已解也”。一般说呀，它要是这个病由表传里，或者是传半表半里，这个八九天，大概都传里的多，可也有例外，这条讲的就是的，本来就是脉浮紧，无汗发热身疼痛，这是太阳伤寒表实证啊，脉浮紧，发热无汗身疼痛，那么如果经过八九天，这一系列的证候啊不解，经过我们审察呢，表证仍在，他这个“表证仍在”不是一个废话，他这里头啊虽然说是脉浮紧，发热无汗身疼痛，是个表实证，但没有恶寒，你看这里头，那么必须恶寒才是表证完全没解呢，他里头搁个“表证仍在”，他就是言外有因啊，说经过详细审察确认是太阳表证，就是麻黄汤证了，而仍然存在的话，那么这样子呢你不必顾虑日数多少，仍然可以发汗。那么在这一句话后头啊就是麻黄汤主之，这麻黄汤就吃在这个时候。

那么吃过这个药之后，“服汤已”嘛，“微除”，这个病一时地感觉轻快，所以较比好啊，有效，但是同时呢，可是这个人就发生“目瞑、发烦”，发烦就是发烦热呀，烦躁不安而闭着眼睛，死不瞑目啊说死了都闭不上眼睛，这个他当时就是闭眼睛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个病比较重，时间久，或者是经过误治人身体虚，那么这个要是吃药中病，常常地发生意想不到的瞑眩状态，这就是瞑眩。古人有一句话呀，说“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”，这是《尚书》里的一句话。说假若吃药之后，没有这个瞑眩的反应，这个药好不了他的病，这是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，可是这临床上经常见到、遭遇的，那当时很吓人的，你看这个人吧，睁不开眼，闭着眼睛发烦躁，折腾不安，这个就像这个药啊不对头似的，其实这个病是必好。“剧者必衄”，他就说的瞑眩的这种情况，要如果再厉害的话，鼻子也要出血，但是这个呀不必害怕的，“衄乃解”，鼻子出血，这个病就要好了，那么言外就是不出血，就是发烦目瞑，这种瞑眩状态发作，这在临床上这个病非好不可，这个咱们在临床上也是常遇到的事情。但是一般的疾病它要不是日子久，你看这个他是八九天啊，八九天应该汗出而不汗出，那么他有这种情况反应，再不然人身体素虚，得一种急性病，那么他要发生咱们说这个战汗等等的，有的是，后面咱们这书里头也有的是，那么他没明说，这个也就是瞑眩状态，就是吃药中病，一种有验的反应，就是这个药有效验的一种反应，这个事情常遭遇的。

我也遇到过这个事情，半夜让人去砸门去，也就是这么个事，我给他吃本来是治下利的一种药，他吃完了是下利无度。半夜砸我门去一问，这种情况，我说不要紧，我说你回去吧，我说再连下吃就好了，这个药治下利的，它不会更下利，不过来这个人他说不行，您非看看去不可，这个人厉害得很。后来我就去了嘛，正是半夜，去了这个小孩子就好多了，是个小孩。后来我说把二煎再吃了吧，他妈还不敢（让）吃，我说不要紧，吃了吧，吃完了第二天就好了。这个事情很容易遭遇的，有些方剂，也不是个个方剂有这个情形。这个麻黄汤啊，如果是人体虚，病久，常发生这种情况，何以呢？底下那个所以然，为什么这个人他要这个样子呢？要有这个瞑眩状态呢？。所以这种这个体液啊充斥周身，脉也充血，所以脉紧嘛。这个说明邪重，日久不好，他要发瞑眩，所以出血也是这种原因。他这个外边这个浅在动脉充血达到一个高度，鼻子这个地方最容易破，所以要出血的。这个阳气呀，古人这个阳气，不一定就指的有热，后世不就都搁上热了，不对的。他是认为这个气分和血分分成阴阳的，凡是气分，体液也是属于气分的，古人说这个气就是指的津液，这个我们讲到后头我们再说，那么这个不是热，就是由于这个太阳病，咱们开始讲了，就是人患病这个机体啊，太阳病它这个发作呀，就是想用体表达到发汗的目的而解除疾病这么一种病理状态，咱们开始讲了。那么老也达不到汗出，到八九天了，这个体液充斥体表是越来越重，越重他越发不出汗来，越不能出汗，那么这个时候一汗出的时候，咱们给他用药帮着了，由于这么样子阳气重，他要发生瞑眩而衄血的，他这个解释就是如此。咱们可见这个古人说的阳气就指的精气，精气指的什么呢？就是血液、津液，脉外的津液，脉内的血液，都叫做精气，就是养人的精气啊，以前咱们讲过了，至于这种他叫做阳气。

第47条

太阳病，脉浮紧，发热，身无汗，自衄者愈。

他说也有这个情形，这个太阳伤寒啊，太阳伤寒根本就是体表充实津液了，脉浮紧嘛。也有认为自衄而愈的，古人也说这个衄，鼻出血，是红汗，其实这话似是而非，它是这个血管里头充斥的水分相当地多，所以脉浮紧，它越实啊它越不能出汗，他要有了出血呢，他这个体表，表气松通一下子反倒容易出汗，而能自汗愈的。这个在临床上也遇到过，就是古人呢，说一个人半身不遂啊，摔一个跟头，把脑袋呀磕到石头上了，磕破了，淌不少血，嗯，他半身不遂好了，这事情有的是。我们头前讲这么一节，“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”，有这么一节，你们回头看看，那么这个同这一样，他这个太阳中风啊，吃桂枝汤是没错误的，他就由于这个病邪啊，比较深、实，阻碍药力呀反倒达不到出汗，你要刺刺风池、风府呢，也像这个似的，同自衄一样的，使的血液舒通，这个药力反倒发挥了。那么这个呢也有这样的，太阳伤寒是表实证啊，由于鼻衄而好的，这个也有。

那么我们遇到太阳伤寒，发热脉浮紧，这类的病，那么这个人鼻衄而愈了，不要给人吃药了。如果衄而不愈呢，该吃药还得吃药，后头有。这就是根据上边这个，“发烦目瞑，剧者必衄，衄乃解”这一段，他说不止于多少日子太阳病不好，吃了发汗药，而得瞑眩且衄，病好了，也有这样的。根本就没吃药，他自己鼻子自衄，也好了，不是因为吃药，也有这样的。这是说这个鼻衄啊，与这个病的进退好坏，有的时候有关系的，那么一般说呢，要是表实证衄血，有好的。总而言之给邪气得找出路啊，邪因衄而解，完了他也出汗，不是不出汗。

第48条

二阳并病，太阳初得病时，发其汗，汗先出不彻，因转属阳明，续自微汗出，不恶寒。若太阳病证不罢者，不可下，下之为逆，如此可小发汗。设面色缘缘正赤者，阳气怫郁在表，当解之熏之。若发汗不彻，不足言，阳气怫郁不得越，当汗不汗，其人躁烦，不知痛处，乍在腹中，乍在四肢，按之不可得，其人短气但坐，以汗出不彻故也，更发汗则愈。何以知汗出不彻？以脉涩故知也。

“二阳并病，太阳初得病时，发其汗，汗先出不彻，因转属阳明，续自微汗出，不恶寒。若太阳病证不罢者，不可下，下之为逆，如此可小发汗”。这是一段，那么这一段主要讲的是二阳并病。那么什么叫做并病呢？仲景这个书讲表里相传，由表传里，或者传半表半里。那么这一段二阳并病呢，就是太阳病传阳明，这是表里相传，由表传里。那么传里，表证还没罢，里证发现了，这就叫做并病。先表后里，表未罢，里证有了，这个就叫做并病。这个并，就是兼并的并，咱们说“秦并六国”，就这个并，吞并的并。那么头一个病，并于后面这个病而发病，所以叫做并病。

那么二阳并病，指的太阳阳明并病，那里头有个解释了，他说“太阳初得病时”，开始得的太阳表证，当然表证要发汗呐，可是发汗，汗也出了，但是病没好，这个“不彻”就指的病没除，彻当除字讲，就是病没愈，因而转属阳明。那么这个不是说不应该发汗，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如果这个重的表证啊，你发汗合法，能减其病势而已，病常常的不好的，要是轻病那没问题了。你像我们遇到这个感冒，太阳病轻病，你喝点姜水也好，稍稍出点汗就好。可是真正重病，就是依法来用药，有时都不好的。不好不要紧呐，多是在半表半里，在里这个阶段要好的。这个就是讲了这个情形，他说原来得的是太阳病，太阳病依法当发汗啊，发了汗了，但是病并没有好，因为这个样子呢，这个病由表进里而转属阳明。

这个阳明病啊，他搁个“续自微汗出”，这是阳明病的一个外证的反映，我们后头讲到阳明篇就有了。“阳明病，法多汗”，阳明病是胃肠里边有热，热结于里嘛。热结于里，蒸发于外，所以老出汗。“续自微汗出”，老要微微地绵绵不断地出汗，这就是转属阳明病了。那么既然并病，太阳病还存在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冒冒失失就要吃泻药，如果我们看太阳病还存在，主要的身疼痛、恶寒还有啊，这个就是不可下，下之为逆。你这阵儿别光看阳明病了，应该下，可是表证在，不能下，这是定法。那么必须先解表。下之呢？下之就是为逆，逆就是逆治，就是治错了。那么这个应该用什么药发汗呢？当然用桂枝汤，它可小发汗，他“续自微汗出”嘛，咱们讲桂枝汤讲的多了。凡是津液有所损伤之后的这种表证，全要用桂枝汤。他这个书上没说，但是言外之意告诉你用桂枝汤。这是第一段。

设面色缘缘正赤者，阳气怫郁在表，当解之熏之。这又一段。他说在太阳病期间，发汗之后，有的转属阳明而为二阳并病。这也不一定都二阳并病，他底下有这么一段，这以前都学过的。他说假如这个人“面色缘缘正赤”，就是整个的面色都红，这还是表不解的现象啊，这是阳气怫郁在表，还是不得汗出的一种问题，这与二阳并病没关系。“当解之熏之”，解之就是以小发汗法来解之，我们头前讲那个桂枝麻黄各半汤，桂枝二麻黄一汤，都是这种情况。也可以熏之，古人啊为达到那个小发汗的方法，也有拿荆芥、艾蒿这一类的（药）熏，用个盆子把它们煮成汤，趁热的时候，身上覆盖了，熏，也可以出点小汗。“解之熏之”，解之就是小剂的（发汗药）发汗的方法，来解其怫郁在表的外邪，这不关乎里边的事。或者是熏之，稍稍出点汗就好，这个病不要紧的。这又一段。

“若发汗不彻，不足言，阳气怫郁不得越，当汗不汗，其人躁烦，不知痛处，乍在腹中，乍在四肢，按之不可得，其人短气但坐，以汗出不彻故也，更发汗则愈。何以知汗出不彻？以脉涩故知也。”那么这一段呐，根本就是发汗不到家，所以病不好。这个“不足言，阳气怫郁不得越”，那（面色缘缘正赤者，阳气佛郁在表）是个微末的表证不了了的小病了，这个病不是的，你不足以说这是阳气怫郁不得越，这个要重得多了。这是当汗不汗，还应该发汗。你看这个人他也是躁烦。躁烦，以躁为主了。这个说明表不解而发烦躁得厉害，就是当汗出不得汗出的意思。他是身上哪都疼，没有定处，这是表证，大概哪都酸疼，自己呢也不知道在哪，有时候在四肢，有时候在腹中，但是你摸那，哪也不是，按之不可得。那么由于表不解，不得汗，这个气往上涌，所以“短气但坐者”就是不汗出而喘，他躺着气上不来，这个热往上涌的厉害，所以这种情形呀就得再发汗，“不解之薰之小发汗”都不行。这个情形咱们看出来是大青龙汤证，肯定要用大青龙，不汗出而烦躁嘛，这就是咱们头前讲的那个大青龙汤就是。那么怎么知道这是汗出不彻呢？由于他这个“脉涩故知也”。这个脉涩呀大家都是根据这个经文呀，这个脉的不及，有的因为这个邪盛阻碍这个血行，而不流利，而发生涩，这是大家一般的解释，可是叫我看这个脉涩呀，总是有些问题。他这个脉涩不可发汗，你还怎么发汗，而且这个涩脉是一个关于血液在内的流行的一种反应，凡是涩脉都是虚。真正实而见脉涩的还真少，是不是这个脉涩呀应该是脉紧呀或是脉浮，我看是较对的，也许是错字，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根据这个条文的解释，说是实的太厉害，当汗出不汗出阻碍了血行流畅，这也有涩的现象，但这种涩它绝对是有力的。这是各家都这么解释，这么解释也能解释的通，但是事实上我没遭遇到这种情况。拿我个人的经验，真正的这种表实证而脉现涩的，在理论上讲，讲不通，恐怕这个应该是脉浮，因为他这个脉浮还在表嘛，再不就是脉浮紧，这个是比较对的。这个脉涩，这个书里的错字很多，这个暂时先搁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看各家的注呀，全是我头前说的那个，就由于表实的厉害，不得汗出，这个血在这个脉里头反到受了阻碍了，这么一种涩，他把这个涩呀，不按着一般涩者为血虚，津液少，不是那个解释法，我认为这是敷衍古人的论说了，这个不一定是对的，但这个不关乎重要。这个头前这种情况，不汗出而烦躁，一点汗也没有，那么这类的情形再发汗就好了，也不关系二阳并病，他这二阳并病呀就是指头一节。那么开始太阳病，后来也依法治疗，发过汗，虽然汗先出，但是而病不去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因而转属阳明。表证没去，阳明病就有了，所以续之为汗出，就是一个阳明病的外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治这个并病呢？并病当然是表证没好先解表。就看这个并病里证如何。他这个二阳并病，它是太阳病与阳明病的并病，如果他外边有表证，里头他是一种虚寒的这类的，你看少阴病与太阴病的并病你就不能先解表了。

那么也有太阳病传到太阴的，也有的。那么里虚寒，你就不能先解表，当先救里，头前有过。那么下利青谷，可是身体疼痛，那你得先救里，而后治疗身疼痛。身疼痛是表证的，也表没罢。这在他这个书里头呀，在临床上都挺重要的，这也是一种定法，咱们在临床上也是，这个人多少日不大便，他这个里实呀很清楚，很明显，但是他还发烧怕冷，这表证没罢，你不要先给他吃泻药，还要先给他解表。解完表了，你再给他下里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呀，说是“下不厌迟”，说是该下的病，缓了没什么大害处。如果里边要是个虚寒的病，就是有表证，也要舍表救里，这在临床上都是定法。你要是不守这个办法呢，那就是为逆，那就不会好病的，这个咱们要知道。至于这块这个脉涩呀，要我看应该是个错字，可是各家都不说他错，就那么个解释法。说是太实了，血液受阻，所以脉也涩，这么个看法。

第49条

**脉浮数者，法当汗出而愈。若下之，身重心悸者，不可发汗，当自汗出乃解。所以然者，尺中脉微，此里虚，须表里实，津液自和，便自汗出愈。**

浮数的脉，这应该是表证呀。依法当汗出而愈，根据我们治疗的这个方法呀，应该发汗，汗一出就好，这是一般的表证呀。脉浮数，浮为在表，数为有热，这个表有热的病呀就是太阳病。那么大夫不给吃发汗药，而吃泻药，若下之，这是逆治了。那么这个下之则病变多端，这是取其一例。

如果误下之后，“身重心悸者”，不可再发汗了。那么这个头前我们讲很多了，下之后，其气上冲呢，那表证还存在，还是要解表，还要用桂枝汤了。他这都是反复地说，你不要守定一个，拿着个别情况当全体就是不对的。也有这样的，下之后，伤了里了，虚其里了，所以外边这个气郁之而为湿，身重，就是这里头有些湿，水份，停水了。咱们人身上这个营卫在体表老流行，那么停水就变成湿，身上有湿就沉。那么里虚血液就不足，血不足以养心就悸就跳。

这个心悸与心下悸不一样的，这个书里心下悸都指着胃那个跳，胃跳都是胃有水。咱们头前也讲了，心下有水气，就是有停饮了，这是在《金匮要略》上的，所以这个胃中有留饮，微者短气，这个留饮少气短，他这个压迫这个，往上压，横隔膜受阻碍，人就短气。这个停水多呢，甚者悸，心下悸。这个他说的不是心下悸，说的是心悸，就是心脏跳。这个血通于心呀，由于虚其里，这个胃气虚呀，这个津液血液都要虚的，因为胃为水谷之海，营卫之源嘛。他要是一坏就不行了，这个是给他吃泻药，里头没病给他吃泻药，虚其里，不但外边湿郁于表而体重，而且血虚于内而心悸。这样子不要吃发汗药了，不可发汗。

“当自汗出乃解”，这个他要津液逐渐回复，他自然就出汗，这个病就要好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这个下之后了，“尺中脉微”，这个微是气血不足，具不足，这个脉微。“此里虚”，他是里虚造成的。“须表里实，津液自和，便自汗出”，须，当自汗出，他又一个须，当、须虚这都是含蓄的语意。是不是当大夫的就等着他自己恢复呀？也不是的。他这里头告你不要再解表了，不要再发汗了，你要在这些方面注意的。他是里虚了，主要的他里不虚了，他就表里自和。所以他搁个当自汗出，须表里实，这个里头呀都有一个让你斟酌治疗，可是这个征候呢他只是指一个身重心悸，这么一种征候，当然他没举全了，这两个说明由于里虚造成外有湿郁，内有心悸，血不足。那么这个治疗后头有的，你像这个时候应该用这个，大概小建中汤比较好，小建中汤治心悸烦啊，也有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，后头也有。总而言之得想办法实里，里虚。补虚扶正的话，他这个血液津液自然就恢复的，那后头有，所以在这只是告你不要再发汗了，应当使他津液复，须表里实，他就好了。

第50条

脉浮紧者，法当身疼痛，宜以汗解之。假令尺中迟者，不可发汗。何以知然？以荣气不足，血少故也。

这个浮紧脉就是太阳伤寒脉，表实嘛。那么这个它表实，身上一定疼痛的，它受到毒素的刺激加上这个体液的压迫，所以它疼的厉害。那么这个呢应该发汗，“宜以汗解之”。所以这个临床啊，我们不能片面的看问题，看他脉浮紧身疼痛就吃发汗药嘛？你还要看看脉。除了这个浮紧，你再看看还有旁的脉没有，如果同时有迟，尺中迟这个脉都迟啊，就是浮紧而迟的脉呀，尺不是说尺中的脉迟而寸脉数，哪有那事啊，这血管就是一条，心一动脉一跳，脉一跳三部脉它全跳啊，这个脉跳那个脉不跳，没那个事。他搁个“尺中迟”干什么呢？仲景的脉法呀，他是浮沉以候表里了，关的前后也候表里，这都是《金匮要略》里的：脉浮者在前，其病在表。关以上浮那准是表证，关以下浮上面不浮那就不是表证了。这个脉呀没有至数上的不同，可有形状的不同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们说的那个促脉，就是寸上浮所以他表不解嘛，那是表证。那这个呢，他特意搁个尺，仲景这个脉法呀，关以上候表，关以下候里，他特别提出来尺中脉迟，就是三部脉全迟，他提个尺干什么呢？告诉你这是里，此里虚，以营气不足，血少故也。说是脉内的营气不足，血少的缘故。凡是津液虚血少的都不能发汗，这个发汗啊，亡失人体的体液是最厉害的，所以你亡汗也亡血，这后头都要有的，我们慢慢的讲。所以这个不能发汗，怎么办呢？用上边的那一条诠释。虽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个表证，看看都象发汗，你看看有不可发汗的情况没有，如果有，这个汗不能够随便发。这两条诠释的是这个，应该怎么救治，后头有的。这个脉迟正说明里虚，就是前面我说的新加汤啊，就治这个。后头有的，现在先不管

第51条

脉浮者，病在表，可发汗，宜麻黄汤。

这它是简文啊，那桂枝汤它脉浮不，也脉浮。脉浮病在表这是肯定的，那就得用麻黄汤发汗吗？这不一定的，这是个简文，因为桂枝汤麻黄汤已经反复的说了，头前都有了。那么就是脉浮无汗者，它起码有个无汗，那么这类的表证必须用麻黄汤发汗，这是简文，这书里面很多。

第52条

脉浮而数者，可发汗，宜麻黄汤。

这跟上面的一样，只是脉浮而数，桂枝汤也脉浮而数啊，那么如果自汗的话，要用桂枝汤，无汗的要用麻黄汤，这和上面是一样的。而且表实证不光是无汗，头疼啊，腰疼啊，骨节疼啊，这都是麻黄汤证，这是必有的，同时这个人恶寒。那么这两条呢，它是同桂枝汤的一个划分，那么就是以有汗无汗来说，但它这个含在里没有明说，他这个书全是这样的，头前讲过了，在这里就简略了，但是读书的人呢，到这个地方就不能止于句下，脉浮的就用麻黄汤，浮数的也用麻黄汤，就都错了，不是这个事啊，因为他前头说了，所以在这里简约言之。

第53条

病常自汗出者，此为荣气和。荣气和者，外不谐，以卫气不共荣气和谐故尔。以荣行脉中，卫行脉外，复发其汗，荣卫和则愈，宜桂枝汤。

“病常自汗出者”，那这就是单独一个证了，就是经常出汗的病人呐。“病常自汗出者”，就是常自汗出的病。这个汗出啊，就是咱们头前开始讲的中风证，阳浮而阴弱呀，按到脉里面才弱。那么这个汗出，这是由血管里头伤于营啊，他说此为荣气和，虽然关系到脉内之营，但是这个毛病啊，在营没有什么责任，责任应该在脉外之卫，由于这个卫气不共荣气和谐故尔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在这我把这个气、血、营、卫跟大家说一说。

古人那，是这么来看人身的体液的，这个体液古人只能看到这么一点，古人不知道造血器官啊，他就知道饮食入胃，那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经过胃消化之后，它要进血管，古人这个他知道。那么化而为赤呢，古人叫做血。一进血管就是红的，古人叫做血，出了血管古人叫做气，这个血与气呀都来源于饮食，这是古人的看法。那拿现在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饮食入胃了，营养成份那，血管给它吸收出来了，然后输送到人的周身，这个就是拿现在话说就是营养成份。那么古人给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叫精气，这个精气呀就是养人的精真之气，人非它不能养，这古人也说的挺好，这个东西呀不到哪哪不行，但是他说的有点问题的，他说脾为胃行津液，输送到四肢百骸，不到足足就不能行，不到手手就不能握，古人看的东西就是疏，不密，他就是概要的说，饮食入胃，在血管里头色赤为血，就是其精者嘛。其悍者，不在血管里头在血管外头，那叫气，古人这么看。

那么气是什么样呢？我说的这些都是《内经》上的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，看看《灵枢营卫篇》上就有。这个气如雾露之盖，就像下雾下露水似的，遍布人的周身，哪都是，甚至于润泽皮毛，也都是气的作用。如雾露之盖，那就是指的津液。不过它不在血管之内，在血管外头。古人也知道这两个东西它互相起作用，这《内经》上也有啊，说：夺汗者亡血，夺血者亡汗。他也知道血管内外通透，这个他知道的很，你看你发汗大了血也没有了，失血的人也没有汗，再不能发汗。那么他说的营卫是什么呢？他说在血管里的作用，就是血的作用叫做营，营以周身嘛，也叫做荣，咱们这个书上是荣。那么血管外气的作用呢，他叫做卫。所以就这个本体上说，就是血与气。就作用上来，就是营与卫。就这么个东西，其实是两个东西，不要有四个，它就是气血，在基础上就是气血，就是我们饮食水谷化合物。当然在《灵枢》上讲，也吸收天气了。所以怎么这个气来自于上焦呢，血管吸收了也得到肺，到肺了，他说受之于天。于天，就是指着天气。王冰那个注他说先天，搞到肾上去了，不对的，那在生理上也讲不通的。古人也知道这个气的成输，不但有水谷化合物，也有空气的氧气，这与现在讲的生理也没有什么大差别，但是它不够细致，不像西医那么清楚，但知道它的作用。知道它是养人的，作用在血管外头的气的作用叫做卫，在血管内的作用叫做营，古人这么个看法。

那么这一段是说，营卫是相附而行的，一点也不能离开。人如果常出汗，由于卫不和，就是血管外头这个气，不与脉内之营气调和，于是乎，卫自出于脉外，营而自行于脉内。这个卫失去营就不固，就要出汗。营失去卫也不守，也是由里头往外分泌体液，分泌津液，所以才常汗出。归根到底这个毛病在哪呢？是在卫，而不在营，就是卫不与营协调了。

古人说那个协调啊就是血管通透作用，可没明说，说得不像现在西医解剖生理学那么仔细。那么这段呢就说明这些问题，他说为什么常自汗出，他说营气本来是没毛病的，这是外不谐，就是营气外面卫气，不共营气谐和故尔，它本来血管外头水分进血管里头，血管里头的水分也出外头了，我们饮食营养成分都在血管里头，它必须出血管才能营养组织细胞呢。组织细胞的废物呢也得进血管里去才能够排出，由小便排出，这种液体废物。古人对这个也知道一些，不是一点不知道，但是这个话说的呀非常笼统，不够细腻。那么这就造成什么样呢？营自行于脉中，卫自行于脉外，自行就不行了，不调和了。它在脉外，咱们讲营卫这个阴阳啊，古人讲的很好，他说卫得有营，才能固于外，这个营由于卫外为固，才能守于内，他没说血管通透作用，他只是说这个来说明，但是哪个也不能少哪个。如果它们两个不调谐，那就坏了，非出汗不可，这一段就是这么个解释。所以中医就应该参考解剖生理，血管通透作用，那解释得非常细腻、具体，明明这段书说的就是这个，我们要对生理上的情况更细致地了解，我们应该看看解剖生理学。桂枝汤从这段和下段，（可以知道）能调和营卫，他不出汗吗，用桂枝汤再发汗，使营卫协调就好了，桂枝汤起这个作用的。这是头一节，说是“病自汗出者，”就是常自汗出的病，这类的病啊用桂枝汤可以解决的，这是由于卫气不和。

第54条

病人脏无他病，时发热、自汗出而不愈者，此卫气不和也，先其时发汗则愈，宜桂枝汤。

这个病最常见了。

脏无他病，就是指的内脏没有什么特殊的病，拿现在的话说，也不是肝炎，也不是肺炎等等的吧。就是有这么一种证候，“时发热自汗出”。这个“时”呀就是定时，定时发热自汗，那么经久不愈。“而不愈者，此卫气不和也”，这也同上条一样，也由于卫气不和。那先其时发汗，用桂枝汤就可以好的。先其时者，他定时嘛，假设说一天两点钟，下午两点左右，要发热汗出，你在两点钟以前给他吃桂枝汤准好。

这个我遇到很多，也是我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厨子，二十年，就是这个病，就是到时候发烧，完了出一身汗，过去（以后）像好人一样。他那个时候啊也研究一点中医，他就给他吃这个药，吃了就好了，回头高兴极了，他说这回可好了。这种病，二十年也太多了，这我头一回听说，但是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很多。有一些人啊老是怕桂枝汤热，其实它不是热，桂枝汤（证），你看看头前，没有一个不发热的，这个也是时发热。要是只汗出不发热，桂枝汤还不行。那么现在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毛病，见到热就不敢用桂枝，其实不对的。这个病很多，在临床上很常见的。我在农村也遇到这么一个老太太，每天到4～5 点钟的时候，必要发烧，然后出汗，出完汗之后，也不发烧了，也不难受了。她是天天的，也是有很长时间了。这还是在那边我给看的这个病。我给她开三付药，吃了两付药就好了。这个很多，要注意这个。这就说明桂枝汤啊，不止治中风这个病型的表证，就是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，它也能调协营卫。调理营卫，营卫不和呀，他举这么两个例子，一个，常自汗出，第二个，时发热自汗出。这两种情况全是营卫不协、营卫不调，那么这个书说是卫不和。桂枝汤专调营卫，治这种病的。那么用药的方法呢？他那个不定时那个没办法了，那还是根据一般，早晚吃了。他这个有定时这个，在发作以前两个小时最好，给他吃就可以好的。

因为这个地方你们回头看看咱们讲那个桂枝麻黄各半汤，桂枝二麻黄一汤，为什么里头搁桂枝汤呢？就是“形如疟，日再发”，就是定时发寒热，不汗出，所以不是整个桂枝汤（证），不是只是营卫不调，还有因为不得汗出，所以他用麻黄桂枝各半汤，我们讲那个时候啊就引证这一条了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回头再看看，对于那条也就明白了，为什么用麻黄桂枝各半汤，桂枝二麻黄一汤，全是由于桂枝汤这个药能治定时发热而汗出，可以回头看一看。

第55条

伤寒，脉浮紧，不发汗，因致衄者，麻黄汤主之。

这同上边啊，“伤寒脉浮紧，发热无汗，自衄者愈”那一条可以对照着看。那么伤寒脉浮紧，这是表实证，应该发汗，就由于不发汗而致衄，那么这个血管充血达到一个相当程度，他非要破鼻子不可。那么这个致衄也有好病的，头前那条就是的。要是不好呢？该吃麻黄汤还得吃麻黄汤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补充那条的不足了，那条这不是在这呢“太阳病，脉浮紧，发热，身无汗，自衄者愈”。

这不是个决对的，我方才讲也这么讲的，所以“脉浮紧、发热身无汗”，这种表实证，有人需自衄而愈的，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也有不愈的，就由于你不发汗，那么他这个充血是越来越盛，里头就阳气重了，越不发汗，阳气越重，重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他就要自衄，这由于不发汗所致呀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病虽然衄而不自愈，你还要用麻黄汤治疗。这两节你一看就明白了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它是一个，它不是固定的，这个病它是瞬息万变的。有因衄就好的，有因衄不好怎么办呢？该治还得治。这个就是补充那条。

第56条

伤寒，不大便六七日，头痛有热者，与承气汤，其小便清者，知不在里，仍在表也，当须发汗；若头痛者，必衄，宜桂枝汤。

那么这个头痛有热是表里共有的病，太阳病也有头痛发热，阳明病也有的，那么这个，他说这个原起是伤寒啊，就是表实证啊，就是无汗这种伤寒，已经不大便六七天了，那么这个头痛有热呀，大概就是里实的问题了。这个久不大便啊，它就造成自己自中毒啊。我们饮食入胃，血管要吸收，可是老不大便，你再吸收了，就是有了毒素它也吸收，所以生理上就这个样子，它不知道有毒没毒啊，所以日久不大便容易有头痛的。他这六七天不大便啊，那么头痛有热，按着常规上看，这是里实证，与承气汤。这个“与承气汤”，他也不是说“主之”啊。他这个书啊，“主之”就是固定不移的。“与之”，比这个“宜”的口气更轻，“宜”就是当，应当，也不是“主之”。这个“与”是大有商量余地的，“与承气汤”，这个承气汤也多种啊，大小承气汤，调胃承气汤等等的吧，可以与承气汤，就是你根据他这个病情的轻重缓急，斟酌着用吧，它是这个意思。假若真是里有热，那个小便呀它要红赤的，这个是很要紧的，这是辨证的法子了。

那么这个头痛有热，不但阳明病有，太阳病也有。那么如果阳明病，他里热，里热了小便红赤。那么“小便清者”，色不变，“知不在里，仍在表”啊。那么这个虽然六七天不大便，你不要光看这个不大便，这还是表证，它要是阳明病，小便绝对变色。“当需发汗”，那么这个呀你还是要发汗的。这就是这个病啊有疑似之间，我们找这个特别的鉴别的一种方法，尤其这个表热里热鉴别的方法以小便是最好辨了，所以咱们在临床上要问，不问不行。

那么这个表热里热，最容易辨的莫过于小便，你问问小便怎么样，小便一点颜色也不变的，里头没有热，你别给人吃承气汤了，这还仍在表，当须发汗。这个发汗，可能它是麻黄汤，他说的是发汗，而且开始他用的是伤寒，没有汗。“若头痛者，必衄”。他这个一句话差不多就是一段的意思了。假若吃过麻黄汤发汗，而头痛不已，那个人啊他必衄，什么道理呢？这个就是病深，他在六七天，他这个病啊，这个热病都往上冲，六七天发汗之后还不好，脑袋还疼，说明这个上冲也厉害，这个上冲是桂枝的主要的证候，所以治头痛啊，这个麻黄汤不如桂枝汤，可是麻黄汤也有桂枝，但是桂枝量也小，所以一般的头痛啊大概（用）桂枝汤的多。他说无汗，你不能吃桂枝汤，先要吃麻黄汤，可吃了，头痛还仍然不好，那个就是与桂枝证上冲有关，不但头不好，而且必衄。“宜桂枝汤”，那么这个时候啊应该用桂枝汤，再小发汗就好了。这也挺重要，重要在哪呢？就在这个验其小便以知表里，这个汗下异法呀，这个很重要，该发汗的吃泻药不行，那么真正阳明病发汗也不行啊，越发汗，里头热结得越厉害。那么假若发汗，不好，脑袋疼得厉害，鼻子出血，你以为解表解错了，也不是的。那是因为久不得汗出，阳气重一方面，同时气冲得也厉害，气往上冲，这时候你再更发汗，这个表还是没解嘛。

第57条

伤寒发汗，已解。半日许复烦，脉浮数者，可更发汗，宜桂枝汤。

这个他就接着上边一节，怎么头痛者必衄，完了就得吃桂枝汤呢？这也是定法。这个头前我们讲过了。本来他是太阳伤寒，发汗已解，但是半日许呢复烦，他这个表解了人就不烦了，烦就是有热才烦呢，还是热没除，他又烦，这时候你看他脉啊还浮数，还是表热呢，可更发汗，这个时候啊再发汗就好了，但是不能用麻黄汤了，宜桂枝汤。

这就是说，我们讲了这些，全是对于麻黄（汤）桂枝（汤）这两个方剂应用方面反复地来申明。他说麻黄汤吃过之后，如果病不解，这个病还在表，那你还得解表，还得发汗，但是不能再用麻黄汤了，必须用桂枝汤，在这他特别地郑重其事地点出来，头前都没说明啊，可是我讲了。那么上边那个也是，本来他是头痛有热，小便清这是表证，可是他是伤寒，没有汗的病，当然先用麻黄汤。可是使麻黄汤也对呀，但是头痛不好，鼻子反倒出血，那么这个时候脉当然也还是浮数的，你再吃桂枝汤就行了。这是定法，这在临床上也是一样的，这个麻黄汤不能连续用，凡服过麻黄汤而表不解，你再解表就得用桂枝汤。你服过桂枝汤表不解，可不能用麻黄汤，还得使桂枝汤。这是定法，所以桂枝汤这个药啊最平和不过的，绝不象后世这个说法，他就用一句话了，“桂枝下咽，阳盛则毙”，那正说明麻黄汤证，这个头前有了，说桂枝本为解肌嘛，若脉浮紧，发热无汗，这种太阳伤寒病不可与之也，常须识此，勿令误也。

我们上边方才讲这个，阳气重的这种病，阳盛则毙就是指阳气盛，他这个表实证，不得汗出。这个桂枝汤怎么个药呢？桂枝汤，它是甘温，虽然解表，有益胃生液的这么一种作用。他已经是体液充实体表了，你还增液，你还让他，实上加实了嘛。所以这个麻黄汤证用桂枝汤是绝对不行的，这个阳盛指着阳气盛于表那个阳盛，不是有热，桂枝汤（麻黄汤）哪个不治热病啊，都治热。

后世给曲解了，凡是热就不能吃桂枝，这都是错的。桂枝汤这个药啊非常平稳的药啊，我常用，那就是伏天我也用，也是三四钱这么用，怎么也不怎么的，哪有那回事呀，该用你就得用，不该用你非要用那也不行啊，那么这是一种定法。他说伤寒发汗，本来是药对证了，吃了也好了，可是半日过它又来了，脉还浮数，还在表，你就换个发汗的法子，用桂枝汤就好了，不能用麻黄汤。

第58条

凡病，若发汗，若吐，若下，若亡血、亡津液，阴阳自和者，必自愈。

这一下就是发汗不合法，也造成很多的问题。他这个是个泛论，无论什么病，我们治疗啊汗、吐、下这是一个攻实去病的一个大法，在中医上说，汗吐下都是攻实去病，可是用不得当，都足以害人，起码是亡血、亡津液。这个亡血就是亡血液。亡失血液，亡失津液。那么这个汗法，发汗最亡失体液得厉害。那么这个吐下也是一样的，他本来吃些东西，胃消化之后要吸收的，你不等他消化，不等他吸收，都吃泻药下去了，身上体液也是不能够补益，不能够继续得到吸收，也是少了嘛，也亡津液亡血液嘛。

如果阴阳自和，阴阳自和指着表里，表里没有他病，我们经过发汗，或者吐、或者下，损失了血液和津液，如果表里自和，这不要紧，这个病可以治好的，不必乱治，“必自愈”。那么言外之意，津液血液亡失，而又有表里不和的现象发生呢？那你得治疗，没有（不和）不要紧的。所以人的这个身体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糟蹋坏的，但是这个是不合法的发汗吐下，损失人的津液体液，亡津液亡血液这是肯定的。亡就是亡失的亡啊。

第59条

大下之后，复发汗，小便不利者，亡津液故也。勿治之，得小便利，必自愈。

大下之后，吃的这个重下剂了，尤其巴豆这类的下剂，病不好而复发汗，这有这样的大夫吗。这个汗下倒置啊，一般都是有表证先解表，表解再治里。没有这个先治里，大泻之后还有表证的，很少了，就有表证也不能再发汗，那个发汗起码也是要用这个解肌这类的药物，像桂枝汤这类的，不能再用麻黄汤，他这个说的是用麻黄汤。那么这个汗下倒置，这种治疗啊没有个不亡津液亡血液的，那么津液体液亡失太多了，小便也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小便不利是由于亡津液的结果呀。

这是误治，这就告诉你呀不要利小便了，所以在临床上不能（见）一个症状（治一个症状）。我们遇到小便不利，当然要利小便，可是由于亡失体液造成的这个结果小便不利，他没有水分，（你如果治疗）反倒为逆了，所以他说是“勿治”，千万不要再利小便了。“得小便利，必自愈”，他由于津液恢复，小便自然利的。这一节就是承着上节说的，就是阴阳自和，表没有什么病，里没有什么病，只是由于这个大下、复发汗，体液亡失太多了，造成这么一种情况，没有其他的关系，这个你不要瞅着小便不利就治，他根据这个阴阳自和，小便不利也是一个不和呀？这个不和没有关系，还算自和之内的，所以这个不要治，他这个津液会恢复的。如果不恢复怎么办？当然也要治，治你不要利小便了。

这个 59 条以下全是汗下失法，而造成种种的疾病变化。大伙要注意，桂枝汤、麻黄汤、葛根汤、大青龙汤、小青龙汤，这几个是顶主要的，那么另外有一些合方、加减方，桂枝麻黄各半汤、桂枝二麻黄一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，这是合方。另外呢有桂枝加葛根汤、桂枝加附子汤，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加味的方子，桂枝去芍药汤，都是加减的方子。那么回头这些主要方子在脑子里头得有个体会，因为桂枝汤它是解肌，它既能够亢进胃气而生津液，他这里头甘温嘛，这个胃是喜甘、喜温、恶寒、恶湿的这么一个脏，所以桂枝汤这个甘温能够亢进胃气而生津液，它是这么一种发汗药，所以我们用桂枝汤啊必须以津液丧失为先决条件，你像我们头前讲的这个开始有这个表证，有自汗的需要用桂枝汤，不能用麻黄汤，自汗者就丧失体液，我上面给引征内经那一段，阴阳交，本来这个表证就是人体利用这个精气，想达到出汗的目的把这个病邪驱除出去，就是这么一种病机，我们根据这个症状分析也是这样的，可这个桂枝汤证出了汗了而病不好，足证他这个精气呀力量不足，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，他不足以驱邪，所以虽然汗出而病不愈，但是他不到阴阳交那么一个严重的状态，他能吃，没到那个不能食，所以他不要紧，但是我们治疗啊可不能用麻黄汤，必须用养津养液的桂枝汤，这是桂枝汤。这个麻黄汤呢你看正相反，麻黄汤治表实证，由于表实，体液一点也排泄不出去，那么压迫人身上哪都疼，头、项、关节、腰，无处不疼，桂枝汤也疼，他比桂枝汤严重得多。同时，由于表气一点也不解呀，必波及到肺，他要喘，所以这是麻黄汤与桂枝汤的区别。这两个方剂在太阳篇里最主要。你看葛根汤，里头既有桂枝汤，又有麻黄，所以葛根汤（证）一定恶风，因为有桂枝汤的关系，他也恶寒特别厉害，他有麻黄汤的关系。所以葛根汤这个方剂是一个清凉性、滋润性的一种解表、解肌，解肌是有桂枝汤的问题了，同时葛根这味药也解肌，那么主要的是项背强几几。太阳病也头项强，但是背不强，所以葛根汤能治痉病，如果这个项背强的程度达到一定程度，这个人就要抽，叫痉病，这个葛根汤也治，那是刚痉了，在《金匮要略》里有的。这个方剂呀在临床上是最常用的，凡是表不解，没有汗，恶风寒得厉害，觉得怕冷得厉害，无论他项背强几几还是不项背强，都可以用葛根汤。第四个就是大青龙汤了，大青龙汤是越婢汤与麻黄汤的合方，他这个方剂就是不汗出而烦躁，要不怎么咱们方才讲那个二阳并病，当汗不汗，其人躁烦，我怎么说是个大青龙汤证呢？就因为这一点。本来应该出汗，而汗不得出，这个人就烦躁，这是大青龙汤证。大青龙汤是大发汗药，麻黄用6 钱啊，恶寒也相当的凶。大青龙汤与葛根汤这两个方剂的主证啊，全是表实无汗，而恶寒较比严重，可是这两个好辨，一个有石膏，这是大青龙汤证，必烦躁，或者口舌干，他有内热，这葛根汤没有。葛根汤有项背强，大青龙汤没有。这两个方剂啊全是恶寒较比厉害。这个小青龙汤证就是咱们平时所说那个外有风邪、内有痰饮的病，心下有水气，表不解嘛。那么这个方剂偏于温，它有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这些药，他有咳喘，咱们说这个痰饮咳嗽这类的病。同时大小青龙汤都能发水气，那么这也治溢饮那，这个是在《金匮》上。我们讲完这些，（就知道）所以中医这个发汗啊，你拿这几个方剂（来讲）是各个不同，所以在临床上错了，错了就不行，你像我们方才讲这个二阳并病，他也先发汗，他用这个发汗方法不合适，所以还有大青龙汤证发现，他那个病可见开始就是大青龙汤证，他也许用桂枝汤了，也许用其他的方剂，都是没达到目的，所以这个汗出不彻，与一般的麻黄汤证、桂枝汤证全不同，他不好病，甚至于还出大毛病。这是我们上面讲这些发汗剂里头有这么几个主要的方剂，这几个主要的方剂你心里要有个数，那么其他几个加减方剂你就容易理解。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了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，自和这就自愈，上次这个59 条啊，就是一个自愈的一个例子，说“下之后，复发汗，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是也，勿治之，则小便自利，必自愈”。那么底下这个例子就是相反了，非治不可的，这就是60 条。

第60条

下之后，复发汗，必振寒，脉微细。所以然者，以内外俱虚故也。

这个汗下乱用啊，那么下之后没有再发汗的。那么一般的要是个太阳病，如果吃了泻药，表不解，那么气上冲者嘛，那是表不解了，还可以吃桂枝汤，但是不能用麻黄汤。那么这条说的就是用麻黄汤发汗，他这个书说发汗啊都指着麻黄汤。可是下之伤其里，就是里虚了。复发汗，又虚其表。那么这样子治疗啊使表里俱虚，所以“必振寒，脉微细”，这是个倒装句。那么表里俱虚了，表虚，这个表虚不固。振寒者，就是打颤颤，他说打颤颤地怕冷，这就是虚得厉害。脉微细就说是里虚的情况。那么这个病应该怎么治，后头就有了，这个在原则上说，他说下之后复再发汗，往往造成表里俱虚，这个人起码要振寒，而脉微细的。他这个书啊，因为我们讲的太阳病，太阳病的治疗呢依法当发汗，他讲的这些。那么就是虽然讲的是太阳病，如果要是这个人汗下失法，或者是发汗不当，这都属于误治，容易造成很多的疾病的所谓逆证呀，就是治坏的病啊，那么这个呢我们研究太阳病也不得不知。但是底下这一系列方子并不都见于太阳病，这个我们要理解。底下就说了关于表里俱虚的治疗。

第61条

下之后，复发汗，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，不呕，不渴，无表证，脉沉微，身无大热者，干姜附子汤主之。

“下之后，复发汗，”这就是接着上一条，“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，不呕，不渴，无表证，脉沉微，身无大热者，干姜附子汤主之”。

这个他没提振寒，大概也振寒，不提了，光提个脉，脉沉微。那么这种的病就是，这条主要的意思，让你学辨证，正面的反应太少，所以从正面来辨这个证啊比较困难，（所以）他从侧面来，那么西医的办法了，这个除外，那个除外，那就是他了。这段讲的就这个。“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”，这讲烦躁的。咱们讲烦躁，三阳病都有烦躁，这个三阴病也有烦躁。烦躁最厉害的莫过于栀子豉汤（证）了，虚烦不得眠嘛。要如果是栀子豉汤这个烦躁的话，那么他不会夜而安静，是昼夜全是那么烦躁，所以这个就说他不是栀子豉汤证。

不呕，这个病由表传到半表半里是要呕的，那么说明这个烦躁也不关乎少阳病。不渴，里头有热，人是要渴的，阳明病啊，他不渴，所以这个烦躁啊也不关乎阳明。无表证，也不是表不解那个烦，他没有表证，尤其是脉沉微，身无大热，这个大热呀有两个看法，一个就是表热，表热我们头前讲过了，“淅淅发热”，感觉这个热呀笼罩体表而不开，这么一种热。还有一种阳明病身大热，不恶寒但恶热，蒸蒸发热，他这个无大热呀，既没有表热，也没有阳明病那种蒸蒸发热，这个纯阴证啊有时候外边带点热，我们后头学四逆汤证的时候就有了。

那么他这个呢一样一样都给除外了，既不是栀子豉汤虚烦证，也不是心烦喜呕少阳病的那种烦，也不是胃家实，渴而烦的那种烦，也不是，同时也不是表不解那个烦，外头没有大热，既没有表热，也没有阳明之里热的这种外证，这肯定是阴证的烦躁。

这阴证的这个烦躁最坏了，那么古人这个看法全是说这个阴阳绝离，这是个术语，就是正不胜邪了，就是脏器胜不了病邪了，所以他烦躁，这个还是躁多而烦少，躁者乱也，这个在阴证里头最危险的一个证候，所以他用这个干姜附子汤主之。所以他这个书从多方面给人指示，也有的正面证候太少，就是一个脉沉微，一个发烦躁，发烦躁这个病症啊关系方面太多，那么当时确诊不了啊，怎么用药呢？所以他就从侧面（了解），正面反应太少。所以他一样一样（排除），是不是虚烦啊，是不是少阳病啊，是不是阳明病啊，是不是表未解啊，他把它都除外了，那么说明什么呢，真正由于汗下失法，造成里虚阴寒证，这么一种烦躁。干姜、附子这两味药，古人也说附子不得干姜，不足建其热，这也是一种术语说法。这两个药全是温性热药，这个附子偏于治下，比如下利呀偏于用附子，全是温里的药。要是呕吐呢常用干姜，所以干姜温上。那么这两个药搁在一起，就是彻上彻下，所以里头真正有阴寒非这样不可，他是把这两个药放在一起，而且量非常的重，你看着虽然一两干姜，但是这回是顿服，就一剂，一剂1 两那么合后世 1 两就是 3 钱，3 钱干姜配合 1 枚附子，这量就很重了，比四逆汤都重。所以阴寒的证候见到烦躁不宁，这不是好现象，这是脏器不足以胜邪，这就是精气欲脱的这么一种反应，所以用这个方子。这个方子再加甘草就是四逆汤了，他的这个病啊不急迫，只是烦躁脉沉微，没有其他的急迫的证候，所以他不搁甘草。你象四逆汤（证）下利清谷等等的，都有急迫的证候，用甘缓的药，搁甘草。古人用附子呀遇到救逆，温中的时候，都搁生的，生的是有力量的。现在附子都是制的，也不论个了。一个没法考据的，大个的附子都1 两 8 钱的，小的 3～4 钱2～3 钱，我们现在用呢就附子、干姜等量用就行，干姜9 克，附子也用9 克就行。

生附子有毒啊，咱们得另学用，同时要注意一些，不要跟他这个原方是生用，咱们也生用。就是用生用也药不死人啊，不能说药死人，但折腾人，常常使人头眩，头眩冒，常有这种情况。大量用也能死人的。这是一节，由于这个汗下失法，下之后再发汗，没有这个治法，没有不虚人的。虚到极点了，就转变阴证，那么脏器沉衰，不足以克服疾病了，人就要死了，这个时候就要用干姜附子汤。干姜附子汤方干姜一两附子一枚（生用，去皮，切八片）上二味，以水三升，煮取一升，去滓，顿服。上二味，以水三升，煮取一升，去滓。

第62条

发汗后，身疼痛，脉沉迟者，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。

这个在《玉函经》上没有分量，也没有新加两个字，就是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，这本书搁上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都可以通。“发汗后，身疼痛”，身疼痛是表证了，那么发汗之后，身还疼痛，那么表没解呀。表未解，依法应该用桂枝汤，是不是，但是呢那个脉可是浮，脉沉迟者不行，需要桂枝汤原方加味，加芍药生姜，照原量再加1 两，另外加 3 两人参。你们看看头前这个50 条，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，宜以汗解之，假令尺中迟，迟者不可发汗，何以知然，以营气不足，血少故也。这个脉不足啊，不及的脉，就是营不足。不是这个脉迟，它准就主寒，不是的，它就指血少，血少不充于脉，脉就迟。那么这个发汗之后身疼痛，表未解，可是人太虚了，这个虚你不能够再（发汗），所以我们头前也讲很多了，假设说要有里虚证，也有表证，你非先治里虚不可。那么这个里虚不太厉害，只是脉沉迟，没有其他的证候。脉沉迟说明由于发汗之后，丧失人的体液，夺汗就亡血呀，血液也少，这个时候你再用桂枝汤原方不行了，所以这得知道变化，那么这怎么办呢？

我们讲桂枝汤，桂枝汤这个方剂呀就是安中养液，就是鼓舞胃气，那四味药都与胃有好处，但是脉沉迟呀原方是不行的，只是用那几味药鼓舞胃气不够了，用人参大力而来健胃不可，所以他用人参，加上3 两这个分量很重了。另外呢把这个生姜，生姜也是健胃药，生姜合和人参一起对于健胃当然更起作用了。芍药是育阴，桂枝汤搁芍药也是这样的，芍药是苦平微寒的药，它是养阴，那么这个血少就是阴不足啊，后世这个说法了。所以这个脉沉迟就是津液缺少，也就是第50 条说的营气不足，血少故也，所以脉迟。这样子你再用原方就不行了，所以古人这个用药讲丝丝入扣，你要不恰好，就好不了病。用桂枝汤还是不要紧的，如果你要用麻黄汤就了不得了，你再大发其汗，他本来血液就少了，你再大出汗，这个人非抽不可，那更不行了，就是对，用桂枝汤也不行，你还得想办法健胃，这个胃，我们这个地方，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寻常说这个津液虚、血液虚，都要壮水嘛，滋阴、养液，都用这个法子。这个在临床上咱们得看，他这个，仲景这个书不是这样的，他有时候用四逆汤，也养液，你得看什么情形，也得辨证啊，后世见到热就是阴虚，生地、麦冬就往上上，那么见到这个见到寒呢就阳虚，就附子、肉桂，这是错的。他这个书啊，真正的津液虚、血液虚，看看什么情形之下，在虚寒，这个阴寒证最虚得厉害了，这个时候津液虚，那个生地、麦冬一点也不能动啊，动就能死人的，你非得恢复，咱们现在说就是理脾胃了，就是健胃，总而言之就是健胃。这个胃气一恢复，自能够化水谷而布津液，自然地（就好了）。

这个在后世的医书里呀，这一点不谈，一看到阴虚就想办法滋阴，那就错了。他这个书就是这样，这所以搁个脉沉迟，脉沉迟虽然说是营气不足，血少，在他的书上这么说的，但是也是虚寒，里边多少是虚寒，要不这不足之脉怎么现迟呢，这样我们就不能够用解热滋阴的药，那个根本就是不对的，所以他用这个，发汗后身疼痛，表不解，依法应该用桂枝汤啊，但是这个脉沉迟，由于发汗，里头津虚血少而有些虚寒的反应了，所以他要加，不但加人参，而且还要加生姜，生姜这味药是温中，是一个温性药啊。所以这个方子，他叫个新加汤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还得用桂枝汤，需新加这几种药味，健胃以滋津液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方剂就是桂枝汤原方，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大枣、生姜，在原方里头加一味人参，另外呢把芍药、生姜都增量，我们看这个方子就治桂枝汤的原方证而胃更比较需，加生姜，里头也有恶心，张仲景这个书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一般都不提，其实这应该有呕，应该有恶心，这里的人参也不是万能的药，它就是健胃，健胃也有证候，这个书后面大概有，理中汤我记得就有，什么时候呢？就心下痞硬。《外台》说得明白，这是人参的一个主要的证候，它治胃虚，胃虚到什么程度上呢？我们讲泻心汤的时候就有了，胃虚呀，这个邪气，客热邪气，都往胃这块来，客气动膈嘛，膈就指着心下胃这块了，这样子胃就硬了，无论是水饮或者是邪热之气，都跑到胃这了，这就合乎《内经》上说的话，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哪块虚，邪就往哪块去，你用下或者发汗，虚其胃了，那么这个邪气就往胃这块跑，于是胃、脾，脾这块感觉上下不通，而且拿手按着也硬，所以心下痞硬不可下，下之则死，这阳明篇就有了。那么我们用人参呢要注意这一点，人参不是万灵的，当然人参与附子啊都能够促进机能沉衰（的恢复），拿现在话说就是代谢机能沉衰了，但是用处各有不同的，真正现虚寒的这种证候，你非用干姜、附子不可。人参这味药是苦、甘，偏微寒，所以在阴证里可以用，在阳证里也可以用。真正虚寒，寒得厉害，真正纯阴证，人参不能用，你看复脉汤、通脉四逆汤、四逆汤都不用人参。用它的时候，有一个特殊的证候，就是心下痞硬，这个病人呐，他说心下痞，按着这块挺硬，食欲不振，有一种胃虚的反应，这时候就要用人参。要是没有这个证候呢，用着是有害无益，用什么药都这样。

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方桂枝三两（去皮）芍药四两甘草二两（炙）人参三两大枣十二枚（擘）生姜四两上六味，以水一斗二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。本云：桂枝汤，今加芍药、生姜、人参。

第63条

发汗后，不可更行桂枝汤。汗出而喘，无大热者，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。

这个针对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说的，这个发汗后，一般表不解是用桂枝汤，唯独这一条你不要用，“汗出而喘”，汗出，桂枝汤不是治汗出嘛，太阳中风，发热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用桂枝汤了，那么这个喘呢？我们头前也讲了，喘是气上冲的一种反应，如果有气上冲的反应当然可以用桂枝汤了，唯独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什么道理呢，咱们好好把它解释一下。

这个怕你想到桂枝加厚朴杏仁汤，那么桂枝汤解表，加厚朴杏仁兼以定喘，这不跟这个意思一样嘛。其实他这个意思不是，他这个汗出啊，那不像桂枝汤那个汗出啊，这个汗出是这个汗多得很，而且这个汗相当地稠、粘，这纯粹是热，这个喘也是热壅，这个表不解，表邪也盛，这个热往上壅得厉害，他这个汗出有阳明病的味道，但是又不到承气汤那种情况，我们讲阳明篇就有了，阳明病法多汗，里头热嘛，是蒸汗外出。这个一方面表未解，一方面里头也有热，所以这个汗出得相当地甚，而且这个汗臭味也重，咱们闻着汗臭味也重得很，也较比稠、粘。这个喘最厉害，麻杏石甘这个喘顶厉害的，一方面有表证，有麻黄证，一方面热往上壅，就是石膏证了，所以假设这个汗出而喘。

“无大热者”，无大热我们上头也讲了，既没有表的淅淅那种热，也没有真正到阳明病那种情形蒸蒸发热，那非用承气汤不可了，不到那种程度，但是确实也是里热。“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”，那么这样子呀因为邪盛加重麻黄，同时有热，这就是麻黄汤的一个变方，麻黄汤把桂枝去了，这个里热呀桂枝不能用，然后加石膏以解其里热，是这么一个方剂，就是根据麻黄汤一种去加法了，去桂枝加石膏，这个方子咱们也常用，尤其肺炎都爱用这个方子，其实这个方子也不是肺炎特效方子。真正的汗出而喘可以用，但是只能够用一次，你不能连续用，假设这个药吃了，病好一些，但是热没完全去，这时不要一直搁麻黄，变其他解热清肺的药还是好的。这个方子是最常用了，我们一般治这个哮喘也有时候用，真正是汗出而喘，确实里有热。他这个方剂后头，本云，后头，黄耳柸，这个大概是错的。他凡是本云啊，都说明这个方子原方，大概本云麻黄汤，今去桂枝加石膏，大概是这么一种话。他弄个黄耳柸，这个黄耳柸，有注家说它是个器皿。要是个器皿，这个本云黄耳柸就没有意义了，大概是本云麻黄汤，今去桂枝加石膏。他搁个黄耳柸。这个书的错误是有的，你象这个就是明明白白的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麻黄四两（去节）杏仁五十个（去皮尖）甘草二两（炙）石膏半斤（碎、绵裹）上四味，以水七升，煮麻黄，减二升，去上沫；内诸药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。

第64条

发汗过多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者，桂枝甘草汤主之。

桂枝四两（去皮）甘草二两（炙）上二味，以水三升，煮取一升，去滓，顿服。

那么前边两个全是发汗药物，这不一定是误治你可知道，那么发汗后，这个病重，他当时不解，有的可以用桂枝汤。那么看他有些虚象，就是这个津虚血少啊，脉沉迟啊，可以用新加汤。那么也有病人内热素盛，虽然表证发过汗了，但是反汗出而热壅，这个麻杏石甘汤证了现这个证，这个也有。这都是不一定是治错，这种情形也可以发的。

那么底下这个呢，就是发汗不得法了，这是错误的，发汗过多，所以咱们讲桂枝汤，都要是取微似汗，就咱们用麻黄汤也是一样，不要大捂大盖，你把人弄得大汗流离，这个病不会好的，而且这个伤人体液太甚。这一段就说明这个发汗，不得法，而使之汗太多，也有毛病，这个就是单说这的，这就由于发汗过多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者，桂枝甘草汤主之。叉手自冒心就是交叉其手按着心下这个部位。

那么发汗太多啊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，你多汗者血就少，血不足以养心，心就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出汗都是上体部特别多啊，尤其咱们吃药啊，这个发汗，上体部这个水分呐骤然间丧失太多了，这个上下体的体液失调，下边的往上来，这是准的，这个就是骤然间发生的高度的气上冲。那么他这个叉手自冒心啊，一个是心悸，一个是这个气冲得厉害，所以按着才舒服点儿。那么这个呢，当然就用桂枝甘草汤就可以，这个桂枝这个药啊，它主要就是治气上冲，同时也起治心悸的作用，可是得大量用，这个我们在治心脏病啊，有的时候用（在）这个心悸，你要用个三钱二钱一点不顶事，你看看这个方子用多少，你看看，这个桂枝他用了四两，甘草用二两，它是顿服啊，顿服这个量大着了，这个桂枝就顶一两二，拿到现在度量上，这个甘草是六钱了，这个桂枝我一两是用过，就是这种心脏病啊，特数的这个特殊心悸，烦悸，那么这个时候桂枝可以多用，所以桂枝这个药，最平和不过，咱们现在把它形容得，简直是了不起的一个大热药，简直动不得，不是这个事，你看这个就看出来了。这只是一个发汗过多，造成这个心悸，加上心下这气往上冲，他叉手自冒心，欲得按者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赶紧降冲气，治心悸。这个桂枝加茯苓啊，治心悸更好，我们对这个心脏病常用的法子。你看这甘草大量用，也是搁六钱，它就是急迫，这种心跳非常的急迫，治急迫他都用甘缓的法子，都用这个，一般都用甘草。他不是那样的，该多用他真多用。这个主要是气冲心悸，特别厉害，用这个单方桂枝甘草，它也解表。他这个发汗过多，这个表还是不解你看，那桂枝汤你们看看方后语就有，说如果大汗流离啊，病必不除，他表还不解。那么这个方子呢倒不能发汗了，没有（生）姜在里面佐之，光一个桂枝，并不出什么汗，尤其大量搁甘草。但是它治身疼痛，这桂枝甘草（汤）也治身疼痛。后来，你象这个理中加上桂枝甘草也治身疼痛而协热下利，后头也有。这就是桂枝汤的最简化方，但是一般用呢都不用这么大量，这非是气冲心悸特别厉害，可以用这么大的量。你们遇到这个心悸，你们试验试验，这个桂枝用到六七钱，一点问题没有，你不重用，它不起作用。

第65条

发汗后，其人脐下悸者，欲作奔豚，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。

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

茯苓 半斤 桂枝 四两（去皮） 甘草 二两（炙） 大枣 十五枚（擘）

上四味，以甘澜水一斗，先煮茯苓，减二升；内诸药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作甘澜水法：取水二斗，置大盆内，以杓扬之，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，取用之。

这个也由于气上冲，同时这个发汗，他里头有停水的话，只是发汗不行，咱们头前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那一条你可以参看。那么这一段也就是这个情形，他底下有停水，就是小便不利，膀胱蓄水，这时候非利小便才能解表呢，这时候你发汗就是错的，所以发汗之后，这个病不是不可以发汗的，表病吗，可是马上就出来了其人脐下悸者，脐下就是关元膀胱部位了，那么这个地方跳，这就是水之欲动的一个貌了，一个应证了。欲作奔豚，这就要发作奔豚证了。

这个奔豚是怎么个情形呢？这是《金匮要略》上的一个病名，他说这种病啊，气从少腹上冲胸咽，发作欲死。它这个往上冲啊，那么这个人当时就是受不了，发作起来人反倒要死，可是复还止，它一会儿就下去，下去人就像好人一样，定名一个奔豚病。那么由于这一段后头就给定了明堂了，说这是肾气往上来，其实也不光是肾气，哪光是肾气呢。这个奔豚不一定得有水，那么我们后头就有了，桂枝加桂，那光是气上冲，只是气上冲，那也是奔豚，携带水上冲也是奔豚。这个就由于误发，虚损人的病，误汗，那么这个呢应该利水表自解，就是你这个解表的药里头合用利尿的药，自然表就解了。你要是不知道这个，就用发汗药，激动里饮那是病变百出，这是一个，那么我们方才讲了，由于发汗导致气上冲，这个气上冲也能诱导着水往上冲，所以心下悸也是个预兆，这就是水伴着气要往上来了，所以他搁个“欲作奔豚”，那么就真正发作奔豚，这个方子也好使的。只是有水，小便不利，所以既用桂枝降其气冲，桂枝甘草，这个也是桂枝甘草这个方剂了，另用茯苓、大枣以利水。大枣这个药也去水呀，你看十枣汤他不搁甘草，搁甘草不行，这个甘药里头唯独大枣利水，一般甘药都不利小便，所以这甘草不行。这个桂枝虽然也用 4 两，甘草也用 2 两，这个方剂可不同于上个方剂，上个方剂是顿服，这个他煮取 3 升，一回服 1 升，这是 3 剂，这个量不大了，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桂枝 4 钱，这个心的悸动不像上边那么厉害。那么这个方子就是桂枝甘草汤证，小便不利，脐下悸，就可以用这个方子。

那么真正奔豚，脐下悸或者腹挛痛，这个方子也好使，这大枣也治肚子疼，也治挛痛。这个方子煎法用甘澜水，什么叫甘澜水呢，他底下有个注解，“作甘澜水法：取水二斗，置大盆内，以杓扬之，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，取用之。”这是古人的一个看法了，这不是水往上攻嘛，水化气总是用甘澜水好，其实现在这个药谁也不这么做，用不着，就用普通的水煎就行，不是古人的这么一种（方法）。古人的方剂里有一些言语习惯吧，认为甘澜水较比好，它在水的上头，是泡，使水化气呀，这个水好，其实不然的。

这一段讲的是误发了停水、蓄水人的汗，就是膀胱有蓄水，小便不利，你发这样人的汗不行。我们遇到里头有水饮，在上头这类的，你象咱们说这个小青龙汤吧，心下有水气，表不解。那么如果小便不利，他膀胱蓄水呢，那你非搁利水药不可。谈到心下有水气呢，得去心下的水。心下的水呢？当然是用半夏、干姜、细辛这类的温性药，不然的化这个病也好不了。这个地方都很好，帮助临床啊，你象咱们临床遇到一个感冒，小便不利，这时候发汗白发呀。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常遇到，那么他又有个泌尿系感染，他同时也有感冒，这时你别管他感冒，你就给他吃猪苓汤治他泌尿系感染就对了，这个解了，他感冒也解了。你这振儿要发汗准错，这个要注意。这泌尿系感染就是撒不出尿来，撒一点一点的，次数挺多，没有大泡尿，窝臊子挺疼，里面也有热。他水不行，你发汗没用。

第66条

发汗后，腹胀满者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。

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方

厚朴半斤（炙，去皮）生姜半斤（切）半夏半升（洗）甘草二两（炙）人参一两上五味，以水一斗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

那么这个地方啊有几种原因，一种这个人由来脾胃虚，那么得了外感了，也得发汗呀，发汗之后常余留下来这种病。这个腹胀满是个虚胀、虚满，所以不用大黄，不是实满。这个方子治这种病非常地好，这个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。他因为原来消化不良，那么发汗，我们说了这个津液来源于胃，可是你大量丧失津液也影响胃，互相影响，你健胃呢也生津液，津液大量亡失也影响胃虚，他本来胃就不好，由于发汗之后，产生虚胀虚满发生。

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健胃，人参、半夏、生姜、甘草都是行气健胃，去水饮，另外再加厚朴消胀，是这么一个方剂。这个方剂呀，这个病也有时候遇到，不是说发汗之后遇到这么一种虚胀虚满用这个方子，不是的，在临床上常有的，就是个虚胀虚满，这时你按他腹啊没有腹水，没有，但是肚子挺大，咱们说这是气胀。我是遇到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从上海来咱们这来看的，这已经好几年了，那还有个石家庄白求恩医院西医大夫跟着我。那个人是上海人，来了肚子是挺大，我看也挺大，我寻思有腹水呢，我让跟着我实习的人，你看看这个人有腹水吗，他检查半天说没有，就是气。我就给吃的这个药。他吃完就好了，他也是多少年就不好。所以这个方剂呀是健胃消胀的药，当然是多少有恶心，你看这生姜用多少？用半斤的分量，有半夏、生姜，哪有没恶心的。他是腹胀满不欲食，有些欲呕，这个时候用这个方子非常好使。我们方才说了人参是健胃的，这个人参用的量并不大，因为不明显，在胃的这种证候，这个病呢我遇到的就是，并不怎么心下痞硬，主要是上下全挺大挺胀。他吃了 3付药，他的腰围下去相当显著，吃几付药就好了，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气胀当腹水了，那是越治越厉害，这个利尿是不行的。

这个挺多这种病。不必发汗后，发汗后影响这个呢当然也更行了。所以中医就讲辨证嘛，有这种情况就可以这么用，你象我们方才上面讲这个，苓桂甘枣汤，茯苓、桂枝、甘草、大枣这个药，也不一定在发汗后，凡是脐下悸，或者是少腹挛痛而有奔豚的这种情况，你用它就好使。这个临床上也常用的，所以他这个书啊，这些方剂，那么他讲的是伤寒论了，在这个伤寒治疗的过程上，有些特殊的情况可以介绍，这是一．二一样呢这种方剂呀不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合乎这种方剂的适应证候，你也可以用，哪一段都是的。你象麻杏石甘汤也不一定在发汗后，得病来就是这种汗出而喘也可以用。我们读这个书啊不要死于句下。

第67条

伤寒，若吐、若下后，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，脉沉紧，发汗则动经，身为振振摇者，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。

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

茯苓四两桂枝三两（去皮）白术甘草各二两（炙）上四味，以水六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分温三服。

他搁个伤寒，伤寒就是无汗的这种太阳伤寒了，依法当发汗呐，是吧，不能够吃吐下的药，“若吐、若下”都属于误治。那么这种误治，表不解，气上冲。那么里有停水呢？那么非挟着气上冲往上犯不可，所以“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”，由于原来是太阳伤寒，你吃泻药，他表不解，气上冲，所以气上冲胸。那么携带着水，那么心下，就胃这个地方呀逆满。

你这个吐下，我方才讲了，都伤胃气呀，胃虚，这水就往胃上来，所以心下这个部位感觉逆满。这逆满这两个字搁得很好啊，满是满，逆是从下往上来。“起则头眩”，一动作脑袋就要晕，这是胃有停水一个主要的证候，胃停水呀头晕头冒，脉沉紧，这就是里有水呀脉沉紧，咱们讲《金匮》就有了，说里有水饮，这个脉大概都沉，脉搏如沉，当责有水，就是进胃里头。紧呢？紧也主饮主痰。脉沉紧就是里有寒饮。本来这个病啊也是里头有停水，那么大夫在伤寒这个阶段给吃泻药吃吐药，这全错误的，那么影响气上冲，水也伴着气上冲，所以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，脉沉紧，这个证候。

这个病怎么治呢？就应该用苓桂术甘汤。苓桂术甘汤就是桂枝甘草降冲气呀，咱们头前这个方子。加茯苓、白术呢就是利尿，就治了。“发汗则动经”，这更不能发汗了，你看这个他也照顾这一点，我们方才说了里有停饮不能发汗，他这个本来是伤寒，他吃了吐药吃了泻药，气上冲，说明什么呢？表没解。表没解得解表，不是吃发汗药嘛？可是这个情形啊不能吃发汗药，非利水不可。所以根本呐就应该后面这个方子就是苓桂术甘汤，吃这个就对了，哎，这再发汗啊错上又错了，是表未解，表未解你利水治其气冲，这表自然就解了。要是发汗的话，则动经，使着这个水毒，咱们说水邪了，动悸经脉。这怎么讲呢？我们发汗，也是夺脉管里的血液，可是呢我们身上内里头有水，水借这个机会也渗透到脉管里去，你要不发汗这个问题不大，咱们讲这个调协营卫呀，营卫不和，一发汗使它们符合。那么假设有停水的话，一发汗，那么使着水毒啊必乘虚而入到经脉里头去，就指着血管说的，所以说发汗则动经，动经就是动悸经脉。

“身为振振摇者”，动悸经脉了，就是身上振振摇，就是战振而摇摆，“苓桂术甘汤主之”，这怎么治呢？也得用这个药，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。这个同上面那个方子全是由桂枝甘草汤加味而成的，那个加茯苓、大枣，这个加茯苓、白术，那么这个利尿的作用比上面那个有力量，因为有白术了。但是治这个悸烦不跟上面，上面那个茯苓用量是独多呀，你看那茯苓用多少，那个茯苓是半斤，这个茯苓才 4 两。可这个就因为头眩晕得厉害，胃蓄水多，他们说白术健胃健脾呀，这东西也不能这么看，胃里要停水呀用白术非常好，如果这个胃拿现在的话说发炎，有炎性的病变，而且没有水，这个白术是有害而无益，白术这个药是温性药，据西医说也是有一种刺激性挥发油，能够刺激胃粘膜充血，要是发炎吃了更坏，所以古人用这个药，胃停水就是胃虚有寒嘛，水性寒嘛，所以你用白术就对了。不是这个健胃药遇到胃病就可以用的，不是的，他这个是胃有停水而气冲、眩晕，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这种情况，用这个方子，这个方子也常用的很。不是发汗后，不是吐下后，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的头晕多属这个方子，尤其心跳，心跳、头晕，小便有时候也不利，但是不很大明显，那么这个方子再加上泽泻挺好。

如果他有贫血的这种情况，贫血还头晕啊，也有这个方剂的情形，你可以合用当归芍药散也行啊，当归芍药散合这个方子，尤其女同志最多，头眩晕，有些贫血的现象啊，经血不利呀，你可以用苓桂术甘汤合当归芍药散。这个方子最常用，你不能单独守这个方子用，可以随便加减，你要是加上泽泻呢，那么就是泽泻汤与苓桂术甘汤的合方，泽泻汤就是泽泻和白术两味药，我一般不用白术，用苍术，这我在临床上有个体会，这个白术不如苍术，古人不分白术、苍术，那么后世给分了，现在在临床上我觉得苍术要比白术好，白术好像有点燥似的。这个方子也常用得很，一般头眩晕，没有其他的病变，所以古人有句话“怪病当问水”，这个神经官能病啊也是有停水的关系多，所以他无故眩晕，嗯……这类的病啊大概都是停水，气上冲，这个多。如果有恶心那就不行了，恶心那就是吴茱萸（汤）的那种情况，不恶心这种头晕、心跳，大概这个方子都行。

第68条

发汗病不解，反恶寒者，虚故也。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。

芍药甘草附子汤方

芍药甘草各三两（炙）附子一枚（炮，去皮，破八片）上三味，以水五升，煮取一升五合，去滓，分温三服。

这个它是一种什么（病）？就是简约的说法，这篇文字搁这块就不成立，发汗之后病不解，还反倒恶寒，那么就用芍药甘草附子（汤）是不对的，这怎么能对呢。他这个书啊，这些地方都不是主要地给你解释太阳病，他略略提一提，可是你自己应该知道，因为头前咱们讲过芍药甘草汤，芍药甘草汤不治脚挛急嘛，芍药有育阴作用，由于津液虚而挛急，同时再恶寒，那么就是芍药甘草附子证。这个附子加到芍药甘草汤里，他说如果发汗丧失体液，而病不好，病要好就不恶寒了，不好反倒恶寒。这个反恶寒，反倒增加其恶寒，以前太阳病的恶寒没有这么厉害，反倒恶寒加甚，那么说明这个病是由阳入阴了，那么现什么证候呢，就这你不能用这个方剂，他总是现四肢拘急，或者腹挛痛，你才用芍药甘草加附子呢，要不然怎么能用这个药啊。

那么仲景他提到这，他没详细解释这个证候，因为芍药甘草汤在旁处讲的很多，所以在这里就不那么详细分析，主要目的讲的这个太阳病，太阳病应该发汗，在发汗的过程上，由于发汗不得法呀，由于滥用发汗药啊，或者是他有些宿疾，就是正当发汗，也许他有些什么毛病，就讲这个，这个当大夫也应该知道。所以这个不是主要目的，但是呢我们研究治太阳病，是应该知道的事情，所以他都不够详细。下面也是，

第69条

发汗，若下之，病仍不解，烦躁者，茯苓四逆汤主之。

这都不象话，他说这个发汗，或者又下，这病还不好，如果烦躁者就用茯苓四逆汤吗？这也不对。这个茯苓四逆汤，这个人参，就是胃虚，津液虚。就是四逆汤证有人参证，就是四逆汤证心下痞硬嘛，同时烦悸，这个茯苓治烦是肯定的，治烦治心跳。那么张仲景也没这么说明，总而言之他是发汗，若下之，这人虚极入阴了，而这个烦躁跟上边那个干姜附子汤的烦躁是一样的，阴证的烦躁，那茯苓四逆汤你得分析了，那么在霍乱篇有这么一节，他说恶寒脉微而复利，利止亡血也，人参四逆汤主之。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本来讲的是霍乱呀，霍乱是上吐下泻，耗损人的津液是最厉害了，损津液就损血液。那么后来这个人就是虽然不泻利了，脉微，恶寒得厉害，说这个病没好啊，不吐不下了，可是脉微而恶寒，而又复利了。霍乱好了，现在又下利了，完了再补充说了，利止，说是呀霍乱这个利止，那不是真好，那是亡血也，现在的话就是脱水，他没有可吐可下的了，所以他当时利止，但是病没好，所以脉微恶寒，霍乱篇里要详细讲的。那么这个呢是亡血了，我们方才讲了，这种亡血就不能用生地了，它是阴寒呐，恶寒脉微而复利，以前霍乱这个利止呀，那就是无可利而利了，那就是没有什么可利，当时是止住了，可是这个病没好，所以脉也极微，脉微者亡阳也。这个亡阳指着津液。那么现在又利了，那就是这个病不但有阴寒，而且阴血也虚到家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想法滋阴，滋津液，益血液，只能健胃，他这不是阴寒证嘛，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只是能加人参，那生地、麦冬简直就是不行啊。

所以这个地方就拿《医宗金鉴》，《医宗金鉴》是太医院那些吃俸禄的人，他们也瞎闹啊，他们说这不对，他们说附子、干姜为大热药，亡血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。其实他是不明白，这个亡血要看怎么一个证候，他是阴寒的证候的血少，你吃寒性的滋阴药啊，那还不让他死呀，所以就拿《医宗金鉴》也这么说，那正是阴寒的津液虚血液虚，同时还得治阴寒不可，回阳啊，还得用四逆汤的基础，那么血液哪来呢，即健胃，他胃气不复嘛，胃气一复，水谷之气一行，血液马上就恢复了，所以他是用四逆汤加人参汤，治阴寒而血如注，他用这个方子。咱们这个呢又加上茯苓了，那么在这个人参四逆汤证又加上一个烦躁心悸这类的情况，你只是用人参四逆汤不够了，还得加茯苓。茯苓这个药啊，睡觉安眠都用茯苓啊，它治悸烦，心跳，烦，它同茯神差不多。应该有这些问题，那么他这个书也没明说。他没明说这个道理，就是四逆汤，你们看去，四逆加人参，后头也有，那么茯苓，这一段都讲茯苓呢，都讲这个利尿药呢，他就不明说，这个与一般的四逆汤证的不同点就是烦躁。那照着本文说呢这两段都要不得，一个病，发汗不好，恶寒，那你就给吃芍药附子甘草汤，这也不行。这一段也是一样，发汗，若下之，若烦躁就给吃茯苓四逆汤，也不行。所以他这个内容啊不这么简单，文字是一个简文，可这个非知道不可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遇到这个病就根据这个，照这条文来用就错了。茯苓四逆汤方茯苓四两人参一两附子一枚（生用，去皮，破八片）甘草二两（炙）干姜一两半上五味，以水五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七合，日二服。

70、发汗后，恶寒者，虚故也；不恶寒，但热者，实也。当和胃气，与调胃承气汤。这个在这一点就看明白了，他讲这个发汗能造成虚寒的这种情况，头前讲的都是，这是由于虚，虚达到一个相当程度就转入阴，转入阴寒证。“不恶寒，但热者”，一点也不恶寒，但热，就是反恶热，这是实，实指着胃家实那个实。虽然这个发汗，能得到两种问题，一个由于虚极而入阴证，上边讲了，另一个由于丧失津液，胃中干，那就能转阳明病，这个底下要讲这个。所以主要讲的就是为这个，所以这个发汗不可等闲视之，要是不得法，造成这个疾病相当地多，上边这个虚寒的这种，底下还能够转成实热证。实热怎么治呢？就是调和胃气了，可以与这个调胃承气汤，这也是一个概要的说法，所以搁个“与”，不说“主之”。那么但热者，实也，也有白虎汤证，热结于里，也是但热不寒呐。也有调胃承气汤，真正实了，有潮热，可以用调胃承气汤，要说大实呢，当然还得用小承气汤、大承气汤。他这个意思呀不是在太阳病、太阳篇里头，专讲这个调胃承气汤，不是，和上边这个芍药附子甘草汤、茯苓四逆汤一样，不是专为讲这个，因为我们讲太阳病依法要发汗，但是发汗你得守规律，该用哪种发汗药用哪种发汗药，而且就是该这么用，也常常地发汗之后，由于他素日身体的关系，也兴许有这个那个的后遗症发生了，也有这种情况，也得知道啊。要是错了，错了更不行，错了不为虚，就为实，这个虚寒上面举两个例子，芍药甘草加附子、茯苓四逆汤就是。那么实呢，也举一个例子，调胃承气汤就是，和胃气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主要的意思还是讲太阳病为主，那么调胃承气汤不能说是这样子，不恶寒但热就使调胃承气汤也不对的，因为后头还要讲的，咱们到阳明篇的时候就要详细讲了。这个发汗，根据头前那一条啊，汗、吐、下，要是用之不当，也属于亡血液亡津液，那么这个结果呢？由于这个津血虚极，必转为阴寒虚证，所以他要怕冷，头前讲这个就是了，“发汗病不解，反恶寒者，虚故也。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”，和那一条也是，69，“发汗，若下之，病仍不解，烦躁者，茯苓四逆汤主之”，这全是由于发汗，亡失体液，体液亡失一个相当程度，转为阴虚证，所以恶寒。那么也有呢津液丧失太多了，胃中干，转成为里实证，就是阳实证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不恶寒但恶热，“不寒但热者，实也”，我们后头讲阳明篇就知道了，这是胃家实这个实呀，就变成阳明病了。那个虚寒呐就是属于太阴病的范畴，这个书上没明说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转向实证怎么呢？虚证头前都有了，当和胃气，那就得调理胃。调理胃的方法也很多呀，那么他也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“与调胃承气汤”。那么只是不恶寒但热，也不应该用调胃承气汤，所以他说“与”，不搁个“主之”，这就是明证了，还要加以细审啊，当然一般是用调胃承气汤的机会多，所以他说个“与调胃承气汤”，可以与调胃承气汤的机会，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？我们后头是有的，在这都没明说。那么在这个书上呢，在《玉函经》上说是小承气汤，一样，小承气汤是以胀满为主，大黄、枳实、厚朴配伍到一起的，但是它去热的力量差，没有芒硝啊，这个调胃承气汤啊偏于去热，对这个胀满作用不大，没有厚朴、枳实。这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其他的证候，有用小承气汤的机会，当然也有用调胃承气汤的机会，他说个“与调胃承气汤”，就让人啊临证细审的意思，不一定得用它，那么一般说呢可以有用的机会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，他不是专为调胃承气汤立论的，他讲的是太阳病，那么太阳病依法当发汗，但是发汗不合法，可以转为虚证，也可以转为实证，主要的意思在这一点。实证就要攻实呀，所以调胃承气汤是攻实之法。那么这个方剂呀就是芒硝、甘草、大黄这三味药，这是一个泻下，它叫调胃承气汤，就是调和胃气呀，其实这个药呢泻下力量很重，这个大黄与芒硝合用，根据药物配伍的关系呀，这个大黄能加强肠子的蠕动，肠子蠕动就使着大便往下走。这个芒硝能稀薄大便，尽是干便，怎么蠕动也不下去，再配合芒硝，咸能软坚嘛，能稀薄大便，使之稀，那么加上大黄这个蠕动就了不得了，大黄配合芒硝啊，古人有句话，说是大黄没有芒硝，就像快刀不开刃一样，它这个攻破的力量还是差的，所以搁一起呢泻下比较重。但是里面配伍大量的甘草，这个甘草啊，在病情上缓急迫，可是它也缓弱药力，所以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的关系，甘草这味药啊你象我们用泻下药啊，有甘草不会有虚弱的情形，所以甘草这味药也能缓和药力，所以叫调胃承气汤。大小承气汤里都没甘草，那就是急攻。那么这个药啊就是里实证，大便不通，发潮热，这个芒硝同石膏的寒性差不多，但是石膏没有泻下作用，这个芒硝有泻下作用，这个药是咸寒的药，解热的作用相当强。也就是说里实证，发潮热，热得厉害，大便不通，可以用调胃承气汤调和其胃气。

71、太阳病，发汗后，大汗出，胃中干，烦躁不得眠，欲得饮水者，少少与饮之，令胃气和则愈。若脉浮，小便不利，微热消渴者，五苓散主之。那么这一条前一半是承接上一条说的，说太阳病当然可以发汗了，如果发汗不合法，造成大汗出。这个发汗，头前讲了，不要大汗，这与护理也有关系，你不那么大捂大盖，不会出大汗的。要不合法，指着大汗出，身上水分丧失太多了，那么这胃中水分也被夺，外面舍水分，胃里头水分也被夺，所以胃中也就是干了。干了，他想喝水，而且胃中干，胃气就不和，烦躁不得眠。那么这个时候啊没有其他的病，也没有大便干等等这些情况，也不谵语烦乱，光是人烦躁而渴，这个时候可以“少少与饮之”，他就是胃缺水。“少少与饮之”这是个重点，不要大，这个胃中干就是人想水喝，你要不限制他，他猛喝，就坏了，那人非喘不可，因为渴得厉害，喝的水存到胃里头，压迫横膈膜就要喘的。那么少少给他，一点一点给他，胃得了滋润了，胃气和，不但不渴了，他也不烦躁了。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常遭遇的，那么发汗后，汗出多了，病是好了，但是呢由于胃中干，他有这么一种反应，人是烦躁不得眠，渴欲饮水。那么这个时候不必给他吃药，少少给他水，胃气和就好了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底下这一节呢，与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底下这一节就是误发里有停水人的汗，这根据头前啊，头前不有嘛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，觉着小便不利，水不下行，里有停水，这个发汗表不解，非得利小便不可。那么就即便发汗汗出而脉仍浮，“脉若浮，小便不利”，他原来就有小便不利了。“微热消渴者”，这个表不解，还有微热。消渴就是随饮随渴，叫做消渴。那么这种渴就与上边不一样了，上面那个渴，喝点水就好了，这个不对。要是小便不利，脉浮微热这种渴，这是由于小便不利，里有停水。那么里有停水怎么渴呢？里有停水一般都不渴，比如胃有停水，人都不渴，唯独这个由于小便不利而里有停水，非渴不可。这个也很好理解，由于小便不利，我们身上这个废水呀，应该排出的水而不得排出，那么你再喝水呀也没法吸收，这个物体呀不可入性啊，你比如我们静脉里头充斥一种废水，分解到肾脏，到小便那排不出去，那么达到一个饱和量，你再喝水也不吸收，没法吸收了。可是组织上缺少水的营养，他渴，反应到人的食欲上面就渴。这种渴相当地凶，它叫消渴呀，你怎么喝，这水还在胃肠里头，它不吸收，而这个组织还是需要水，所以渴得相当厉害。这五苓散的渴是两个内因，这是一个，由于小便不利。另一个就是热不除，有热，那么各组织细胞又缺少水的营养，他渴，同时有热，他烦渴。这两个加到一起了，所以形成这个微热消渴，这是五苓散证。我们用五苓散一方面是解表，利水解表，那么就逐其热了。那么同时通利小便，就是包括水代谢机能整个恢复了，旧的去了，新水自然也就吸收了，他就不渴了。在后面注的有几句话，“即猪苓散”，这个是错的。猪苓散在《今匮要略》上有，猪苓、茯苓、术这三味药，就是白术了，这个叫猪苓散。大概也解渴，但不是五苓散。这后头五个字大概是注错了，“即猪苓散是”这错了。你们回头找一找《今匮要略·\u21589X吐哕下利》那一篇里头有猪苓散，是呕吐而渴者，吃猪苓散。他渴想水喝，水停这个地方还是吐，这个恶性循环。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猪苓散利小便，还解渴。他要是不渴，里头也不停水了，这个里头也不能再有了，你们看看《今匮要略·\u21589X吐哕下利篇》。那么这一节后头注的这五个字是错的。这个五苓散啊，茯苓、猪苓、泽泻、白术，这都是利尿药，而伍以桂枝，配伍桂枝，小量，你看桂枝才搁半两啊。那么这个方剂，桂枝也治气上冲，桂枝汤里是主药了，它也解表，解表去热。我们这个小便不利呀，常由于气上冲，所以利尿药都搁桂枝的多，搁桂枝呢镇其气上冲，不让气往上来，气凌于上，往往诱导水往上不往下。那么另外寄利尿药的群力，达到小便行于下，利尿。这个在利尿药里是相当重的一个方子。那么这几味药虽然都是利尿药，在临床上应用是不相同的。猪苓这个药利尿的作用相当强，同时这个药利尿之中还解渴，它是寒性利尿药，你们看是利尿要是渴的话，都有猪苓。这个泽泻是甘寒的药，也是寒性利尿药，甘寒，它入胃，所以胃有停饮（就用它），这个白术也入胃，白术偏于温，这个泽泻偏于寒，那么假设胃有停水，又不是那么寒，而且反而有热，用泽泻。这个泽泻，凡是胃有水，都是致头晕，泽泻、白术，这个药都治头晕，所以也是个利尿药，它还治头晕。在临床上，由于里头有停饮而头晕，那么我们用一样利尿药，小便不利，有头晕，白术、泽泻这药我常用。这个茯苓呢咱们讲过了，这个茯苓治心悸，心悸、心烦，象肉跳，这都是用茯苓，它也利尿，它也入胃。茯苓啊性最平和，所以一般利尿药常用它，尤其咱们现在说神经官能症，关于神经方面的，由于停水造成的多用茯苓，你看安眠药，酸枣仁汤也是大量用茯苓，你不搁茯苓都不行的，它对神经官能这方面的病最多，尤其心悸、心跳，不但心悸、心跳，其他地方跳，它也治。所以这几个药啊，共同的作用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特殊的作用并不一样，就像方才我说的那个。所以五苓散，少加桂枝，即能解热，又能利尿，又解渴，当然也治头晕了。这个利尿药里种类用的比较全。我们现在用面药的也有，不过常常用汤药。我们用汤药，一般说来，头前这四味药都可以用 9 克，桂枝可以用 6 克。但是这个水逆，饮水则吐，叫水逆，后头有。这个还是用面药好，汤药不大适宜，这是通过临床上的观察（得的结论）。现在我们常用汤药，这个分量大致可以这样，头前的各9 克，桂枝搁 6 克。五苓散方猪苓十八铢（去皮）泽泻一两六铢白术十八铢株茯苓十八铢桂枝半两（去皮）上五味，捣为散，以白饮和服方寸匕，日三服。多饮暖水，汗出愈。如法将息。

72、发汗已，脉浮数，烦渴者，五苓散主之。那么就是方才说的了，凡是小便不利，里有停水，发汗表不解，那么这个也重复，这个很要紧啊，在临床上一个人得感冒了，他小便不利，你给他吃解表药是决不行的，必须利水。这一段他又重复这么一段，他说发汗以后，脉仍浮数，这表不解嘛，而现反而烦，渴。也烦，烦就是有热的烦，也渴，这就是误发了小便不利、里有停水人的汗了，那你给五苓散就对了。当然这里头可要注意，他应该有个小便不利，因为上一段他说了，这一段他简略了。假设没有小便不利，你们看看这个脉证，那不一定得用五苓散了，脉浮数而烦渴，这与白虎汤证差不多了，尤其白虎加人参（汤证），脉浮数，烦渴引饮，那不是白虎加人参汤（证）嘛。他有小便不利，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让你与白虎汤证做比较。白虎汤证口舌干燥，烦渴，脉也浮数呀，但是他没有小便不利。这个五苓散证啊，有小便不利，虽然也烦渴，脉浮数，他有小便不利，那么这一段应该有个小便不利，因为详说在头一条了，那么这一条就简略了

73、伤寒，汗出而渴者，五苓散主之。不渴者，茯苓甘草汤主之。这一段更简了，也是根据前一条说的，本来就是伤寒，无汗的伤寒证，那么经过发汗汗出，而渴者，也就是表不解而烦渴的，还是有小便不利，还得用这个，他这个五苓散主之呀，他就让你看头前，他这个书啊就是这样。假设要没有这些话，那么就是伤寒，汗出而渴，就用五苓散，那是错的，尤其底下这句话，不渴了，那么就喝茯苓甘草汤了，就更错了，就不可理解了。主要这一段给五苓散与茯苓甘草汤并提出来，让你鉴别，鉴别的方法就这两个方剂是渴、不渴的关系。那么这个五苓散证呢，你得根据头前这个说法，仍然有脉浮、小便不利而渴者，用五苓散。那么上证不渴的话，可以给茯苓甘草汤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茯苓甘草汤啊也是桂枝甘草汤的加减方，加茯苓，加生姜。这个茯苓量用得非常重了，这个二两是错的，在《玉函经》就是三两，顶少得搁三两，因为这个方剂在厥阴篇里头还有这么一段，他说的伤寒，厥而心下悸，应该给这个茯苓甘草汤，他说不然的话，水气入胃，必做利也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个药物组织就看出来了，既有桂枝，又有生姜，这个水气冲逆，水往上合气冲的气，逆满心下而心下悸，心下就是胃口这块呀，这个水和气都往上来，甚至于人就要呕的，所以他心下悸，那么这个在这段都没明说，这个在这段的主要意思，就是五苓散与茯苓甘草汤的鉴别点就是渴与不渴的问题。我们用这个方剂，只是不渴就用它，是错的，主要得心下悸，气冲、心下悸，或者有呕逆，这个生姜嘛，而小便不利，也得有小便不利，我们才能用茯苓甘草汤。他不渴，不但没有猪苓，同时呢利尿的作用照五苓散差多了，他影响不到消渴的程度上。那么这个方剂呀也很常用，茯苓甘草汤，一般由于里有停水失眠啊，这个方剂也挺好使，这个方剂加上这个龙骨、牡蛎，治心悸、失眠，我常用这个方子，挺好使挺好使。假设遇到顽固的失眠证，那么他有这个心下悸得厉害，用其他的药不行，你用这个药，每每见效。龙骨、牡蛎都可以搁 12 克，一样搁 12 克，很好使。这个茯苓可以加重，要是治失眠的话，茯苓起码要搁 4 两，4 两就多了，4 两就是 12 克，还可以加，茯苓关于神经方面的证候用得相当多。这两个方剂的比较啊，其他都类似五苓散证，五苓散也有心下悸呀，也有茯苓嘛。那么同时五苓散治消渴，这个不渴。茯苓甘草汤方茯苓二两桂枝二两（去皮）甘草一两（炙）生姜三两（切）上四味，以水四升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分温三服。

74、中风发热，六七日不解而烦，有表里证，渴欲饮水，水入则吐者，名曰水逆，五苓散主之。他说“六七日不解而烦”，原起这个人得的是中风证，中风没有不发热的，在六七日这么一个过程，当然是暗中就是说已经服过桂枝汤了，还不解，这个人啊反而烦。不解指着表不解了，“有表里证”，表证就是上面说的不解，还是中风发热那种证，里证就指着下面这个水逆，饮水则吐这个水逆。他说“有表里证”，这也是倒装句，先把结论搁头前了，底下详细解释。“渴欲饮水，水入则吐者”，这五苓散证就渴，渴，喝还渴，这叫消渴嘛，你怎么样子喝，也不吸收，这胃停水多了就要呕吐，所以“水入则吐者，名曰水逆”，吃东西不吐，就是水在胃停多了，水下不去，那么专吐水，可是渴，一喝就吐，那么这叫作水逆证，当然也用五苓散治之。开始是消渴，小便不利，有发热，微热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吃五苓散就好了，不至于得水逆，这个时候再延迟，不利小便，一直喝，这个水喝到相当程度，再喝就要吐了，这叫做水逆。这个水逆还是五苓散证的继续，所以仍然用五苓散。

75、未持脉时，病人手叉自冒心，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，此必两耳聋无闻也，所以然者，以重发汗虚故如此。发汗后，饮水多，必喘；以水灌之，亦喘。“未持脉时，病人手叉自冒心，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，此必两耳聋无闻也，所以然者，以重发汗虚故如此”。这是一段，下面应该是另一段。“未持脉时”，就是这病人来到，还没诊脉呢，看着情形，那么这个人“叉手自冒心”，交叉着手按着心下的部位，这就很清楚了，桂枝甘草汤头前讲过了，气往上冲得厉害，心也跳得厉害，他按着这个地方比较舒服，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。那么我们看着这个病人就看出这种情形了，不用诊脉就知道他是发汗太过了，亡失津液太多，他亡津液亡血液，血不足以养心就心下悸，尤其这个气上冲也厉害。“师因教试令咳”，他看看这个丧失津液血液这个程度，如果要厉害的时候，他闭耳聋，所以要试验试验，“因教试令咳”，你咳嗽咳嗽。他耳朵聋他听不着啊，他也不咳嗽，从这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发汗太厉害了，不但心还必须得按，耳朵，这津液不能灌于上了，所以血不荣于哪，哪就不好使呀，他两耳已经聋了。这就是中医讲的望闻问切了，你不用诊脉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就可以看出这个误治的结果。这是一节，主要的是由于发汗太过，亡津液亡血液，气冲、心悸、耳聋，造成这种情况。我遇到这个病，那耳朵聋得一半时好不了，他总得津液恢复之后，逐渐逐渐就好了。底下这是又一条了，“发汗后，饮水多，必喘；以水灌之，亦喘”，这就根据那一条，“胃中干，烦躁不得眠，欲得饮水者，少少与饮之”，就根据那条来的。由于发汗，丧失水分太多，胃里头水也被夺，胃中干，那么这个时候给他喝水，一点点给他喝，不要大灌，“饮水多，必喘”，这就是根据那条来的。所以他一时猛喝，他渴嘛，可是这个水汪到胃里头，一半时不吸收，尤其在病人的胃都不好，那么在胃里头停水，压迫横膈膜，他呼吸就困难，他就喘。“以水灌之，亦喘”，拿水灌之，是古人治病一个方法，拿水浇身，这就现在西医用冰袋是一个方法。他是本来里头有停水，就根据五苓散那地方来的了，发汗，表不解，身上发热。那么这个去热的法子，古人用浇水的办法，拿水灌之，这个也不行。凡是这个表证啊，如果表不解，详细斟酌所以表不解的道理来，古人有用水灌之之法，一灌之使这个热不得外出，热壅于里一定要喘的。所以这一点都是非法的治疗，现在在中医没有拿水灌之的了。他这个病在临床上必须分表里的，那么这个病人发热，他是表证，你非使之由表解不可，由表解的方法多端了，他如果小便不利，你利小便就可以了，这表也解了，是不是。你要从外往里头治，越治越坏。我们在临床上常遭遇的事情，你象风湿这类的病，它也在表，应该由里吃药，让它由外解，所以这个烤电啊，这我可不是随便反对西医了，这种治疗都是违背治疗原则的。你们观察吧，凡是由外治关节炎的，好的很少很少的，治来治去都是这个病越治越往里，出来其他的毛病。它是表证啊，这个表证咱们讲太阳病，头一回就讲了，这个表证什么意思，就是这个疾病在人体的良能上，愿意由表来解除疾病而发生的病，发生这种证。那么这个大夫呢应该因势利导嘛，这个病要由表解，你想方设法让它由表解，你要往里头捂，越捂越坏，这是违背治疗的原则。所以以水灌之这种法子也是不对头，所以他也喘，他这个热不得却于外而壅于里，他一定要喘的。

第76条

发汗后，水药不得入口，为逆，若更发汗，必吐下不止。发汗吐下后，虚烦不得眠，若剧者，必反复颠倒，心中懊侬，栀子豉汤主之；若少气者。栀子甘草豉汤主之。若呕者，栀子生姜豉汤主之。

栀子豉汤方栀子十四个（擘）香豉四合（绵裹）

上二味，以水四升，先煮栀子得二升半；内豉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为二服，温进一服。得吐者，止后服。

栀子甘草豉汤方栀子十四个（擘）甘草二两（炙）香豉四合（绵裹）

上三味，以水四升，先煮栀子、甘草取二升半，内豉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二服，温进一服。得吐者，止后服。

栀子生姜豉汤方栀子十四个（擘）生姜五两（切）香豉四合（绵裹）

上三味，以水四升，先煮栀子、生姜取二升半；内豉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二服，温进一服。得吐者，止后服。

“发汗后，水药不得入口，为逆，若更发汗，必吐下不止”，这也是一条，以下另一条。这个说的水逆证，本来他是小便不利，那么里有停水的这种人，你发汗不行，那是误治。发汗后，那么就得五苓散的这种水逆证，微热、消渴，直门儿喝，他就“水药不得入口，为逆”，这个所谓逆者就是施治造成的，就是我们治疗给造成的逆证、逆治，由于逆治造成的，就是误发了里有停水人的（汗）这种病。这样你再发汗，越发汗表越不解，“若更发汗，必吐下不止”，你再发汗，激动这个里水，这个水不得出入，而上吐下泻不止，所以这个逆证啊只能用五苓散之类的办法，把水排出去就好了，你要再发汗，这个水上下而为上吐下泻这种病。在这是给五苓散作总结，五苓散这样很多了，水逆到这个地方，只是用五苓散。在有五苓散这个水逆证更不可发汗，发汗能为上吐下泻这类的恶变，这个当医者不得不知。

底下这个他又另起炉灶了，另讲一个问题了，与上节是不相关的。底下讲的是虚烦这类的病。“发汗吐下后，虚烦不得眠，若剧者，必反复颠倒，心中懊侬，栀子豉汤主之；若少气者。栀子甘草豉汤主之。若呕者，栀子生姜豉汤主之”。他说也有这么一种病，在汗吐下之后，也发了汗了，也吃过吐药了，吃过下药了，那么这个人呢虚烦不得眠，这个虚烦不得眠不是真正虚了，虽然用过发汗、吐下药之后，他比原来还发烦，这个发烦不是有实证，也吃过吐药、下药，没有实质的证候，表也没有象我们说的麻黄汤那种表实证，也没有，这个虚就是指着这个虚，不是一种实证的虚，可是这个拿着现在话说就是一种炎症，发汗吐下之后遗热不出，热在里头还有，那么这个人烦躁不得安眠，这个病很多呀，这种病一般说就是虚烦不得眠，要说厉害的话，必反覆颠倒，心中懊憹。反覆颠倒就是睡不着觉，翻转不安啊，翻来覆去的，等他厉害的时候就是辗转反侧，不能安卧在床上，而心中懊憹，这个懊憹是烦躁剧烈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懊憹，烦恼谓之懊憹，说这个烦躁，人啊不可名状，叫心中懊憹。那么这都是这个热冲击人的脑子，影响心脏的这种情况，才能发生这一系列的毛病。

这都是热，在中医说是热毒啊，虽然吃过发汗、吐下的药了，但是这个热还不尽，拿着现在话说就是里头有炎症，那么这得用栀子豉汤。栀子豉汤这个药也是很常用的药，它是以解烦为主，解烦去热，不是真虚，真虚用不得苦寒药啊，象咱们说那个虚劳那个虚，用这个药不行。“若少气者”，所以这个热盛啊人气就短，内经说壮火食气嘛，那么这个少气也是呼吸短嘛，这个是一种急迫状态，并不是真正的虚，为什么搁甘草啊，就是这个热烦陷入急迫状态，呼吸短促，这个在栀子豉汤中加入甘草就行了，甘草缓急迫嘛。同时这个甘草啊，多少都有点补益性，但是在本草上没有这么说的，根据临床上的应用来看，它也多少有安中的意思，是甘药都有补益作用，甘药补脾胃。“若呕者”，就是上边那个证候啊，我们还用栀子豉汤，但是要加生姜，生姜治呕。这个栀子豉汤啊就是栀子、香豉这两味药，这个药虽少，在临床上应用很多，凡是这个胸中啊说不上来的烦躁，大概都是栀子豉汤证较比多。这个方剂后面的注解有错误，他说是这两味药，“上二味，以水四升，先煮栀子得二升半；内豉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为二服，温进一服。得吐者，止后服”，这错的，这个栀子豉汤我常用，差不多用到这么大岁数，我一回也没遇到吐的，没有这个事，这个药不吐。这都是这个书注家这么搞的这个。

瓜蒂散这个药啊里面搁的豆豉，总是看瓜蒂散中有豆豉，栀子豉汤中也有豆豉，就寻思这个是吐药，不对的。这个豆豉是个什么东西？它是大豆做的东西了，那个东西不能使着人吐啊，根本也不使着人吐啊。这个瓜蒂散涌吐的作用也不在豆豉。这个就是不经临床，这个临床试验，谁吃栀子豉汤吐啊，没有一个，哪有这个事呀。而且这一段，文章你们看看，他说发汗吐下后，你还给吃吐药啊，哪有这个事呀。这个本文，在发汗、吐下之后遗留下来的虚烦不得眠，你再给吃吐药，哪有这么治疗的？在这个文章上讲也不行。那么在这个方剂本身，通过实践，它也不吐。所以这个不是吐药。这个书流传时间比较长了，但是也没有给它更正，这个决不通。栀子甘草豉汤，就是栀子豉汤加二两甘草，也不吐，后面也是“温进一服。得吐者，止后服”，也是错的。后头这个栀子生姜豉汤更错，怎么说呢？栀子生姜豉汤本文明明这么说的，栀子生姜豉汤它治呕，好嘛这个方子还吐哇，这不是瞎闹嘛是不是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讲书人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讲下去，我就纳闷。它治呕啊，怎么能吐啊，所以这是错的。这个我们不要信这句话。那么方剂好明白，这个栀子和豉全是解烦去热的药，消烦，去热，止烦。这个栀子豉汤是好药，在临床上最常用了，别看药少。后头的比较重要。

第77条

发汗，若下之，而烦热，胸中窒者，栀子豉汤主之。

无论是发汗，或下之，烦热，胸中窒，胸中就是当间，就是胸部中间，就指着食道说的了，人发烦热，感觉这个地方啊堵得慌，滞塞，这个病很多，你象食道上的食道炎啊，食道上的病很多是这种情形。我治一个食道憩室，他就是这么种病，我就给他吃栀子豉汤就好了，西医也是奇怪，中医就是辨证，他有这种证候，你用这种药是准行。我也不知道栀子豉汤还能治憩室，它之所以能治憩室，是因为憩室发生这种证，他就是心中懊憹，烦热，这块觉得滞塞，这个病最多，食道方面的病啊栀子豉汤证很多很多。这个胸中指着当间这一道啊，不是整个胸，整个胸那是柴胡证了，这个胸中就是指着食道说的，这个很要紧啊。也不吐，我们治食道憩室那个人啊，他吃了栀子豉汤那么多，有二斤，他也没吐过，他一天吃两遍，他越吃越好，他老吃，后来再拍片就没有憩室了。可是我们遇到这种病啊，象头前说这个，“发汗，若下之”之后，一般不会使郁热不除而产生这种病。假设不是发汗或下之，也有烦热，胸中窒，也可以用这个方子，不必非得发汗或下之之后。那么就是我们在临床上，不一定是发汗或下之之后见这种证候，就象方才说那个（患者），没吃过发汗药，也没下过，他就有这种证，你就用这个方子就行的。那么这个书呢（这个地方）讲的是太阳病啊，太阳病当然讲发汗。他说发汗之后，又吃过泻药，他意思说呀不是实证，不是胃肠里头有实，也不是表不解那种实，这种烦热大致都是咱们说的这种炎性的这种证候，所以搁个虚烦。

第78条

伤寒五六日，大下之后，身热不去，心中结痛者，未欲解也，栀子豉汤主之。

这也是给治错了，伤寒没有给吃泻药的，五六日表不解，还得解表啊。这个“大下”，下就错了，大下就更错了，这时就指着邪陷于里了，热邪被陷，所以身热不去。“心中结痛者”，这个心中不是指着心下，大概这个可能指着心脏，他这个书啊是指着心中的这个话，都是指着心脏这个部位。“心中结痛”，心中有支结疼痛的感觉。那么这个病我是没遇到过，据我的体会呀，可能类似心囊炎的这类的病，由于这个表热，他吃泻药，使邪热内陷，影响到心囊发炎，可能是这种情况。心中结痛啊，“未欲解也”，说这个不是好病的样子了，不是要好了，这个可以用栀子豉汤。但是我用栀子豉汤治这个急性心囊炎的时候，我治过，是有效应的，但我不是只用的栀子豉汤，我配合旁的药物。那么根据这段象心囊炎的这种情况，我也不敢说，因为主人没有明说呀，不过我们这么研究的。他写的心中，不是心下，不是胃。

第79条

伤寒下后，心烦腹满，卧起不安者，栀子厚朴汤主之。

栀子厚朴汤方栀子十四个（擘）厚朴四两（炙，去皮）枳实四枚（水浸，炙令黄）

上三味，以水三升半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二服，温进一服（得吐者，止后服）。

这个病也很多，同是误下，使着表热内陷的一种病。“心烦腹满”，心烦就是上面虚烦的这种状态了，厉害了也心中懊憹，而且腹胀满，卧起不安。卧起不安就说明心中懊憹的这么一种状态，剧者必反覆颠倒，他不能安卧嘛，起来，爬下，起来，爬下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用栀子以解烦热，用厚朴、枳实以去胀满。这个病也很多，这是这个病在心烦的时候，抑止了肠胃的这种情况。这个就是栀子加上厚朴、枳实这两味药，我方才说了栀子去烦躁，卧起不安，厚朴、枳实去胀满。这个卧起不安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因为胀的，另一种是热烦，两种原因搁到一起更使他卧起不安。

第80条

伤寒，医以丸药大下之，身热不去，微烦者，栀子干姜汤主之。

栀子干姜汤方栀子十四个（擘）干姜二两上二味，以水三升半，煮取一升半，去滓，分二服，温进一服（得吐者，止后服）。

这个大下呀，古人这个大下就是指巴豆剂。这个巴豆剂古人常用的，究其实是个好药，但是巴豆剂呢是一个下寒的（方剂），它是个热药。所以经过大下之后，身热不去，药用的不对，不应该用这个热药来去热，热还是不能去的。

“微烦者”，这搁个微烦，这个烦是栀子证，但是这里头搁个“微烦”这两个字就是暗含着有“干姜（证）”这种寒证。这个病由于这个大下呀，这也是误治了，寒热错综，所以既用栀子，又用干姜。那么栀子证是烦得最厉害了，他搁个微烦，当然这里头有干姜，由于大下伤中气了，伤胃了，同时寒也生了，这个方剂里头，在这一段里头没明白地说明，恐怕这个人有下利、呕逆这种情况，要不他搁干姜干什么？所以这个热烦也不太明显，但是还有，所以他用栀子、干姜，寒热并用，两个药，那么这个方剂呢，既有栀子证，又有干姜证。这个干姜证我们知道了，呕逆呀，胃虚于寒呀，或者有下利，这个干姜都可以治疗的。那么栀子呢，当然就治烦，烦热。所以经过误治之后，寒热错综，那么这个药也是寒热并用，这是不相悖。现在有人说呀你看你既用栀子，又用干姜，这没关系的，他只要有这种证，你这么用就不会错误的。他没有干姜证，你当然不能用干姜，没有栀子证，你不能用栀子。

这个段落呀都说得太简单，不够清楚，那么这个道理呢，他讲的是太阳篇，象这个方剂呀，你象干姜附子这类的方剂在三阴篇都有详细的说明的，在这里就本段，他说栀子是一个苦寒药，但是要有寒热错综的话呀，也可以与温性药配伍，意思不过如此。

第81条

凡用栀子汤，病人旧微溏者，不可与服之。

栀子是苦寒去热的药，所以用栀子为主药的这种方剂，这个病人旧微溏，有习惯性的大便溏泻，这是久寒的病。那么久寒，这个栀子是万万用不得的，尤其这个栀子与黄连，都治烦了，黄芩，它们不同的，这个黄连、黄芩呢能治泻肚，栀子不行的，你看看治下利的药都不用栀子，所以这一段他也是大有用意的。栀子这味药啊，它是解烦，同时也去黄，咱们讲到黄疸，栀子茵陈蒿汤里头也有的，它有利小便的作用，但是它不能治下利。这个黄芩、黄连、黄柏也治烦，但是这些药都是苦燥，能治下利，不利小便。所以它们也有些不同，全是苦寒药，在临床的应用也不一样，在方剂中的应用我们也知道，如果病人烦躁，当然要用苦寒药了，大便要是溏薄，当然就不用栀子，可以用黄芩、黄连这类的药。

82、太阳病发汗，汗出不解，其人仍发热，心下悸，头眩，身目闰动，振振欲僻地者，真武汤主之。

真武汤方

茯苓芍药生姜各三两（切）白术二两附子一枚（炮，去皮，破八片）

上五味，以水八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七合，日三服。

这一节可与苓桂术甘汤那一节互看，67条，“伤寒若吐、若下后，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，脉沉紧，发汗则动经，身为振振摇者，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”，就这一条，这个就是里头有停水，所以吐、下，这都是误治，非利水不可，发汗更不行。上面那个他说是呀，“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”，由于停水，表不解，吃泻药，或者吐药，表不解就气上冲，气上冲就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嘛。“脉沉紧”，上面这个病要是发汗则“动经”，一发汗，动其经脉，“身为振振摇”，只是身为振振摇，还可以用苓桂术甘汤。那么这一节呢他是重了，你们好好看看，这个是不会发汗来的，“太阳病发汗”，这个是小便不利，里有停水的这种人，你不利水，只发汗是不行的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所以虽然汗出而表不解，“其人仍发热”，表不解嘛，还发热。“心下悸”，就是水逆满于心下导致心下悸呀。“头眩，身瞤动”，这个水气上冲，脑袋就要晕的。“身瞤动”，这个瞤就是跳，身上肌肉或者是筋跳，筋惕肉瞤，这是虚的现象啊。“振振欲僻地”，上面那个“身为振振摇”，只是站不安稳而已，这个呢，振振，打寒战，要倒下，这个是不但表未解，水没去，而反陷于虚极而入了阴寒的证候了。振振就是打颤颤，就是头前说那个“虚故也”。那么这个用苓桂术甘汤不行，得用真武汤。

真武汤也是利小便的一个药，但是它利于阴虚证，那么苓桂术甘汤还是阳虚证，阳证之中的虚证，这个是阴证之中的一个虚证。由哪来的呢，都由于小便不利，而里头有停水，这是给发汗误治了。真武汤方药是这样的，茯苓、芍药、生姜、白术、附子，那么茯苓、术是利尿药了，咱们头前都讲了。那么生姜，他这个水往上逆，甚至于人也有恶心，这个生姜的量用的也挺重，3两，所以搁生姜，心下悸嘛，我们方才讲这个苓桂姜甘汤，就是茯苓甘草汤啊一样的，那个也搁姜。这个水气往上冲逆，但是这个不搁桂枝，没有气冲，并没有心下逆满这种情形，可能有恶心，这一段没说，我们从方剂中分析可能有恶心。搁芍药，这个水陷于阴证，恐怕里头也有腹痛，这个芍药治腹痛。另外呢由于陷于阴虚证，得搁附子，有振寒，恶寒得厉害。那么真武汤整个看起来，不但能够治小便不利、振寒、肉瞤、欲僻地这种情况，也能够治里头有停饮，有下利的机转，我们看芍药也是的，而腹痛的情况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良工治未病了，所以这个真武汤啊共附子汤，这个我们讲到三阴篇就有了，它也治心下有水气，但是这个全是陷于阴虚证，我们在临床上“遇到”的病人都是恶寒得厉害，尤其有这个振振欲僻地，打寒战，必振寒呐，这个振寒都是阴虚证的一个反映，若是这种的小便不利，头晕，那么你用苓桂术甘汤就不行了，苓桂术甘汤没有阴虚的证候，没有阴寒的证候，这个在后面少阴篇对这个证候还要详细讲的。所以里有停饮而发汗，这个变证多端啊，你看这都是的，必须得利小便，尤其小便不利，更在表证上必须要利小便而解表，就按一般的发汗法是绝不行的。这个根据桂枝去芍药（汤）那篇以下到这，对这个反复来说明，小青龙汤也是的，小青龙汤虽然不是小便不利，而是心下有水气，心下有水气表不解，你要用普通的方剂是不行的，必须一方面去水，一方面解表，才能够达到表解的目的，换个法就不行。这个在咱们研究的太阳病里头有这么一种客观事实，这是中医的一种特别发现，那么小便不利，有表证，在临床上很容易找到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吃发汗药啊，吃吐药、泻药全不行，你非利小便不可，一利小便这表也自然解了，但是这个方剂呢不是一种，不是随便哪个利小便药就行的，这方面的药很多了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、苓桂枣甘汤、苓桂术甘汤、五苓散、茯苓甘草汤，这很多。

底下这些是另一个段落，不可发汗的集中到这个地方说明。

83、咽喉干燥者，不可发汗。

这个咽喉干燥啊，一方面有热，咽中干嘛，燥，就是有热象，一方面是缺津液，津液枯燥。这个发汗啊，胃热不能发汗，表热才能发汗呢，发汗是个解热的法子，但是对里热、内热都不行的。

津液虚，不能发汗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既有热，津液也虚，这么一种证候，尤其在咽喉。这一段就说明，咽喉肿痛这类的病，当然也不可发汗了，凡是咽喉肿痛都是有炎性证候的多，但还都咽喉干燥，所以咱们对咽痛，都搁到少阴篇是有道理的。开始时都象外感似的，但是呢咽喉干燥，所以这个是不能发汗的。可是也有这么一种情况，如果在临床上我们遇到外感，以外感为主，这个咽痛……不可发汗，一般象这个用葛根汤啊加桔梗，也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只是一个以咽痛为主的病，那就是有些形似外感也不能发汗，这个要注意啊。小孩子这个病最多，常由感冒，再到咳嗽，嗓子疼，有这个情形，但是不是以嗓子疼为主的，那个嗓子疼也不重，你该用桂枝汤啊，你桂枝汤加桔梗也行，该用葛根汤，葛根汤加桔梗也行。但是确实是以咽痛为主的这种病，那么大概都不能发汗的，这种我们要注意，所以搁到头一条。你象这个小孩子病啊，出疹痘，那么最后余热不尽，回到嗓子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发汗差不多就能死，非这个发汗封喉啊，所以有一些咽痛之类的病，所谓急喉风这类的，也是嗓子特别干，这个痰干巴到嗓子上，疼得特别剧烈，这种病啊都不能发汗，所以这一段搁到头一条，很有意思。

84、淋家，不可发汗，汗出必便血。

那么这个淋家也是一种炎症，是亡津于下，那么再发汗夺其津液，必伤阴血，所以发汗汗出之后，这个便血不是小便便血。这个淋家，现在这个病少见了，旧社会这个病多得很呐，是前阴发炎，我遇到过这个病，也有淋血的，出血的，总而言之是伤阴啊，就是伤阴血了。他久伤阴血于下，已经阴血就虚，你再竭其津液，那么阴血受伤，必要便血的。

85、疮家，虽身疼痛，不可发汗，发汗则痉。

所谓疮家，不是起一个小疮就不能发汗了，所以说疮家是颈带疮、瘘啊这种恶疮，这也是丧失人的精血最厉害的，这个疮没有不出脓出血的。

“虽身疼痛”，身疼痛是表证的证候了，虽然有身疼痛也不能发汗，汗出则痉，他阴血虚，你再夺其汗，这个肌肉组织更枯燥了，完了就要抽。痉，这是一种病名，就是现在咱们说抽，厉害了就是背弓反张，这都是肌肉不和了。肌肉不和有多种原因，这个就是津液、血液枯燥的这种不和。

86、衄家，不可发汗，汗出，必额上陷脉急紧，直视不能目旬，不得眠。

衄家，就是鼻子常出血的人。衄家，不是鼻子一次出血，是经常，搁个“家”了嘛，所以这个不是说鼻子出血就不能发汗，而是经常鼻子出血的人。这个是津液亡于上，于淋家正好相反的，那个是阴亡于下，这个是阴亡于上。再一发汗，他额上这个地方，上面血平常就伤耗得挺厉害了，那么你再夺其汗，上部血更少了，额上这个地方没有血液了，就要塌陷，就是这个肉，也可以说是脉管，也可以的，但是还是指着肉，人的体重啊体液占最大的，在人身上占最大的部分，哪个地方体液特别的消失，哪个地方特别显出瘦削的样子。这个人久衄，再夺其汗，那么这个地方更消减了，所以额上陷。那么这个脉呢失去柔韧了，所以要急紧。眼睛失去津液，组织枯燥啊，光能直视而眼球不能动。那么这个脑袋不动，光拿眼球瞅人，古人叫做动目失视。这个地方是眼球不能活动，因为组织枯燥，血液不足以流散了。由于上面这个特殊贫血，血液不足以养心就睡不着觉，“不得眠”。

87、亡血家，不可发汗，发汗则寒栗而振。

亡血家，就是大失血的人。那么这个虚，头前有了，所以发虚人之汗，虚厉害了，要寒栗而振，就是打寒战，就是虚极必要陷阴证的，就是阴寒证。

88、汗家重发汗，必恍惚心乱，小便已阴疼，与禹余粮丸。

禹余粮丸方（方佚）

汗家，就是平时出汗的人，老盗汗呐，身上老喜出汗。那么这个不是一般微微有汗，就不能发汗了，不是的。所谓这个汗家，就是久久体虚出汗的人。你再发其汗，那么夺汗者亡血呀，血不足以养心，所以恍惚心乱，小便已阴疼，这是组织枯燥的表现。

“与禹余粮丸”，这个方剂根本就没有，你看这几段都没有说怎么治疗，是发汗禁忌，举一种证候不要发汗而已，不是一个治疗。那么这个他特殊提出禹余粮丸，这个方剂没有，可能是一个错误，这句话不应该有，根据前后的行文，都没有，单独这条搁个禹余粮丸，没意思。

89、病人有寒，复发汗，胃中冷，必吐蚘。

发汗，是解热的一种手段，非热不能发汗。这个“病人有寒”，尤其内寒、里寒，象下利清谷就是虚寒在里了，那就不能够攻表，本来就有寒，再退其热，以发汗的法子，那么如果这个寒在里，那里更冷了，就是“胃中冷”，就有蚘啊，就是蛔虫，迫于寒而往上跑，所以蚘上入膈，在厥阴篇有这一段，那一定要吐蚘的。蛔虫由于胃中太凉，迫于这个凉要往上跑。要是入膈了，人就要吐，一吐，这蛔虫就吐出来了，所以必吐蚘。

那么以上这几条啊虽然是举的各种不同（不可发汗）的情况，概而言之一个就是津液虚、血液虚、有热、组织枯燥，这都不可发汗，再一个就是淋家、疮家、亡血家呀，无一不是这种问题。如果热在里，那更不可发汗了，只能用撤热的法子，发汗不可，当然用寒性药就可以了。那么这几段，在临床上，这个病人似有可发汗的样子，但有这几种情况就不可发汗了。那么怎么治疗呢，就要因证而施了，后头都有的，所以在这他不讲治法。咱们在讲太阳病，主要是以发汗为法的，表证应该发汗。但是有不可发汗的，不得不知。所以我们治病就是这个样子，在正面看这个问题，比如遇到一个病要发汗，这个病人应该发汗，总要考察不可发汗这些方面。那么有不可发汗的，你不能冒冒失失发汗。由于这个汗吐下这三种法子都是攻病的法子，用之得当，那是立竿见影，用之不当呢？危害也相当严重。所以我们头前也讲了很多了，在这他就是集中说了一下。

90、本发汗而复下之，此为逆也，若先发汗，治不为逆。本先下之而反汗之，为逆；若先下之，治不为逆。

因为这个病啊本来是应该先发汗的病，而不发汗，而反下之，这就是施治之逆了。如果先发汗呢？治之不为逆。这是一个讲法，还有一个意思，本来先应该发汗，而先下之，这是施治之逆。如果先发汗了，那么发汗之后有可下的证候而下之，治不为逆。这么讲也通的。但是底下这一条啊就不行了，“本先下之而反汗之，为逆”，那么应该先下的病，而反发其汗，这就是治逆。如果先下之呢，“治不为逆”，这个就不能这么讲了，根据上条说本来应该先下，而反先发汗，这是施治之逆。要是下之后，有发汗的机会再发汗，这是治不为逆，这么讲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，但在实际上没有，没有一个病啊先可以泻下的病，象阳明病了，泻下完了还发汗，没有那个事。所以根据这一条知道上面那一条啊，也不能作那个解释。

温×，本先温之而反汗之，为逆，若先温之，治不为逆。先温，后再解表是可以的，这后头都有的。但是这个下，是没有这个例子的。我们在临床上也没有这种实际的病的反应，也没有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这段讲还根据头前那个讲对，就是病啊有宜汗的，有宜下的，那么古人说了，阳盛阴虚，汗之则死；阳虚阴盛，下之则亡。所以该下的发汗了，或者该发汗的下了，都是逆治。别看刚才说的是后世的说法，其实是内经上的。这个地方阴阳啊，阳就指着热，阴就指着津液。阳盛阴虚，就是津液亏，他还去伤津液，这个津液不能让它亏。这个书不这么讲，这个书这个阴阳啊与内经上所讲的阴阳是不同的，他这个阳常指着津液，咱们头前有很多条文了，回头看看。他说这个阳盛就是热盛，阴虚就是津液虚，这个不能发汗。热不盛，而津液特别充分，可以发汗，他这么说的。这个是有语病的，我们讲这条可以的。能真正阳虚，真正没有热，也不能发汗，你可知道啊，所以这句话有语病，所以甚至于说“桂枝下咽，阳盛则毙”，都指着热盛。其实桂枝汤治的病哪一种没有热？都有热，那个热是表热，不是说是有热就不能用桂枝，这是错的。表有热，还是非用不可。所以拿内经来注解伤寒论，有的地方就注得不通。

底下就承着这一条，说这个汗下先后的问题。

91、伤寒，医下之，续得下利清谷不止，身疼痛者，急当救里。后身疼痛，清便自调者，急当救表。救里，宜四逆汤；救表，宜桂枝汤。

伤寒呀没有下之法，所以他上面说本应汗之，而复下之，此为逆也。看起来是伤寒，法当发汗，而下之，这是错误的，因而造成底下这种情况，“续得下利清谷不止”，就继下药之后没完了，继续下利，同时呢排泄物是清谷不止，清，我们解释过，如厕叫做清，清谷就是排泄的大便完谷不化，清谷的“清”在这块是个动词，就是排便，排的都是完谷，而不是（正常大便）。那么本来这里头没有病，这就是诛罚无辜了，由于泻药，里边虚，里为热，由于这个误治，反而为虚寒下利清谷之病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表还不解，“身疼痛者”，那么这个要是里虚寒，而有表证，应该舍表救里，这是定法，头前也讲了，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，他不是由于这个误治，那么这个人既有表证又有里证，而里证需要温补，你就要舍表救里。如果里证需要攻伐，象太阳阳明这种并病，那你得先解表后攻里。这是定法，是我们要知道的。“后身疼痛”，然后再治身疼痛。“清便自调者”，虽然误下，但是清便自调，清便自调就是大便正常了，没有续得下利而清谷不止，没有这种情况，这个身疼痛还是表没解呀，那你还得解表，别管里了，他里没有问题嘛，这是一个解释法。这还可以这么解释，那么续得下利清谷不止，经过救里而清便自调之后，这时候你再解表，也讲得通。这一段啊也有两个看法，一个说的虽然误下，没有上边的情形而清便自调，那要有身疼痛，急当救表，这个讲法也行；另一个呢，就是已经有续得下利清谷不止，急当救里，里救之后，已经清便自调了，这阵你再救其表，都讲得通。对于这段文字，这两种说法都有理的。究其实作者着重哪一点，也不得而知。据我看呢，还有我们头前讲的那个对，一个是应该发汗而误下，误下不一定就得下利清谷啊，不一定的，要是下利清谷呢，这就是虚寒了，这里的定法就是先救里后解表，否则，没有这个情形，身疼痛还是表没解，该解表还得救表。那么救里呢一般用四逆汤，救表宜桂枝汤。为什么用桂枝汤？这头前也讲得很多了，桂枝汤的应用啊，都是根据体液有丧失之后了，发汗后，下之后，头前有嘛，亡血，亡津液，这个时候表不解不能用麻黄汤，这个在临床上很重要啊，这也是定法了。在临床上，无论他吃了其他的发汗药，或者吃了泻药，这个表没解，虽然是不汗出，也不能使麻黄汤，要使桂枝汤。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救表宜桂枝汤，这非常地肯定了，这要注意。那么开始得病就没有汗，那你当然用麻黄汤，在伤寒这个阶段。

92、病发热头痛。脉反沉，若不差，身体疼痛，当救其里。四逆汤方。

应该“宜四逆汤”，应该有个“宜”字。在成无己本上就是“宜四逆汤”。应该有个“宜”字，不是“四逆汤方”。这是前后没有回文，不衔接了。

“病发热头痛，脉反沉，若不差，……”很含蓄啊，这个咱们可以看看少阴篇，这就是从少阴篇这节来的，麻黄附子细辛汤。我看看多少节，哦，301，你们看看，少阴篇301这一条，“少阴病始得之，反发热，脉沉者，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”，它是根据这条来的，少阴病也在表嘛，他开始得的时候，这个少阴病啊，以不发热为常的，脉也不沉，所以这个少阴病，在太阳篇头前就有，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，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”，发于阳就指着发于太阳病，发于阴就指着说的发于少阴病，所以这个一般（感冒？）也有的，所以在临床上要注意，它就来了，不过这个少阴病少见，身体素虚或者是老年人，他开始得病就是少阴病，这个体温呢，病人不觉得发热，你要试闻，体温也挺高的，所以这个发病开始，不发热，只恶寒，所以大概有少阴病。那么这个呢就是，少阴病始得之，反倒发热，本来以不发热为常，而反发热，脉一般也不沉，而脉反沉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就是表证内有停饮。这个沉啊，《金匮要略》上有，脉得诸沉，当责之于水，里有水，脉就现沉。那么少阴病这个病啊，又里有水，这个少阴病为之在表的期间最短，就是两三天，他如果里头有水一传里，非传到太阴不可，所以这个时候啊赶紧去饮，他搁细辛嘛，细辛也是主水饮的一个药，所以小青龙汤里头也搁细辛嘛，我们这一段就是接着这来说的，“病发热头痛，脉反沉，”就指着这个“少阴病始得之，反发热，脉沉者”，就指着这段。“若不差”，就是服了麻黄附子细辛汤，而病还不好，“身体疼痛”，身体疼痛还可以有表证啊，可是有表证，已经吃过麻黄附子细辛汤，而脉沉，不愈呀，那么说明不能再发汗了，少阴病更不像这个太阳病，那么这也得赶紧救里了，温其里以去其×中。由于这个少阴病要转入太阴，这个死亡率相当地高啊，所以近来，大家留心老年人得感冒死亡的非常地多啊。这个要得少阴病这种感冒，传里而并发太阴病的时候，死亡率相当地多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得了麻黄附子细辛汤证而脉沉，还主为里，虽然有表证，这个里头阴寒太盛了，赶紧舍表救里，或者是个当救其里呀，这根据上一条啊，当然也有四逆汤，这个地方都很好。不过这个一般注家都搞错了，他没前后看，他觉得若不差，你看这个书上的不解呀不差呀，都有用意的，不是随便搁这么两个字，随便搁两个就没意思了，象这个头痛发热，脉反沉，他搁个若不差，什么意思啊？若不好，在这就讲不通了，就是根据那一条（301），他说“病发热头痛，脉反沉”，不应该脉沉，它是表证啊，由于里头有停水，里头停水有时候胃虚才停水，也就是虚寒，一方面要解表，依法呀，根据那一条，同时要用细辛去其寒饮。那么吃这个药还不行，这个阴寒太深，得赶紧舍表救里，它是这么一个。所以这一段根据字面讲，讲不通。

那么四逆汤头前讲过了，就是甘草、干姜、附子，甘草干姜汤加附子，这是温里最有力量的药了，后头说的温里回阳啊，其实就是温里。

93、太阳病，先下而不愈，因复发汗，以此表里俱虚，其人因致冒，冒家汗出自愈。所以然者，汗出表和故也，里未和，然后复下之。

这个太阳病，法当汗解呀。这都根据这头一条，就是“本发汗，而复下之”，“本先下之，而复发汗”，就根据这一条，所以呢这个治误就是逆治。太阳病依法当汗解，当发汗，那么“先下”，那病不会好的，“而不愈”，一看，不好，又给人发汗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么太阳病误下，表不解，也不能再发汗，只能用桂枝汤，所以桂枝汤要特别记住桂枝本为解肌，我们方才也讲了，汗下之后表不解，只能用桂枝汤。他说多发汗啊都指着麻黄汤。那么这个大夫就乱来了，先吃泻药就错了，而表不解应该用桂枝汤以解肌，不应该用麻黄汤以发汗。“因复发汗”，他又用麻黄汤来复发汗了，一误再误，这个下之虚其里，发汗呢虚其表，以使表里都虚，表也虚了，里也虚了。“其人因致冒”，这头前不有嘛，“发汗，若吐、若下，”这都能够亡津液亡血液。这个就是由于表里俱虚，人丧失了大量的体液，就是贫血了，这个“冒”，就是昏冒，就是现在咱们说脑贫血，这是一时的，不是素日贫血了，由于治疗的关系，一时他脑贫血而昏冒。“冒家汗出自愈”，那么没有其他的毛病，他一时的现象，津液恢复就好了。津液恢复，表和了就要出汗，这个就是自愈的现象。冒家汗出自愈，不是让你发汗，这个汗出说明津液已和了，营卫已调了，恢复了，津液恢复，血液也不贫了，这冒就好了。那么底下这有个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“汗出表和故也”。这个汗出啊，由于这个汗下失法，一时津液血液都虚，一时地眩冒发作。那么如果他要是出汗了，津液已恢复了，表和了，表和了，津液也恢复了，他这个冒就自然好了嘛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如果这时候你看还没和，丧失体液太多了，那么大便也干，那么你再“然后复下之”，再和其胃，底下这一段都是接着这一段讲的。

94、太阳病未解，脉阴阳俱停，必先振栗汗出而解。但阳脉微者，先汗出而解；但阴脉微者，下之而解。若欲下之，宜调胃承气汤。

这个就是接着那一段，本来是太阳病，先下而不愈，因复发汗，这个太阳病还未解，这个未解也不是随便搁个未解呀，本来就是太阳病，“脉阴阳俱停”下来就完了呗，，搁个“未解”干什么呢？他要澄清这么个道理，就是汗下失法而太阳病还未解。那么这时候看他的脉，“脉阴阳俱停”，阴阳啊就是外以候阳，里以候阴，脉阴阳，咱们在太阳中风头一条就讲了，“阳浮而阴弱”，浮取这个脉就是候其阳，沉取其脉就是候其阴，那么浮沉这个脉“俱停”，咱们说这个停停当当地，停停当当，就是没有什么偏差，就是脉无论浮取，无论沉取，脉都停当，也可以说都挺宁静，这就是阴阳自和了，那么这个“发汗吐下后，阴阳自和者必自愈”，就是表里内外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，这个脉也阴阳自调，这个停不是停水那个停，有的给解释错了，说有停水，那是怎么成自愈呀。这个古人有这么一个讲法，停停当当。

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”，那么这个暗含着也有这个“冒”啊，就是头前这个，这个我们看看《金匮要略》就有这个，所以亡失体液太多就那么病。那么这个病还是没好，但是这个脉呢阴阳自调，“必先振栗汗出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津液恢复了要自汗出，但是必先振栗汗出，振栗汗出就是咱们说的战汗，那都是冥眩状态。所以有病或者是误治之病，这个人虚了，如果要是治愈的话呀，要发作冥眩，他恢复的时候，本来津液恢复要出汗的，但是这个出汗以前要颤抖，战汗，打寒战，振栗，打战战，然后复以大汗，好了，这是说这个脉阴阳俱停。

“但阳脉微者”，这个微也不是脉微欲绝这个微，这个微当作弱字讲，阳脉微者就是浮弱的脉，浮缓浮弱的脉。浮缓浮弱还是在表嘛，就是桂枝汤证。但是这个脉不象有毛病了，它是脉浮但是弱，这不是太阳中风脉嘛，桂枝汤证了，“先汗出而解”，这个不是自愈的样，得让人再出汗，用什么法子？用桂枝汤。这是在言外用桂枝汤了，书上没有写，但是我们要理解。

“但阴脉微者”，浮取没问题，脉沉而缓弱。那么仲景这个脉呀，浮缓为中风，沉缓为亡血呀。咱们开始讲太阳中风，“阳浮而阴弱”，阴弱，你死劲按，脉内不禁按，那血少。这个血少那是里不和呀，这个书这是简略，那么怎么个里不和呀？就是胃中干，胃有热，丧失人的阴分，所以按着缓。但是在临床上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条，你总是要问的，这个人口干啊，大便秘结不通啊。他的书可都没提，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不能光凭脉，必须脉证结合起来看。那么一般上说，根据这一条，汗下失法而造成这个病不解，有可能脉浮缓，这是个表证；脉沉缓沉弱，这是里不和，病在里，一般说是宜调胃承气汤。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呢不能说是遇到一个沉缓的脉，不问证候就给开调胃承气汤，那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要证与脉对照起来，头前这个也是，脉浮缓，也得有证候，他这个没详细说，这是个略笔，这一段接着前一段。

95、太阳病，发热汗出者，此为荣弱卫强，故使汗出，欲救邪风者，宜桂枝汤。

这本来是太阳中风重出了，他主要是让你认识脉的阴阳候愈的问题。“发热汗出者”，太阳中风证，太阳病，发热汗出，这是太阳中风证。他搁个“此为荣弱卫强”，你们看看头前那个太阳中风，“阳浮阴弱”，阴就指着荣，阳就指着卫，那个是阳浮阴弱，这个搁个荣弱卫强，这是互词，他是特意让你在这明白，我们说的阳浮阴弱，也是卫气向外，他在底下解释好了，“阳浮者热自发，阴弱者汗自出”，这个营之所以弱，由于汗出，或者汗出于营啊。那么这个卫不共营协调往外跑，所以它强，脉也浮，这个就告诉你阴阳，所以在《金匮要略》上有的，他说是“浮缓之为中风”，我们轻取脉浮，这是中风脉，沉缓则为亡血，就是浮而缓弱，就是太阳中风的脉。那么就这两个分开呢，外以候卫，内以候营。就是脉的阴阳，要不搁这一节没有用啊。搁这一节就告诉你，营卫诊法就是阴阳，就是轻取沉取而已。

那么这是太阳中风证，那么这一节也是说上面一节“脉阴阳俱停”那个阴阳的问题。在这他又重申阴阳以候营卫的问题，要不然的话，搁这一节就一点意思没有，就是重复太阳中风证嘛，发热恶寒，阳浮阴弱。

96、伤寒五六日，中风，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嘿嘿不欲饮食，心烦喜呕，或胸中烦而不呕，或渴，或腹中痛，或胁下痞硬，或心下悸、小便不利，或不渴、身有微热，或咳者，小柴胡汤主之。

小柴胡汤方

柴胡半斤黄芩三两了人参三两半夏半升（洗）甘草（炙）生姜各三两（切）大枣十二枚（擘）

上七味，以水一斗二升，煮取六升，去滓，再煎取三升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若胸中烦而不呕者，去半夏、人参，加栝蒌实一枚；若渴者，去半夏，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、栝蒌根四两，若腹中痛者，去黄岑，加芍药三两；若胁下痞硬者，去大枣，加牡蛎四两；若心下悸、小便不利者，去黄芩，加茯苓四两；若不渴、外有微热者，去人参，加桂枝三两，温服微汗愈；若咳者，去人参、大枣、生姜，加五味子半升、干姜二两。

这个头前讲了，也有病的转变，都是一个误治。那么太阳伤寒也好，中风也好，在五六天的时候，这个病一般地说要由表传入半表半里，他说“伤寒五六日，中风”，不是太阳伤寒五六日了又中风的，不是的，五六日呢有个逗点，他说伤寒五六日，或者中风五六日，他这个口气呀就是无论伤寒和中风，在五六日的时候，一般这个病要由表传入半表半里，这一般是这样的。

“往来寒热”，这个太阳病啊是发热恶寒，尤其恶寒为“必恶寒”嘛，发热与恶寒同时发作。这个阳明病在里头，是不恶寒但发热。这个半表半里呢，是寒热交替出现，“往来寒热者”就是寒往热来，热往寒来，交替出现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后面要讲的，现在先不说这个所以然。那么就这个寒热来分析呀，表与半表半里有这么些不同，发热恶寒太阳病，不恶寒但发热这是阳明病，往来寒热，这个热型啊也不一样，根据热型啊也能辨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。

“胸胁苦满”，胸、胁，这个半表半里的部位呀，就在胸腹的两个腔间，胸腔、腹腔，就在这个大部位里，那么外接近表，内接近里，胃肠也在胸腹腔间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邪气结之，所以胸胁苦满，就是胸胁这个部位，苦满，就是以满为苦，当作苦，劳苦，意思就是苦于劳动。

“默默不欲饮食”，“默默”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昏昏然而不愿意吃东西，这块有热，这个热郁于胸腹腔间，头昏昏然而不愿意吃东西。

“心烦喜呕”，凡是热都往上炎，这个火往上来，所以这个胸腹腔间有热呀，这个热也是容易波及到心脏，心烦。那么这个热呢，也能够激动胃肠的，胃肠啊尤其这个胃，是水谷之海了，那么激动这个里水里饮，他要呕。

那么这四个“往来寒热”、“胸胁苦满”、“默默不欲饮食”、“心烦喜呕”，这是柴胡四证，这是柴胡汤应用的四个主要的证候。那么底下有些或然的证候，这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半表半里的部位，是诸脏器的所在，如果这个地方，这个邪热郁结在这个部位，能够影响很多脏器，失去常度的，就是失去正常而有证候的反应，所以这个相当复杂。“或胸中烦而不呕”，一般是要心烦喜呕，如果这个热不太重，只胸中觉烦热，心中不烦，也不激动里饮，所以不呕，这个是较比轻，这个邪热轻，也或者是胸中烦而不呕。“或渴”，渴，咱们都知道了，渴属阳明呀，那么这个热移到胃上，那就要渴。“或腹中痛”，腹中就是胃以下肠子，涉及到肠子了，那肚子疼。“或胁下痞硬”，这个胁下就是两侧了。痞，有痞块谓之痞了，痞是不通了，痞块也是的，硬，从这个硬上说是有痞块了，有肿结的地方，这就是肝和脾了。那么涉及到肝脾而胁下要痞硬，所以这个小柴胡汤，柴胡剂，我们治肝病常用的。——————这个人的胃有停水嘛，他又不渴，但是身上有微热，这头前他都讲了，所以小便不利，内有停饮，表不解，表热不除。“或咳者”，或×及于肺，那他就要咳嗽，总而言之，只要四证俱在，这些或然的证候无论有或无，都用小柴胡汤主治之。那么这个方后呀弄这些加减都是错的，这都要不得，所以这个书啊可以说是，谁出的咱们也不知道，但这里头绝对是不对的。那么这个方剂呀咱们看一看，柴胡这味药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只是说它味苦平，苦不大苦，平，不是象黄连那个苦法。微寒，它是一个寒性解热的药，苦味、寒性解热的药。那么它主治什么呢？《神农本草经》上说是主治心、腹、肠胃间结气、积聚，就是心到腹，肠胃之间的结气，或者是有积聚。结气，无形的东西才能结滞，那么有形的就是积聚，成痞块的东西，寒热邪气它也治，它能解热嘛。推陈至新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就这么几句话。那么结气也好，积聚也好，都是在心腹这个空间，所以它治胸胁苦满，那么在仲景这个书上看是治胸胁苦满。那么根据《神农本草经》上的症候分析呀，也是绝对有胸胁苦满。那么柴胡与黄芩为伍，黄芩治烦呀，那么这两味药都是解热，去烦。底下这一系列的药都是健胃的药，这个半夏、生姜，这是小半夏汤，能够逐饮止呕的，柴胡证里头常有呕的，这个呕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胃虚呀，搁人参、甘草、大枣，补中健胃，所以这个方，小柴胡汤既是一个健胃止呕的药，也是一个解烦去热的药，那么据论还有一个说法，小柴胡汤妙就妙在人参，这也可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病要传到半表半里呢？这个我们得回头研究那个太阳病。这个太阳病阶段啊，人的这个机体，就是人体呀，打算由表来解除疾病，所以类型，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介绍了，邪气交争于骨肉呀，外邪、人的精气在骨肉这个地方交战，到四五天的时候，没有机会从体表解除疾病，那么怎么没有机会了呢？就是正气不足以驱邪了，主要的是由于里虚，就是胃虚呀，那么这个时候柴胡、黄芩是能够解热驱邪的的，但是里虚呀，这个病只能由半表半里再往里来，所以必须要加强正气，所以这个时候用人参是对的，徐灵胎老先生还是看得挺清楚的，小柴胡汤妙就妙在人参，这个时候不能够在第一道防线，退到第二道防线了。退到第二道防线，你正的力量没有增强行不行，还是不行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搁人参，健胃，咱们说是补中益气了，这就是补中益气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发挥柴胡、黄芩的力量，才能去邪呢，主要是这么个问题。那么下面这一条，就说明这个问题。

97、血弱气尽，腠理开，邪气因入，与正气相搏，结于胁下。正邪分争，往来寒热，休作有时，嘿嘿不欲饮食，藏府相连，其痛必下，邪高痛下，故使呕也，小柴胡汤主之。服柴胡汤已，渴者属阳明，以法治之。

这一节非常的好。“血弱气尽”，这就是开始的时候，太阳病，讲麻黄汤（时，讲的）“阳气重故也”，脉浮紧，那么表证的时候呀，人体以大量的精气往体表来输送，就是津液，那么这种东西哪来的呢，它来自于胃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没得汗出而解除疾病，而且这个身体呀越来越不能支持了，人这个身体同疾病是永远斗争的，要不然的话人活不了，外界害人身体的病菌病毒有的是呀，这个是个自然的。这个时候在机体，要防里了，一防里，外边这个体表血弱气尽，不像在表证的时候，咱们都得过感冒，血管非常充涨，那不是血弱气尽，正是体液充实在外，那么在半表半里的时候就不是了，在表血弱气尽，这么个血弱气尽，不是无故地这个人就虚起来了，不是的，他把这个力量都撤到里头去了，在里头抵抗疾病。往里头撤这个体液津液，“腠理开”，皮肤谓之腠，理者肌肉纹理嘛，这个地方都疏松了，人体血气充斥这个地方，它非常致密，津液往里一撤，这个地方就虚了，虚了这个病就往里头来了，“邪气因入”，邪气趁机往里头去了。到哪去了呢？“与正气相搏，结于胁下”，这个正气呀在里头预备另一道防线，集中力量在胁下这个地方，胸腹腔间中间这个地方，就是募原这个地方，与正气相搏，邪还要往里头进，但是机体不答应它了，在这个地方啊，相拒于这个地方，结于胁下。“正邪纷争，往来寒热”，这个地方都好得很，那么正邪作战场的地方，就是胁下这个地方，纷争，就是交争，那么正往前进，这个邪退，邪进于表了，就要怕冷，这个太阳病必恶寒啊，那么有的时候正气弱了，邪气进了，邪进于里则恶热，不恶寒，所以这个往来寒热是这么来的，时而进表，时而进里，就是正邪纷争造成的，纷争的时候往来寒热，一阵儿冷，一阵儿热。有的时候不老这么争啊，不争的时候也可以休止，所以“休作有时”，争的时候，一阵儿冷一阵儿热，不争的时候就不见往来寒热。“默默不欲饮食”，你想在胸腹腔间这个地方，正邪纷争到这么个地步，所以这个人，少阳病是个热病，人昏昏然不愿意吃东西啊，这个热，这个胁下，胸胁这个地方，就是膈这个部位，一定要碍于食欲的。“脏腑相连，其痛必下”，半表半里这个部位呀脏腑相连，一切的脏器呀都在这块儿，上有心肺，再往下就是肝脾，再往下胃肠，肾，子宫，都在这呢，脏腑相连啊，虽然结于胁下这个部位，这个热没有不波及到胃肠的。波及到胃肠，胃肠是水谷之海了，激动里边水，其痛必下，胃肠这个部位一定要疼的。“邪高痛下，”邪在胸胁这个地方，高啊，而疼在肚子，在下边这个地方。上边有热，底下有水气被激动的腹痛，这人要呕了，邪高痛下，故使呕也，主要这个呕还是激动里饮，热激动里饮，它往上撞。“小柴胡汤主之”。这一段就解释上边一切的证候，这个很好啊，那么是不是吃柴胡汤，这个病就整个好呢？也不一定，就看这个病，一般说是能好的，这个病是由表传半表半里，如果这个病是相当的厉害，它还往里头传，但是无论在表也好，在半表半里也好，如果治疗得当，都使着病逐步减轻，但是不一定在这时候好，尤其真正伤寒病，它还要往里传，大概都在白虎汤这个阶段，渴者属阳明。吃完小柴胡汤，那么这一切的证没有了，但是它转成渴了，渴就是胃有热了，这就变成阳明病了，这个阳明病就是所谓白虎汤证了。在临床上这个时候常常就是小柴胡加石膏证最多，也是渴，同时柴胡证不罢，我们就用小柴胡加石膏就行了，这个方子是经常用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啊的确是一个，最实在，这是通过实践来的东西。

98、得病六七日，脉迟浮弱，恶风寒，手足温，医二三下之，不能食，而胁下满痛，面目及身黄，颈项强，小便难者，与柴胡汤，后必下重。本渴饮水而呕者，柴胡不中与也，食谷者哕。

这一段啊很不好懂，就这本文，这里头意义含着太多。一般的太阳病，五六天，六七天，都是内传少阳的时候。“脉迟浮弱”，迟和弱脉见浮，这就是气血不足于外了，这与上条“血弱气尽”是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病要传少阳啊，体表气血就不足了，所以迟和弱都见于浮，脉迟浮弱就是脉浮而迟弱，那么六七天见这个脉，这个病就有内传少阳的一种情况。“恶风寒”，这是表证还没罢，表证还存在。“手足温”，手足温是与四肢厥冷相对待的，四肢厥冷是里虚有寒，四肢逆冷，厥冷啊，那么这个手足温呢就是内有热，里有热，手足温。但是这个手足温呢在本书里讲的都是“系在太阴”，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阳明病不光手足温，身也热而出汗，甚至于手足也是濈然汗出，这是阳明病。这个手足温当然是里热，那属于阳明病了，他说“系在太阴”，这个热呀不是身热，只是手足温而已，那么说明里面不是光有热，还有湿，就是有水呀。那么这一个病位呀，就是同时里位有两种不同的病，一个就是胃实热，就是咱们说胃家实那一类的，胃实，热结于里，有实，也热，这就阳明病。这个太阴病什么样子呢？太阴病与这个正相反的，也在里位，也就在这个胃肠之里呀，它是一个里头停水，胃虚停水，正与阳明病相反，而且这个水还没有力量收拾，所以吐泻，它是这么一种病，所谓系在太阴，本来是阳明病，可是里头还存在着湿，所以叫系在太阴。在这个书里头啊共有两段“系在太阴”，你们看看这个阳明病里头，187，你们看看这一段，来理解系在太阴这个问题，要不不容易理解，“伤寒，脉浮而缓，手足自温者，是为系在太阴。太阴者身当发黄，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，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”，你看这说明什么呢，是在这个里位上开始有热，这个水火这两个东西它不并立的，热盛了，小便数，汗自出，里头马上就是水分尽去而变成热实。那么这个太阴病呢，是水盛，火就要消失，那么这个在里证，表证传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水火是互相进退的，如果阳明病，这个热越重越实，这个水分越丧失，如果阴寒的方面盛，那么饮就重，那么要腹痛下利的，这就叫做太阴病。那么这个太阴病，没有热是没有问题的，有热同时存在的时候是阳明病而有湿，所以他说系在太阴，这个系，咱们拴东西谓之系，与这个太阴病有联系，说明这个阳明病啊，咱们这一段讲的是阳明病了，我们介绍这一段，阳明病要有湿，他说这与太阴病有关系，系在太阴，有湿嘛，这时候水火是互相进退的，如果湿盛，小便也不利，一定要发黄的，这是古人一种看法，关于发黄我一会儿再给讲。那么小便要是利呢？这个热盛啊，就把津液尽量往外排出，不但小便利，而且汗也出，那大便就要硬了，那就变成阳明病，所以在病初传于里的时候，又有热又有湿，也可以为阳明病，也可以为太阴病，在这个阶段就叫做系在太阴，阳明病没完成，但是里头有停湿，所以他搁个系在太阴，里头有与太阴有关系的问题，他搁个系在太阴，我们方才这一节就是的，这个病六七天啊，由表传入半表半里，而又传于里，传于里呀虽然手足温，这个里有热了，但是它是系在太阴，里头也有湿。那么这个情况，表证不可下，少阳证不可下，里有湿，更不可下，所以他才说“医二三下之”，这是一个错误啊，这个大夫由于手足温，认为里头是有热了，而二三下之，就是接二连三地给吃泻药，这是错的。那么伤了里，当然就不能吃东西了，伤了胃气了，那么同时这个少阳病也很明显，这个伤了胃呀，胃气一虚，邪热，客气都往胃这块儿来，当然是半表半里的热，表热都往胃这块儿聚，那么湿呢，这个水气也往这块儿聚，所以“胁下满痛”，胁下，连心下这个部分都有了，胸胁满，胁下满，这就是胸胁苦满的少阳病的那个证候，由于邪热、客气都往这块儿聚，所以他也疼。“面目及身黄”，那么又有热又有湿，非发黄不可。那么古人认为这个黄啊，这是由湿热，郁热在里造成的，由于这个系在太阴说身必发黄，古人这么个看法，这是个错误，古人认为脾属土，土色黄，那么这个它是个错误，现在黄疸都是胆道受了障碍，一般这样的多了，这是很清楚个事情，不在乎脾土色黄，这是胆汁的色。可是虽然这么说，古人这种治疗所掌握的规律是对的，你象咱们用这个茵陈蒿汤，或者是茵陈五苓这类的药啊，去湿去热，那么这个治疗呢，永远也是对的，古人只是掌握这种规律，那么这个脾的关系是没有的，古人没法那么认识，不知道有这个物理的障碍而使着人发黄，他不懂得这个，所以古人一看到这个黄啊都是属太阴，因为太阴是运湿呀，太阴有病不能运湿了，再要有热，他一定发黄的。古人这么个看法，这个规律是对的，古人说郁热在里，那么治疗的方剂这都是非常正确的，现在我们这么用还是有效嘛，所以我们研究古人的东西呀，我们要掌握这种规律方法，那么至于这个古人这种说法，咱们现在这个辨证，尤其拿脏腑辨证，很成问题的，因为他搞不清，古人限于科学水平啊可要知道，你比如这个书吧，也就是一千好几百年，两千年了，那个时候科学还是没有这么样的进步发展，没法来认识，疾病的这个问题，它都关于生理病理呀，这是一种基础科学的问题，那个时候没有，没有怎么办呢？人他也想解释，他就是让脑子想，或者就是拿现象当本质，这个土色是黄的，这个黄就是，咱们根据五行来说，脾属土，土色黄，就这么样来看。尽管看的错误，那么这个规律是一点不错，尤其发病的这种情况，比方底下他说“小便难”，那么在这个太阴病，我们方才讲那节也是，如果小便利，这个湿热能够外跃，他不发黄，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，大概的黄疸病啊都是小便不好，那么我们治疗呢也是去利小便，去热，湿热，那么这一类的治疗的手段，多咱都是对的，这是规律，古人对这个规律的这种认识法可是不对的。“与柴胡汤，后必下重”，这种内里头有湿热，那么柴胡这个药啊有点疏泄作用，同时它去热，解热剂嘛，你再撤其热，你再加以疏泄，这个湿热下注，“胁下满痛”，“颈项强”，这个颈项强，颈就是两侧，项就是后头，人这个脖子两侧谓之颈，两侧颈属少阳，项，后面呢属太阳，由于这个病，太阳也没罢，少阳病也发生，所以他颈项强，根据这个胁下满痛，颈项强，可以用小柴胡汤，这个证候啊颇象小柴胡汤证。但是这个情形之下，什么情形？“本渴，饮水而呕者”，这个是水逆证候，本渴，可是一喝水就要吐，这就是我们上面讲的五苓散证，水逆。这个水逆里头这个水相当地多呀，而且这个水冲逆于上，那么这个时候使柴胡是不行的，非用这个五苓散治这个水逆才行的，他这个就是茵陈五苓（散）来利水去黄，这就对了，这个柴胡汤不能用，要是用的话，不但后必下重，而且食谷则哕，这个水停得非常地多呀，水往上冲逆，你咽东西咽不下去，要哕逆的。这是个倒装句，他说与柴胡汤后必下重，尽指着这个本渴欲饮而呕者，上面说这个不能食，里头就有个呕啊，而且饮水也呕，上面没说这个证候，底下说清楚了。根据上面这个证候，他就柴胡汤了，也治黄啊，在这个《金匮要略》里头，黄疸篇就有，他说诸黄腹痛而呕者，宜柴胡汤。那么这里也呕，尤其这个证候正是柴胡证，胁下满微痛，颈项强，这可以用小柴胡汤。但是他是注重在底下这一句话，是个倒装句，他说是本渴饮水而呕者，这么个呕，水逆，本来他渴，想喝水，一喝水就吐，这不就是水逆证嘛。要有水逆这类的黄疸，虽然有柴胡证，不能用柴胡汤。假设要用的话，就有后重和食谷则哕，因为这个柴胡汤啊不能治水逆，同时有疏泄胸胁的作用，去心腹间结气、积聚，有疏泄的这么一种作用，同时一撤热，水势更泛了，所以食谷要哕逆的。

这段书包含的意思非常地广，那么我们离开这个本文，这倒好理解这一段，根据上边五六日，无论伤寒或中风，全要传入少阳，这么一个时期，那么六七天更是了，五六天、六七天嘛。而且这个脉呢，已经有内传少阳的一种征象，脉迟浮弱，不但传少阳，而且表证也没罢，还恶风寒，虽有里热，手足温，手足自温，但是里热不重的，还系在太阴，只手足温而已嘛，里头还是有湿。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形，少阳病不可吐下，后头有的，我们讲到少阳篇就知道了，表不解，更不能用下药，那么里头有停湿，不是有实热，也不能用下药，所以以上的这种情况，一概不能用下药，而这个大夫反接二连三下之，这都错误，所以少阳证就该明显了，胁下满且痛，因为表证还有嘛，表证有，用药不对头，一定导致气上冲的，表也不能解，所以不但颈强，项也强，头项强痛那个项，所以太阳病也没罢。那么由于气冲，水往上不往下，所以小便不利。那么既有热，小便又不利，非发黄不可，所以面目及身黄，本文的意思就这个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水往上逆得厉害，同时人渴，但是饮水则吐，这是水逆证，这种发黄，应该用茵陈五苓就对了，就是五苓散加茵陈，一方面治水逆，一方面去黄，而柴胡汤是不能用的，不能与。要是与的话，下利后重，而且食谷则哕。所以这个水逆证，虽有柴胡汤证，不能用。这还是论述小柴胡汤的应用。这段相当地大，内容相当地复杂，那么古人啊对表、里、半表半里，古人通过对疾病的观察呀，发现疾病万变，在病位的反应啊，不出三个，一个是表，一个是里，一个是半表半里。可是每一个病位的反应，都有两种证候，或阴或阳，阳有热实，阴有虚寒，所以表有阴阳，里有阴阳，半表半里有阴阳，咱们开始讲太阳病，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，所以在一个表位上，也有两种，一个太阳，一个少阴。里证，根据我方才讲这个，在里位上也有两种，一种阳明，一种太阴，所以在阳明病里头常有系在太阴的关系。所以这一段啊，不这么详细说不好理解，

99、伤寒四五日，身热恶风，颈项强，胁下满，手足温而渴者，小柴胡汤主之。

你看看这一段同上面那一段证候差不多，那么伤寒也好，中风也好，到四五天，五六天，六七天这个时候，一般都是多传少阳病，在临床上也是，这个感冒一过去，头两天，到三四天，四五天，它就传少阳。“身热恶风”，这个身热不光传少阳，里头也有热，就是身热，都是发热了。恶风，表还没罢。“颈项强”，你看他也搁个颈项强，两侧谓之颈，后面谓之项，这就是既有太阳病，也有少阳病，所以颈项俱强。“胁下满”，这就是胸胁苦满了，这是有少阳柴胡证了。“手足温而渴”，手足温又渴，里有热，但是也不到整个阳明病的情况。在这个情形，所以是三阳并病的样子，就是由表证传入半表半里，又系于里了，里头也有热了。这个三阳并病啊，也应该取少阳治之，所以他用小柴胡汤，这是个定法。怎么讲呢？表证是可汗，少阳病不能发汗。里实证，里有热可下，少阳病不能下，我们讲到少阳篇里都有，所以这个三阳并病，既有少阳病存在，又不能汗，又不能下，只能够取少阳治之，这是定法，在临床上也是必要的。我们在临床上常遇到这种情形，表证过去了，表证还存在，也还怕冷，怕风，可是呢少阳病相当地明显，尤其胸胁苦满，这是少阳病的部位，那么他又渴，手足也热，或者身热，这里头也热了，里盛也有了，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用啊，就用小柴胡加石膏最好了，这一段也是的，不光他没说，就说个小柴胡汤主之，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用小柴胡加石膏，这个可以说是百发百中，这个在临床上常遇到这种情况。

那么这个同上面不同的在哪，你们看一看，就是一个渴饮水而呕，这个没有，他渴，不是饮水而呕，不是水逆，所以这个可以用小柴胡汤。那么这个他没说发黄，就即使发黄，有小便不利，也可以用小柴胡汤，没问题的。那么就是上面那个只用小柴胡汤不行，我们通过实践，用小柴胡汤合用茵陈五苓，我认为是最好了，这是上面那个，“柴胡不中与也”那个，那个用小柴胡汤与茵陈五苓合用最好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柴胡证还很清楚嘛，但是只用小柴胡可不行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小柴胡汤证，所以就用小柴胡汤就行了。所以这个他就怕你上面不明白，他在这里又附这么一节，99条就这样了。那个“柴胡不中与也”，不是根据上边的柴胡证而不得与柴胡汤，是因为有个“渴饮水而呕”，这是水逆证，小柴胡汤不能够用的，指着这一条来讲是不行的。在这里，这一节就证明前一条为什么不能用小柴胡汤的意思。

100、伤寒，阳脉涩，阴脉弦，法当腹中急痛，先与小建中汤，不差者，小柴胡汤主之。

小建中汤方

桂枝三两（去皮）甘草二两（炙）大枣十二枚（擘）芍药六两生姜三两（切）胶饴一升

上六味，以水七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；内饴，更上微火消解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呕家不可用建中汤，以甜故也。

“阳脉涩”就是脉浮涩，谓之阳脉涩。阳就指着外面，浮取脉涩，但是按着呢脉弦，上下弦直有力，那么这类的脉呀就是里寒，外血不足，就是中虚有寒，那么营卫不足于外了，所以阳脉涩阴脉弦，那么这个是小建中汤的脉，中气虚嘛，虚者生寒嘛。那么中气一虚，不能消化水谷，所以外面营卫气虚，阳脉涩，涩是血不足啊，津液不足脉也涩，这是一个说法。那么根据这个，“依法当腹痛”，但是这个弦脉呀也为少阳脉，阳脉涩，真正少阳病，尤其到柴胡证这个阶段，气血也不足于外，血弱气尽嘛，咱们头前也讲了，阳脉也是涩，那么按着脉弦，这是少阳病，那么小柴胡汤证呢也是腹痛，所以这类的脉，“法当腹中急痛”，这种脉依法应该腹中发急痛，这个急痛啊也可以说是拘挛痛，拘急痛，现于小建中汤。那么根据这个脉呢，小建中汤脉是这样的，里有寒，弦主寒，也主疼，拘急痛啊脉也弦。根据里虚寒而营卫不足于外，这是小建中汤证，那么这个脉同时都存在。这个柴胡证腹痛也有这种脉，为什么先与小建中汤？这个我们讲很多了，里要是需要温补的，必须先救里，这个是先里后外，这个少阳在半表半里，里之外呀。这也是定法，所以他先用小建中汤。那么根据这个脉，既有小建中汤证，也有柴胡证，所以他先与小建中汤，也是先救里而后外的意思。“不差者”，不差者不是一点没好，总是这个疼没完全好。没完全好，那就是柴胡证的问题了，所以“小柴胡汤主之”。

这一段在临床上也容易遭遇的，因为这个脉，小建中汤也是这个脉，柴胡证的脉也现这种脉。那么根据这种脉，这个病人的肚子疼，这种脉应该肚子疼，所以“依法腹中当急痛”。那么既可能是建中证，也可能是柴胡证，得先怎么治呀？得先温里。这个里需温需补都得从里治，这个里需攻需下，那就先从外治，这是定法，我们头前讲很多了，这一段也是这样。那么也就是说是阳脉涩阴脉弦，根本这个脉呀既有建中证，也有柴胡证，在这个治疗的结果上来看，所以先与小建中汤，这也是一定的治疗的步骤，要是没完全好，再用小柴胡汤主之，绝对能好的。

小建中汤这个药啊，就是桂枝汤增量芍药，原来芍药是3两，现在是6两，这个芍药就治拘挛痛，腹发拘挛痛。但是芍药微寒，里虚有寒，光用芍药是不行的，得搁饴糖，大量饴糖，他搁1升啊，这个1升啊拿现在说是1碗，就那个茶杯呀1杯，我们平时开药都搁1两半，这个饴糖甜，是甜都能补痛，饴糖配合芍药治腹急痛相当有力的，为什么叫小建中汤呢，在桂枝汤的基础上，桂枝汤是解表的，那么这个方子就是治桂枝汤证，在桂枝汤的基础上，中虚有寒而腹急痛，它是这么一个用法。那么这个方子也解表，有很多的里虚而表不解，腹痛，这个方子也非常好使。咱们说甘温除热呀，这个方子也是甘温除热一个代表方剂了。肠结核腹痛发烧，我用这个方子治过，挺好使的。所以小建中汤还解表呢，不是整个建中，所以叫做小，不像大建中，大建中整个是温里补里。

101、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。凡柴胡汤证而下之，若柴胡汤证不罢者，复与柴胡汤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。

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。这是一段，下面应该还另有一节。凡柴胡汤证而下之，若柴胡汤证不罢者，复与柴胡汤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。这是两段。无论伤寒或中风，如果发现柴胡证，但见其中主证中一证，就可以用柴胡汤。这个主证是什么呢？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默默不欲饮食，心烦喜呕，这是柴胡四证。那么不是说柴胡证这四个都具备，他意思是这个，其间有一个主证，就有机会用小柴胡汤。他这个话我们要活看，这一证也需要结合其他的脉证而来观察，后头有例子。并不是说非得有往来寒热、胸胁苦满、默默不欲饮食、心烦喜呕具备才用柴胡汤，不是的，不要这么样子看，而这四个主要症状其中有一个，再观察脉证可以用小柴胡汤的一样可以用，不必都具。这是一节。

“凡柴胡汤证而下之”，这个柴胡汤证不应该下，如果误下，那么这个柴胡汤证幸而未因下而罢，柴胡汤证还存在，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用柴胡汤治。“复与柴胡汤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”，这句话呀给后世造成很大的问题，这就说柴胡汤是发汗，它哪发汗呀，这个“蒸蒸而振”，蒸蒸是热象，那么服完柴胡汤之后，先蒸蒸然人感觉发烧，蒸蒸然，继而打战战，“而振”，振就是就是振战，打寒战，然后发热汗出，病就好了。这不是出汗嘛？其实这是冥眩状态，哪有这么出汗的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一个病，邪盛正虚的时候，我们吃药要中病啊，常常发生冥眩状态。冥眩状态，古人有这么一句话，咱们头前也讲了，就是“若要不冥眩，厥疾不疗”，这是《尚书》上一句话。所以服了药之后，有一种特殊的反应，不正常的反应，很吓人的，你看这个也很吓人的，折腾人啊，蒸蒸而振，这个蒸蒸不是个好发热的样子，这个人感觉里头啊其热蒸蒸的，然后打寒战，完了出一身大汗。可是这样，这叫冥眩，这就是药中病发冥眩。不是说服柴胡汤都这样的，下之后，这个要注意的。那么这个病误给下了，挫伤人的正气，体力虚衰了，可这个病还存在，这个时候与柴胡汤常发生这种情形，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这一点，假设这个病人原起就是柴胡汤证，已经吃了泻药了，柴胡汤证还存在，给柴胡汤常发生冥眩，这时候你得告诉病人，不告诉他，非上急诊不可。蒸蒸而振，出一身大汗，他就吓坏了。你告诉他这是冥眩，有这个情形这个病马上就好。这个不是柴胡汤能发汗，柴胡汤不能发汗的，这是冥眩状态，冥眩状态常有这种情形。这个柴胡汤啊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常有这种反应。人要不虚，没有这种反应，或者久不治，再者就是给吃错药了，伤人体力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柴胡汤证还存在，当然得与柴胡汤，可这个时候就常常地发生冥眩状态。这个要告诉病人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要给他吃这个药，说你加小心，吃这药有这种反应，可有这种反应非常地好，这个病马上就好了。也有时候不发生这种反应，你身体不那么虚，就不发生这种反应。发生反应不要害怕。它不是发汗药，这个一般注家呀就根据这句话，说柴胡啊升散，把柴胡也弄个发汗药，不是的，他就讲柴胡汤有这么种情形，如果下之后柴胡证不罢，可以与柴胡汤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发生冥眩状态，蒸蒸而振，然后发热汗出，但是病马上就好。

102、伤寒二三日，心中悸而烦者，小建中汤主之。

那么小建中汤也不光治肚子疼，那么伤寒二三日，表还不解呀，但是中虚，血也少，血不足养心，心才悸，心中悸，悸就是跳。这个血少不足以养心而心中悸。表不解这就补充上边这个小建中汤，不是光治肚子疼，小建中汤治腹痛那是如神，那非常好使。那么无论是虚寒性的胃溃疡，或者其他一般的腹痛，小建中汤都好使。但是小建中汤是由桂枝汤证而来的，它也解表，如果中虚有寒，血气不足，这种表不解可以用它。那么证候呢就是心中悸而烦，一般表证心都不悸。

103、太阳病，过经十余日，反二三下之，后四五日，柴胡证仍在者，先与小柴胡汤；呕不止，心下急，郁郁微烦者，为未解也，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。

大柴胡汤方

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升（洗）生姜五两（切）枳实四枚（炙）大枣十

二枚（擘）

上七味，以水一斗二升，煮取六升，去滓，再煎（取三升）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一方，加大黄二两。若不加，恐不为大柴胡汤。

太阳病已经十来天了，“十余日”，他也就暗示已经传入少阳而为柴胡证了。“反二三下之”，那么大夫不知道用柴胡汤，而反一再吃泻药，“二三下之”嘛，到四五天的时候了，就是泻下两三天，接着不就是四五天嘛，“柴胡证仍在者”，这个仍在者，可见经过十余日的时候柴胡汤证就发现了，所以他这个文章都这样子。那么经过十余日，我方才讲，已经传到少阳，怎么知道的呢？这句话就知道了，“柴胡证仍在者”。那么也就是说太阳病在十余日的时候，已经传入少阳而发生柴胡证了，那么这个大夫不知道用柴胡汤，他反二三下之。那么下后了，到第四天、第五天了，柴胡证还不差，没因下而罢，还仍然存在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先与小柴胡汤，还是柴胡证嘛。但是由于这个误下，把半表半里的邪呀，大部分都引入到里去了，他病于里了，所以表有邪，你吃泻药，虚其里，中医讲这句话嘛，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里虚了，这表邪也趁里虚而入里。半表半里少阳病，在半表半里，没到胃肠里头呢，吃泻药，也虚其里，半表半里之邪也陷于里，这个就是的。虽然柴胡证仍在，但是已经病于里了。先与小柴胡汤，呕还不止，心下急，这个心下就是胃这块，胃这块儿实得厉害，心下坚痛，又硬又疼，甚至于不可触按，那是胃实得厉害。心下急就是觉得这块痞塞不通，痞塞，急。急这个字，急是紧啊，里头没有地方，感觉外边急，心下这个部位不是。所以注家对这个集解是很多了，李东垣说是心下急就是那块儿不宽绰，不宽快，这也通，反正。这个急呀就是不通，觉着这个地方小，不宽快，就像挺肥个人穿个小衣裳，紧，不宽绰，所以叫做心下急，也就是里实较比轻微的，不到大承气汤那个心下硬还疼，不到那个程度，只是心下急而已。“郁郁微烦”，也不像阳明病那个烦躁得厉害，郁郁也就是默然，烦得不太重，说明这个病陷于里，里不是那么个实法，所以他不用承气汤。“为未解”，虽然与小柴胡汤，旁的证都解了，“呕不止，心下急”还存在，这个病还是没好呢，应该与大柴胡汤，下之就好了。半病于里也，这就是由半表半里由于吃泻药，而又病于里，就是少阳阳明并病。那么为什么吃小柴胡汤而呕不止呢？大柴胡汤这个呕比小柴胡汤这个呕原因更复杂，小柴胡汤这个呕只是胃里头有停饮而已，有热激动胃里头的停水，所以往上逆呕。大柴胡汤两个问题，一个与小柴胡汤这个原因同时存在，另一个关键是大便下不去，气不得下行，都往上攻，所以心下急呢，这个呕只是用半夏、生姜是不行的，你还得想办法通大便，导这个气下行，这个呕才能除。所以大柴胡汤与小柴胡汤都有呕，但是大柴胡汤这个呕用小柴胡汤不行，呕不止，因为什么？心下急解决不了，非用枳实、大黄不行。本来是小柴胡汤证，由于大夫误治，二三下之，把这个邪又引到里头去了，那么小柴胡汤证还存在，但是大柴胡汤证已经就有了，所以吃小柴胡汤那是对的，不是错误，但是由于呕不止，心下急，这还有一半没治，还得吃大柴胡汤泻下就好了。

大柴胡汤与小柴胡汤的药物组成是不同的，没有人参了，小柴胡汤把人参去了。由于呕得厉害，生姜加量了，你看生姜是5两呀。由于心下急，他搁枳实、芍药，芍药也有点缓下的作用。那么另外呢应该有大黄，这个书上大黄没搁，不对，有大黄，大黄2两，应该有，方后注的有，他说“上七味，以水一斗二升，煮取六升，去滓，再煎（取三升）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。一方，加大黄二两”。他说还有一个方子是有大黄的，“若不加，恐不为大柴胡汤”。这是林亿他们在后头注的。所以这本书有些错误，那么缘起这个本不是一样的，有的本没大黄，有的本就有大黄。这个本就没有了，其实应该有的。你看看大柴胡汤不搁人参，为什么？在小柴胡汤这个阶段啊，这个病由表往里传，就因为里虚，血弱气尽，所以加人参。加人参两种意思，一个由于里虚嘛，加人参使着病不能再往里传，同时也扶助正气驱邪。这个大柴胡汤就不然了，这病已经进到里头去了，里实了，里实是病实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补里不行了，你补里了，就像咱们现在比方就是关门抓贼，你得想法去病了，病在那块你补那块就不行了，所以这块儿非去病不可，这个人参反倒碍事了，不能搁。他搁枳实、大黄、芍药，这是必要的。所以那个地方虚，邪没到那你要补，邪已经来了，邪在那成实了，你非驱邪不可，那你还补什么，补了，越补病越实，那就坏了。所以大小柴胡汤的药物不同，主证则各异。头一个，小柴胡汤这个阶段，胃里头一点病没有，邪没进到胃里头去，那么加强胃气，使得邪不往里头波及，而且扶正以去邪，那是对的。邪已入于里了，你再补里就坏了，补里也是补邪了，所以这阵儿非去邪不可。邪去了，邪一去，病治了。所以这个用药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表证，表实的非攻表不可，不能用补药，这个我亲身遇到过，这也是年头很多了，也是个挺有名的名医呢，遇到一个咱们现在说就是温病啊，那热得很，他给人吃的就是银翘散这类的药，同时给加鲜生地。北京早先有个陋习，爱用鲜生地这个药，说解热。那个不行，它是补药啊，是强壮性的一种寒性解热药，那当时这个表实证的时候你搁上就不行，所以这个人啊后来这个病用得相当得重，就这个生地，他用得相当的重，用了8钱吧，我记得，后来我给看的。所以这个表实，你攻表，补药是用不得的。里实，病实于里，也不能够补，所以里实证这个实都是这么实的，我跟你说说。病实人虚了，这就坏了。你是补，这个病不受补了。攻病，人受不了了，这要死人，我们讲阳明病的时候就有了。阳明病的死呀，他这个本病的病实，一攻就好，所怕在哪呢？怕人虚，人虚得厉害了，那你动不得手了，所以这个阳明病有急下证嘛。这个病来得非常的猛劲，非及时攻下不可，稍一延误，这个人体力虚衰得厉害，这个病来得非常的猛，这就是不能救治了，你再攻人受不了，这后头讲的。在这我们讲的大小柴胡汤的问题，大柴胡汤为什么，病传进去，当然人也虚了，为什么不搁人参呢？搁不得。这个贼进屋子了，你把贼得撵出去，关上门子还行嘛？关上门好，它和你拼了。这是用药的一种规则呀，你看古人这个方剂就明白了。

104、伤寒十三日，不解，胸胁满而呕，日晡所发潮热，已而微利，此本柴胡证，下之以不得利，今反利者，知医以丸药下之，此非其治也。潮热者，实也。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，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。

柴胡加芒硝汤方

柴胡二两十六铢黄芩一两人参一两甘草一两（炙）生姜一两（切）半夏二十铢（本云五枚，洗）大枣四枚（擘）芒硝二两

上八味，以水四升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内芒硝，更煮微沸，分温再服。不解，更作。

“下之以不得利”，这个以是错的，应该是而，把以改成而字对。

本来是太阳伤寒，已经十三天了而不解，当然这个病是传入半表半里，而又系于里了。“胸胁满而呕”，这是柴胡证，传入少阳，所以胸胁满而呕。“日晡所发潮热”，这是阳明病。日晡所就是日将暮的时候，古人说就是申酉时了。这个胃里头要是实，热结于里，常在日暮所的时候特别发热。这个潮热啊也有两种解释，古人把潮热解释成什么呢，解释一个定时，日晡所嘛，在这个定时来热叫潮热，不对的。这个潮热就是其热如潮啊，潮热它厉害，其势来得汹涌，阳明病就是这样子，这个热，其热如潮。它要日晡所发热谓之潮热，那它就不叫日晡所发潮热了，所以两种说法还是我后头说这个对的，潮热就是其热汹涌，所以阳明病蒸蒸发热，蒸蒸，这个热从里头往外蒸，蒸蒸发热。“胸胁满而呕”，说明病已传入少阳而为柴胡证。“日晡所发潮热”呢，病由半表半里又传于里了，而有阳明病的这种情况了，所以日晡所发潮热。“已而微利”，已而两个字也是多的。日晡所发潮热，微利，在《玉函经》上大概都是微利，没有已而。已而就是然后，就是日晡所发潮热之后下利，这么讲也行，不是不行的。但是这个意思呀，就是既有胸胁满而呕、日晡所发潮热、微利。这个微利也是阳明病啊，它是热利呀，可是在这地方还不知道是热利，底下有解释，这个是吃错药的关系。那么根据上面那个胸胁满而呕，日晡所发潮热，这就是少阳阳明并病，就是我们方才讲那个，既有少阳病，又有阳明病，就是少阳阳明并病，也就是大柴胡汤证。这个微利一会儿再讲，现在先不要（讲）。“此本柴胡证”，那么胸胁满而呕，日晡所发潮热，这是少阳阳明并病，就是少阳病没完，阳明病就发生了，所以日晡所发潮热，那么这是大柴胡汤证了，这个“此本柴胡证”就指着大柴胡汤证说的。而用大柴胡汤下之不会得利的，下之而不得利，这个下之就指着用大柴胡汤。“今反利者”，那么现在微利是为什么呢？在这提到微利了，“知医以丸药下之，非其治也”，这是由于这个微利不是这个本病应该有的，就是既便吃了大柴胡汤也不会微利的，这是医以丸药下之，是非法的治疗。这个丸药下之指着温性泻药，指着巴豆，古人常有这个巴豆下剂。这个巴豆是热，本来是个热病嘛，吃巴豆哪行，所以非其治也，但是巴豆的泻下非常地剧烈，所以药后啊，这个丸药一半时是不完的，这个人还是有微利，它是这么来的，这是非法的治疗的结果。那么现在这个病人还潮热，说明还是里实，那么当然还是有胸胁满而呕了，他既有柴胡证又有里实证，还是少阳阳明并病了，可是他吃过巴豆了，里虚了，他微利，那么这时候大柴胡汤不大怎么适宜了，要缓一缓，“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”，先治这个胸胁满而呕，这个少阳共里来说，少阳在外，阳明在里，这个外不是解表了，这是指着少阳与阳明这个位置上来说的。“后以柴胡加芒硝汤”，那么然后用小柴胡汤加芒硝去潮热。这个胃家实呀只是实、满、胀，不用芒硝，只用小承气汤就行。有潮热，你非用芒硝不可。这个芒硝共这个石膏都是大寒药，解热，那么这个大黄呢也不能说不去热，但是解热的力量照芒硝差得多，所以他不用大柴胡汤，这个时候就因为泻下之后，人虚了，还以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上芒硝，通其大便，解其潮热就行了。这个柴胡加芒硝汤也是小柴胡汤的基础上，就因为吃完泻药之后的关系，不然的话就是用大柴胡汤就可以，那么如果热甚，可以加石膏。那么这个方子就是小柴胡汤，柴胡、黄芩、人参、甘草、生姜、半夏、大枣，这不就是小柴胡汤嘛，另外加上芒硝。这个份量啊，你们看这个份量与原方不同了，古人是这么用的，把小柴胡汤煎出来了，吃一煎，吃二煎，最好那一煎，古人一煎三剂，他吃了两次，最后那次加上芒硝，就是这个份量。就是柴胡证啊取三分之一加芒硝，先用小柴胡汤。我们现在用呢，就是小柴胡汤里头加芒硝。可是应该先吃小柴胡汤，先服小柴胡汤，你先不要加芒硝，小柴胡汤吃完了，你再另开一个加芒硝的。古人这个方剂的药量啊不是把这个量缩小了，他那个一煎三剂，一剂是分三次吃，吃了两次，最后一次，一回吃一碗啊，一升嘛，把那一碗药留着，后来他搁2两芒硝，再拿锅温温，他是这么一个办法。所以这个方子就治小柴胡汤证，大便不通发潮热，上八味，以水四升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内芒硝，更煮微沸，分温再服。不解，更作。你看后头写的，这八味药，以水四升，煮取二升，把渣子去了，然后搁芒硝，是芒硝都要这样，芒硝不要煎，可是搁里头不化呀，再上锅温温让它开就行了。

105、伤寒十三日，过经谵语者，以有热也，当以汤下之。若小便利者，大便当硬，而反下利，脉调和者，知医以丸药下之，非其治也。若自下利者，脉当微厥；今反和者，此为内实也。调胃承气汤主之。

这里的丸药就指着巴豆剂了。不但少阳阳明并病，吃那种丸药不行，真正的里实证吃那种丸药也不行，那个是下寒的。“伤寒十三日，过经谵语者”，已经传入于里叫过经，发谵语了，发谵语了就是里头有热了，以有热也，就是胃中有热，热结于里就发谵语嘛，胃不和。“当以汤下之”，应该用承气汤就对了。“若小便利者，大便当硬”，那么看这个病人现在呀小便自利，小便自利就是小便多，小便多呢这个水份从前阴夺去了，这个大便当硬，大便应该干。“而反下利”，这个病人这个挺奇怪，他反倒下利，这值得研究了，就是我方才讲那个，阳明病初起的阶段，大便不干的时候，热越来越亢盛，人的体液越来越丧失，一方面汗出，一方面小便数，所以他辨证为阳明病。那么这个呢，谵语说明是胃有热，而且小便也多，大便应该干才对，而反下利，看看他脉吧，“脉调和者，知医以丸药下之，非其治也”，……这个脉不会调和的，后面讲三阴篇里也有，如果真正的阴寒下利，谵语是相当危险的病，那个谵语不是只是说胡话了，属于躁扰不安，那是阴阳绝离的迹象了，病要那种情况脉一定微绝（厥）的，微细而且四肢厥冷。那么现在这个人脉调和，所以不是阴寒自下利，这是大夫给吃错药造成的结果，里头并没有虚寒，所以脉调和。下利还脉调和，说明不是虚寒的自下利。那么现在这个谵语，脉调和，说明还是实，不是虚寒的问题，“调胃承气汤主之”，这个还得给吃承气汤，他只是谵语，胃气不和而已，吃调胃承气汤就行了，他没有大实大满大痛的那种情况，所以不要吃大承气汤了。

那么这个是接着上面讲的，所以这个丸药，是非法的治疗，所以中医用药不是光让他通大便，咱们现在大便不通了，让他通通大便，那么你灌灌肠也行啊，不是那样，得去病，他是热结于里，你非得用寒性的泻下剂不可，尤其用承气汤这个汤剂。那么里头有寒实，那可以用巴豆剂，它是温下药，所以不只是通大便为目的，那就错了。所以这个热结于里得用寒性的泻下剂，巴豆这种丸药是吃不得的。这个是接着上边，他说不但少阳阳明并病吃这个药不行，就是真正的里实，承气汤证，你吃这个药也是不行。而且这个脉上呢，如果不吃这个泻药，脉也不是调和呀，脉绝对大，阳明三日，其脉要大，而且大实有力，不会调和的。由于吃泻药了，这个脉才调和。那么虚寒下利呢，脉也不会调和的，要微绝（厥）。他既不微绝（厥），说明他不是自下利，阴寒下利，不是的。他是由于误下，误下脉还调和，所以说不是误下，脉决不会调和，是实的，实而有力的脉，大。那么“今反和者”，说明里头还是实，所以他用调胃承气汤。调胃承气汤在头前有了。

那么到这呀，我们把太阳篇就讲完了。讲完了，我们回头看一看，咱们作个总结。

仲景这个书啊，他在头一章，太阳病篇笔墨费得相当地多，全书共计112方，咱们讲过的方大概是74个，我数一数，可见在全书一半还多了呢！112方吗，这就占了74方。那么这个书，他对太阳病怎么说的，我们根据这个书来略略地谈一谈。

我们看这个题目，“辨太阳病脉证并治”，从这个题目我们就看出来了，古人啊对这个病，或者是辨，或者是治，都根据脉和证。这个证是症状的“症”，不是辨证的“证”。根据脉的形象，和全身的症状，而来辨证施治。题目的含义，我们看出这些来。

那么太阳病是怎么一个症候，怎么一个脉象呢？他开始就说了，太阳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。太阳病啊脉是浮的，同时呢有头项强痛而怕冷这一系列的症候，就叫做太阳病，所以有给注解说是太阳病的提纲。提纲这个意思就是，凡是太阳病啊，它提纲挈领吗，提纲挈领上来说它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，根据这提纲的意义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辨证的一个症候，可以说太阳病的特征。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怎么认识太阳病呢？这个病要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，我们就可以确断它是太阳病。开始这一段说的是太阳病的形象，中医只是这么来看病啊，什么道理，我们讲完了再解释啊，根据这个书上，咱们现在这么说。

那么这个太阳病还有两个类型，就是说大概研究有两个大的类型，一个是太阳病（这个太阳病就概括了上面说的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了），说这类的太阳病，另外要有脉缓，这个脉缓呐，它就有那个脉浮了，脉浮缓了，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者，这是中风的一种症候。他说太阳病有两大类型，一个就是中风。中风我们认识，也离不开脉和症候。他说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，那么太阳病那个症候具备，再有这个情形，这就叫做太阳中风。那么另一个呢？就是太阳伤寒。太阳伤寒与中风不一样，中风一开始就发热，这个伤寒啊它也必发热，但是不是开始就一定发热，所以他说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，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为伤寒，他说这个类型啊叫做太阳伤寒。两个大类型，他说太阳病有这么两个类型，这我们在临床上都是经常遇到的。

他说还有一种病，你不要拿它当作太阳病，发热而渴、不恶寒者为温病，所以太阳病啊必须要恶寒。这一种温病，温病就是表里俱热了，这个你千万不要当太阳病来治疗，所以底下接着说温病发汗后就变成风温了。里虽热，它不实啊，下之也不行，用火攻更不行，把人治死拉倒。他这个主要不是讲治温病，那个他将其搁到阳明病里头了。那么在这他讲的是太阳病，所以他是特别提出来两个类型，所以温病现在叫做“病”，同太阳病是同等对待的。它不像中风、伤寒，中风、伤寒不叫做“病”，叫太阳中风、太阳伤寒。这个温病呢，形似太阳病，而不是太阳病，所以叫温病，与太阳病是不同对待的。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这个温病看着象表证，其实不是纯表证。

那么另外，这个太阳病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就是病之初作，一般热性病的初作大概都是发生太阳病，所以开始有“伤寒一日，太阳受之”。那么病之初作，它是这个表证，就是表证。但表证不光是太阳病啊，还有一种少阴病。所以他有那么一节，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”，太阳病就是发热恶寒啊；“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”，那么咱们在临床上也是，遇到这么一个无热而恶寒，这种表证，它是少阴证。这是讲的太阳病和少阴病，解释一下，就撂在这了。那个少阴病，我们之后讲少阴病时再说了。可在这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表证里头有阴、阳两种啊，阳病者就是太阳病，阴性病者就是少阴病。那么他是明明白白在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太阳病就是表阳证，又是表证，又是阳证，是不是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。

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，这个太阳病的发作呀，是病的起始，这个病呀它要转变的。所以他也说，这个太阳病，尤其我们前后看，在四五天、五六天的时候，常常由表传半表半里而发生少阳病，咱们讲的柴胡剂全是。你看看这个书都是四五日、五六日（传少阳），这是一般。也有特殊的，十多天它才传少阳也有，两三天就传少阳也有。但是以最常见在四五天、五六天。

它不但传半表半里，也直接传里，那都在六七天、七八天的时候。这也是一般，它由表直接传里而发生阳明病。这他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这个太阳病啊，由表往里传，表里相传了，它或者传半表半里，或者传里。这与《内经》的六经就不一样了。他的书也引用那些话，（但）很少。但是我们这个太阳病讲完了，总结看到意思还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有少阳病传阳明，没有看到阳明病传少阳。他用那小柴胡汤不行，服柴胡汤渴者，是属阳明也，它转属阳明了，它由少阳病可以转属阳明。在阳明，它没有转属少阳，在这个太阳篇里也没有。那么它是表里相传，太阳病由表可以传里，也可以传半表半里。这是咱们讲这个太阳病，这都是根据这个书啊。

那么他还说什么呢？说这个病啊有并病。什么叫做并病呢？就是太阳病传里，或者传半表半里，太阳病没完，那个里或半表半里病发生了。这两个病，先得的病并于后面这个病同时发病了，这叫做并病。太阳病未罢，这个书（上）有的是，那么它发病，这叫做并病。这也是太阳病里提出来的。太阳少阳并病，太阳阳明并病。其他也有并病啊，少阳阳明也并病，它由少阳传阳明。那么三阴病有没有呢？也有啊，咱们没讲三阴，先不谈三阴。

在这里头还有一种合病，也在太阳篇里讲了。说的太阳阳明合病，太阳少阳合病，太阳少阳阳明合病，三阳合病就是。这个合病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病的发作又有太阳病症，又有阳明病症，就叫做太阳阳明合病，这个同时发作的，一开始得病就这样的。这个不像病传那个并病，那个是先发生这个，后发生那个，但是这个也没完，那个还发作呢，叫做并病。合病呢，同时，一开始来病就这样的，这在临床上也很多，这叫做合病，咱们这个书上说的。我们讲这个都照形象讲的，形象变化，太阳病的形象和太阳病的变化，就是上边说这些。另外呢，他讲治疗。治疗也是一个咱们讲辨证施治了，当然得先辨太阳病。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外国朋友前一段（时间）恶寒，根据这种的脉和证，我们就辨他是太阳病，他的初的意思就这个。太阳病了，你还得辨什么？还得辨它是中风型啊，或者是伤寒型，也根据脉证。那么这里面啊他常提到寒热虚实，那么可见在这个太阳病的基础上，他还要……咱们太阳中风，开始就用桂枝汤吗。用桂枝汤这类的发汗法。要是无汗这类的伤寒型，他就要用麻黄汤的发汗法。但是桂枝汤所说的中风型啊，无论是中风型，或者是伤寒型，这个症候还是千差万变的，那不是老那样子，怎么办呢？还得因证而施，他这个就是具体的事实具体分析，所以桂枝汤里头有很多加减方，麻黄汤里头也有很多的加减方子。还是根据这个寒热虚实往下辨。辨到什么（情况）为止呢？就是这个方药恰好相适应了为止。比方说吧，太阳中风这类的病，是用桂枝汤。那么桂枝汤证，项背特别地强，项背强几几地，要加葛根。那么如果这太阳病脉沉迟，里边虚，而且有寒的样子，要加芍药、生姜、人参新加汤，这是很多了。可见仲景这个辨证啊，是由大的范围逐渐缩小，最后是方的适应证，简单言之就是方证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方证是辨证的最后一个尖端。那么中风型，或者伤寒型，它恰好是中风那么一个形象，就像书上说这个，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，那你用桂枝汤是对的。但是它要再有出入，那桂枝汤就应付不了了，你还得往下辨，到什么（情况）呢？就是这个方药恰好适应为止。所以我们根据他这个辨证施治，这套东西，我们知道了，他先辨六经，这个先辨太阳病了。然后再缩小，就是同中找异了，辨一个中风型或者伤寒型，因为太阳病啊就这么两个类型，大概言之。然后再根据其他的一切情况再细辨，到方证为止的。所以辨证啊，这个方证，在他这个书上来看，是一个最后的尖端啊。

我们讲这个太阳篇，讲很多东西啊，讲些定法。什么叫做定法呢？我们方才不是说了并病、合病，大概是并病最常见了，最多了。这个表里都有病啊，并病吗，外面也没好，里面发生了。那么这种表里同时有病，如果里实，应该攻；要么得心下痞，应该用大黄黄连泻心汤。但是他还恶寒，表证未已，得先解表而后攻里啊。就是表里并病，而里实者需攻，你得先解外，而后攻里。如果里虚寒，需用温补，你要先救里而后救表。这是定法，这个在临床上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一个人下利清谷，他也有发烧、头痛等等的，你得先治下利清谷，他那个脉当然也是，也是大概都是一个沉微、沉细这一类的脉。这个你不能先解表，虽然身疼痛，不能先解表。这是定法。那么再有，虽然有表证，但是他有柴胡证，有少阳病，少阳病不可发汗。甚至于他也有里证，也有少阳病，那么少阳病也不可下。这个汗下俱当（力戒），就只能用柴胡，要不柴胡这味药，比较应用范围多啊。这也是定法。这个太阳篇里也有。那么还有一种在临床上常见的，这个人内有停水，小便不利，内有停水，这类的病啊你非利小便不可，你要不利小便，就来解表不行，那个危害相当大，变证相当多。不利小便，表决不解。有的时候（解）表与利小便同时用，你看这个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，就是这个方子，你象小青龙汤也是的，心下有水气，表不解。这个在临床上也很重要，这也算一种定法。

另外呢他又提出来了，有些太阳病以法当发汗，但是发汗有些禁忌也要知道的，他提出来七种。这个大家就得记，那没有旁的办法。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个可发汗，据病可发汗，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不可发汗，主要的是丧生血液，丧生津液，那么这个津液、血液特别虚，所以亡阳者不可发汗，亡阳就是亡津液了。表现出这么样的，你象咽干口燥啊，无论是疮家啊汗家啊亡血家啊，都不可发汗。对于这个，我们的脑子里得有，要不然就出大毛病了。这个都是他这个书怎么讲的，咱们怎么回头来谈的。

那么我们还要研究一些，研究什么呢？他说的六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仲景这个书啊（讲的）就是辨证施治了，他是拿一个伤寒作个例子，而来写辨证施治的方法方式的。那么我